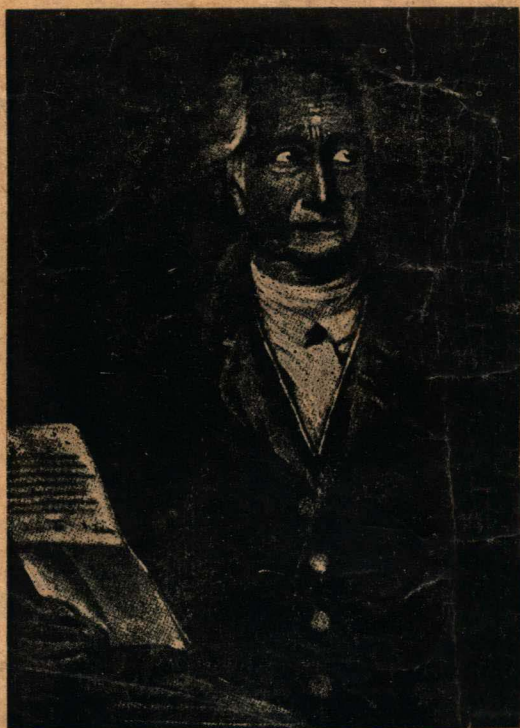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少年維特之煩惱

著 德 歌
譯 佑 天 錢





實價	一分
平郵	另加八分
掛號	

小引

以少年維特之煩惱震驚一世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是德國人，在一七四九年的初秋，生於馬茵河畔的佛郎福脫城。他是系出名門，家世很好，從小就受了很完善的教育。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對於各種功課，像文藝、歷史、哲學、化學、解剖，都有深切研究。他所讀的，卻是法科。所以從他畢業以後，一直討着政治上的生活，做着魏馬公爵的上客。養尊處優，過着舒適的生活。他是一個詩人兼小說家。他最偉大的作品，要推詩劇浮士德（Faust）和威廉先生（Wilhelm meister）。他晚年的心血，完全花在這二部著作上。歌德死年是一八三二年，享年八十三歲。

哥德的本身，是一位風流多情的公子，他一生的遭遇，簡直可以說完全是羅曼史。他最初戀愛的對象是格麗倩。就是他年邁致仕，退休林泉，以七十多歲的高齡，還和一個鄉下小姑娘戀愛。在他著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時，他所要好的女性，據說已有以下八個：（1）他姊姊郭娜莉（2）初戀的格麗倩（3）在萊比錫大學時所戀的安妮（4）在施脫拉司堡大學時所結識的法國歌舞師的兩個女兒（5）牧師的女兒佛麗特立克（6）夏綠蒂（7）霍爾德夫人（8）嫁給糖商的瑪克西米玲。那末他的一生，自然不用說在情網裏度日了。

少年維持之煩惱出版時，哥德僅二十五歲，取材於他和一個朋友的未婚妻綠蒂姑娘的相愛，其結局卻用了當時一個青年因戀愛而自殺的結局。

本書出版，歌德的名譽即確立了，引起當時一般苦悶心理的青年的狂熱。燕尾服黃褲的維特裝，轟動一時，有許多青年模仿着穿，爲了受此書的感動而自殺的也有。甚至於蓋世英雄的拿破崙，也百讀該書而不厭。因爲深情的敘述，差不多好像從每個人心底流露出來的，這實是當時的一部代表作品。

對於可憐的維特的生平故事，我已將我所知，全部收集，與讀者見面。我知道你們將因此謝我。他的精神和風采，你們定加以敬愛，對於他的命運，你們也必予以同情。

你們中間——好朋友們，如有遭逢和他同一的不幸，可以從他的悲痛中，找出一些安慰，並且你們可以和這本書做朋友，如果你們不能從幸運中或自己的錯誤中，獲得一些更好的教訓。

第一編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自從我出來以後，我覺得非常愉快。好朋友啊，人心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離開了我那最親近而形影不離的你，我反覺愉快！我知道你能原諒我的。以往你所不滿意的行爲，不都是命運使然嗎？可憐的麗諾拉姑娘呀（註）然而這不能歸罪於我。她妹妹的特異媚態，使我適意地愉悅，同時她的柔弱的心靈，對我也很愛悅；這是我的罪過嗎？可是我完全不負其咎嗎？不是會使的情感生長？我不是也曾曾在她天真爛漫的表情中，感覺着陶醉？——這些事情，雖無可笑，但我們常視爲樂趣。我不是也曾……？但是，自己怪自己，有什麼用處呢？好友，我決意從今改過自新，我願改善我從前的脾氣，不再繼續回想被命運播弄而成的各種煩惱；我願求現在的快樂，既往的一切概不計較了。好友，你說的話，全都不錯，假使人們不斤斤地用他們的思索，去追憶已往的不幸，而安安靜靜忍受他們現在的遭遇，人類中的苦痛，必能大爲減少！——然而爲什麼這樣？只有上帝知道。

請你對我的母親說，她的事我當盡力辦理，並隨時通知她。我已見過我的叔母，我覺得她並沒有朋友們所說的那樣的

不諧，她是一個很慈悲很活潑而又很愉快的女人。我對她說明我母親對於不日屬於她的那一部分遺產的侵害，她和我說了她自己的辦法的主旨理由和條件，在這種條件下，她願意放棄全部權利，我們以更大的利益總之，此刻我還不能對這個問題多說，但一切能順利進行，這是可以使我母親放心的。並且，我的好友，在這一件小事中，我又觀察到世上由誤會和疏忽比苛刻和陰險所引起的禍患尤多，無論如何，後兩樣所造成的誤事比較少見。

至於我在這裏，是非常愉快。此種人間樂園的幽靜，對我的心靈，實是一服溫和的良藥，當此初春時節，一棵一棵的樹，一簇一簇的草，滿佈鮮花；這種幽美的情況，充滿慈祥的希望，鼓舞了我不安的中心。但願此身化為蝴蝶，徜徉於這芬芳的大海，在其中找覓全部的存在。

這個城市，並不可取，但四郊的一切，卻有一種難描的自然美，這種美景，引得已去世的M伯爵，在一小丘之上，造了一座花園。那裏山峯叢聚，相互交錯，帶着一種明媚的景色，構成一可愛的溪谷。那花園，組織簡單，入門，即可見到所有佈置，非園藝專家所計劃，而是出於一慈善人之手，欲在其中尋求樂趣而已。我在一所荒蕪的消夏別墅中，為追念已故的園主，揮了不少的涕淚；因為昔日他所愛好的庭樹，今為我所居，且不久我將一變而為此園的主人。這幾天園丁和我相處甚得，自此以後，他不致仍無歸宿了。

五月十日

一種奇特的寂靜，和我所溺愛的春日的美麗清晨一樣，已把我全部的心吸住了。我一人在此，領略能滿足我心靈慾望的一種美麗景況。好友，我這樣的愉快，這樣的專心留戀於美妙的情趣之中，竟把我的才能埋沒了。我現在已不能舉筆繪畫，然而我覺得在過去我絕不是一個比現在更偉大的藝術家。當雲煙在我周圍可愛的山谷中，飛昇上騰，正午的太陽，照着不透明的樹葉，而祇有少數光線隱約地射入樹蔭的時候，我便置身於潺潺小溪旁的深草中；那時更有千萬種無名的草類，呈現在我的面前，我聽見來自這草中小世界的嗡嗡之聲，並認識無數難以形容的昆蟲的形狀，我便感覺覆載我們的仁愛的大自然，把我們包圍在幸福底無窮之中；朋友，當黑暗遮蔽我的眼睛，髮鬚天地在我的靈魂中佔住了牠的力量時候，我

便想道：啊！朋友，人生是充滿着熱情的。這些熱烈的情緒，就可顯示靈魂的全部，和靈魂能表顯永遠之神的全部一樣！願你能把這些意念形容出來，並表現在紙上。然而，朋友，我是不能的，我已被那些所見的景物的偉大力量所屈服了。

五月十二日

我四圍的一切，對我好像是一座樂園。我不知道這是因為神靈把我迷住，或者因為在我心中，發生一種熱烈而非凡的幻想。在一所房屋前面，有一淵泉，牠對我似乎有一種魔力，我就被牠束縛了，好像麥露新勒（註）和她的姊妹對我一般。平坡下面，是一條拱道，離那裏二十步左右，便有清潔似水晶的水，從大理石般的山岩中，飛流而出。拱圍牠的短牆，環繞牠的高樹，和那邊自身幽靜的景況，都使我有的一種愉悅的超逸的感想。沒有一天我不在那裏消磨一小時的光陰的。許多年輕的姑娘，常從市內走來吸水——此種天真的日常的事務，在以前就是皇家高貴的子女也曾操作過。我在那裏休息時，這種古代宗法社會的生活，便重現在我的眼前。我似乎見過古人們，在這泉水之旁，怎樣增進他們的交誼，締結他們的盟約；我又感覺這泉源流溪有一種慈祥和睦的精神環繞着牠。人們如果沒有這些感覺，一定在困人的炎夏倦行之後，不會在一個泉水之旁，作一次清涼的休憩。

五月十三日

這裏的居民，大概都已認識我，愛我，尤其是孩子們。最初，我用一種友誼的語調，和他們結交，詢問他們的各種瑣事，有些以為我有意譏笑，便很不高興地離開了我，但我並不因此而自怨，因為我已很清楚地感覺我以往所見。我常見一些自命為有身分的人，冷淡地避開一般平民，好像接近了他們之後，便會失掉他們的尊嚴；還有一般無聊的游蕩者和卑鄙的自大者，假裝着降低他們的階級，結果反使一般平民更真切地感覺他們的傲慢。

我很知道我們是不平等的，並且不能平等的；但是照我看來，假使要獲得人們的尊敬，而避去一般平民，是和怕戰爭失敗而逃避敵人，一樣的可靠。

前一天，我走到泉水之旁，見一個青年的侍女，放她的水囊在石階的最下級，我四面一望，也不見有她的同伴，走來幫她

把水壺安置頭上，我就跑下去看她，並說：「我可以幫你忙麼？好姑娘！」她表示很含羞地急呼道：「啊，先生！」「不要客氣！」我回答她。她安穩地站立着，我就幫她把水壺放在頭上，她謝我後走上階石去了。

五月十七日

許多人我已認識，但還沒有和他們交游。我不知道我有什麼令人愉悅的地方，使他們這樣的歡喜我，自己來和我親近；但我總感覺到我們能夠同在一起，也不過一短時間罷了。假使你問起此地人的性情，我一定回答：「和各處的人相同。」人類的的生活，原是很單調的。大多數以大部分的時間作工，爲的也不過是生活問題，其餘閒暇着的小部分時間，又使他們煩惱，他們終於用各種方法也把牠消磨完盡啊，這就是人們的命運！

可是他們確是優良的人！倘使我忘掉我自己，到田野去真誠地去自尋快樂，諸如和他們圍坐在一張鋪陳得很整潔的桌子之旁，或是攜伴遠足，或是相約跳舞，都對我的身心，有很好的益處；不過我須忘掉了那些靜藏在我內心，白白消費而又不得不細細蘊蓄起來的別的氣質。唉！這種思慮把我的靈魂震動了！然而被人誤解是我們一般的命運。

可憐！我幼年時的情侶是永逝了！我曾戀慕她！我可以對我自己說：「你是做夢呀，這樣尋覓人間所不能找到的！」但是她曾經一度爲我所有，我曾占有她的心靈，她那高貴的靈魂，在她面前，我好像比我本來更真實了，因爲這時我的一切行動都是我真心的表現。天呀！我心靈之力尙有一點餘留嗎？在她的面前，我不用我那不可思議的偉大的全部情感嗎？我們二人，不是無上的情感和敏捷的智慧的永久結合嗎？而且那些情感和智慧，以及牠們奇特的性質，不是都帶有天才的意味嗎？可憐！她比我長了沒有幾歲，竟先我而去了！我真不能忘記她那堅強的理智和極大的忍耐力。

前幾天我遇着Y君，他是一個坦白的帶有一付非常和藹的面孔的少年。他剛從大學出來，他雖然不作其他幻想，但相信他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從各方面看起來，他是曾經用過功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有很豐富的知識，自從他知道他能畫又懂希臘文，他便來見我，因爲在這裏，繪畫和讀希臘文，是兩件很奇異的事。他對我顯示他全部的學識，從巴杜（註）到伍德（註）從戴拍爾（註）到溫克門（註）全都談到；他說他曾讀過蘇爾專（註）的思想的第一部書，還藏有海音（註）的一種考古

的書籍。我讓他一一說明。

同時我又結識了一位很有信譽的本地的法官。他是一個胸懷坦白的人。他兒女共有九人，聽說當他在兒女圍繞之中，確是一種很快樂的事。他的大女兒，很為人稱羨。他曾約我到他家裏去，我想一有機會，就可前去。他住在貴族的獵莊裏，離這裏有一小時半的路，他是在他妻子去世之後，始在那邊居住，因為城裏法院內的住宅，在他已不忍居住。

尚有幾個本地人，也不知所以然的，和我相遇，他們在各方面，都無意義，不論他們交際的行爲或表示，都是極端凡俗。再會罷！這封信也許可使你歡喜，因為這些都是史實。

五月二十一日

人生僅是一夢，本是多數人的意見，我也到處有這種感想。當我想起我們被束縛的微弱的活動和思索能力，當我見到我們的心力都消耗於維持日常的生活，除了延長可憐的生命外，並沒有其他較大的慾望，當我想着，我們所希望的一切，除無聊的自慰外，一無完美的結果，我們祇能以美麗的圖畫，秀媚的風景，修飾我們牢獄的牆壁，聊以自娛。——一念及此，偉廉呀，我就無言可說了。我考察了我自己的一生，就想尋求一種世界，但是這個世界，與其認爲特別的有生命力的，不如認爲理想的暗昧的一切事物，在我眼前浮現了；我歡喜地夢想着我進入人生大道的途程。

一般飽學的教授和博士們，都承認小孩子們不知道他們欲望的所在；但是成年的人亂轟轟的在這世界上，也和小孩子一樣的不知道他們的來縱去跡，有一定的目的，實在很少，他們和孩子們一樣地被餅乾糖果以及斥責教訓所左右，關於這點，沒有人願意承認，然而我想這是很明確的。

在復信上，我知道你將有所申說。我預備承認，最幸福的是那一班像小孩子的人，快活地頑他們的玩具，穿上去又脫下了他們遊戲的衣裳，並且望着那碗櫥，要媽媽鎖在裏邊的糖果，他們得到了甜美的食物，慢慢地吃了之後，又哭着再要一些。這些固然是幸福的人了；但尚有一班人也可以豔羨的，他們頌揚他們微細無意義的作爲，有時他們感情所激發起的地方，亦加以美名，稱他們爲謀社會福利和增進社會光榮的一種高尚的事業。尚有自謙地承認這種虛榮的人，觀察那富有財產

者怎樣快樂地把他小小的園庭造成天堂，那可憐的窮人，怎樣在他生活的重負之下，忍耐着度他厭倦的人生，他又怎樣希望平等地享受較長時間的陽光，這樣的人，態度真是冷靜，且在他的內心，造成他自己的宇宙；這樣的一個人，也是很幸福的；他的環境，不論怎樣不自由，他在他的內心，仍然保持着自由的美感，他也知道他隨時有解除束縛的希望。

五月二十五日

你問我要不要寄我幾本書籍。好友啊，我求你爲了上帝的愛，不要束縛我了罷！我用不着什麼來領導，啓發，激勵我了。我心自己已經十分激動。我需要歌曲來催我眠，在我的荷馬集（註）裏我已找着許多的催眠曲了。你從不曾見過什麼東西像我的心一樣的不安定，我常竭力把我的血溫鎮壓起來。但是關於這些還用得着和你說嗎？我的好友，你見我很快的變化，從苦悶一變而爲奮發，從憂鬱一變而爲憤怒，對我非常的擔憂。我簡直把我可憐的心，視若和一個病孩一樣，讓他隨意變幻。別再提這些了，也許有人會因此而向我責難的。

五月二十六日

我尋求快樂的老法子，你是知道的；我願選一座在隱僻處的小屋，即使有各種不便，也願意住在那裏。剛才我已找到這樣一個地方，對我覺得有一種特異的美感。

離城三哩左右，有瓦爾海牟地方。那村莊位於一小山之旁，明媚可愛，沿通行該村莊的小道走去，就可見到全部的山景。一位慈悲的老太太在那裏，開設一家小酒店。出售各種酒和咖啡，她年紀雖已不小，但仍活潑愉快。那裏秀美之處！即在有兩株菩提樹，牠們伸開牠們繁茂的枝葉，遮蔽了教堂前的小草地，農家作爲穀倉和住所的草屋，整個地環繞那塊草地，我會很希奇地遇着過也是這樣幽靜和清閒的一個地方，我常把我的桌椅，從小酒店攜到那裏，坐着喝咖啡，讀荷馬集。有一個下午，天氣晴朗，偶爾散步到這個地方，見其地十分幽靜。人們都到田間去了，只有一四歲模樣的小孩子坐在地上，一個半歲左右的嬰孩，放在他的兩膝中間，他的兩手緊緊地懷抱着牠，裝成一部安樂椅的樣子，這嬰孩雖活潑生動，眼射光芒，依然十分安靜地坐着，這種景色，使我留戀不舍，我遂坐在對面的一隻鞦韆上，並很高興地描畫這弟兄之愛的一幅小小的圖景。並按原

物所在添上了左近的籬柵，倉門，和些破壞的車輪；約模一小時功夫，便完成了那幅毫沒加入己見的真實而有趣的畫圖，這使我堅定了將來依歸自然的一種決意。因為只有自然一無窮盡，只有自然能造就最偉大的藝術家。大凡贊成規律，必有不少贊成的理由，正如贊同法律的有許多原理可說一樣；藝術家依照規律而成功的，總不致有過劣或可厭的出品，知法守習的人，也不會做一個不和睦的居鄰或兇惡的暴徒；然而一般規律，常破壞自然以及牠的真實表現。你不必和我說什麼「你說的太過多了，規律不過限制和除掉些分枝而已」等等的話。我的好友，我願用譬喻來說明這點。我所說的如同戀愛一般。一個青年很熱烈地愛了一個少女，把他全部時間消磨在她身上，損壞了他的健康，消耗了他的資產，去表示他繼續不斷地愛她。那時一個熟悉世故人情和有信譽的人，對他說：——「青年的好朋友，戀愛是自然的，但你須得在範圍內行動，你應把一部分時間，分配到工作方面，只把其餘休息的時間，與戀人周旋。你的資產應先估計一下，從維持生活後的剩餘財力中拿來送給你的戀人，但不必次數過多，只要在她的生日和時令佳節送送好了。」假使他聽了這番說話，他也許可以成為社會上一個有用的人，並且我也很願意設法替他謀一職位；然而他的戀愛從此滅絕，甚至他的天才，也從此消逝，假使他是個藝術家的話。啊，朋友啊，爲什麼天才不能常常發展，不能常常湧作高潮，把奇異的靈魂超越了呢？這是因爲在這天才的潮流的兩邊，沉默而有道的人，早已置有家園，他們的住處和花園固能遭遇狂潮，然而他們所掘的溝渠，和所建的堤岸，把這種迫切的危難防阻了。

五月二十七日

我曾墜入狂歡與高談闊論之中，竟忘記和你說那小孩子們的後況。我坐在那鞏勤之上，有兩小時之久，作了許多藝術的默想，這我在昨天的信裏，已大略的說過。到晚上，一青年的婦人肩負籃子，向那小孩們跑來，那兩個孩子，並不移動他們的坐位。她遠遠的叫道：「菲律賓，你是一個好孩子。」她向我招手，我便起身走過去。我問她是不是這兩個好頑的孩子的母親？她說：「是的。」那時她拿一片麵包給大孩子，把小的抱在懷中，帶有一種母愛地吻着他。她說：「我曾叫菲律賓，看管我最小的孩子，因爲我和我的大孩子到市上去買麵包，糖，和一隻土罐。」我見這些買來的東西，尚在籃子裏，沒有取出，籃子的蓋則已

滴落。「今天晚上，我要做些羹給小翰斯（最小的孩子之名）那個大孩子昨天因為和菲律潑爭吃剩餘的食物，把土罐打破了。」我問起她的大孩子，她剛說他趕鵝去了的時候，他已回來，見他給菲律潑一根榛枝。我和這少婦談了一會，知道她是這裏一位校長的女兒，她的丈夫因為一個親戚留下了一些錢財，已起程到瑞士領取，她說：「因為有人想欺騙他，不覆他的信，所以他自己去，我願他一路平安，不過自從他動身以後，尚未得到他的信息。」我很憐惜她地離開了這位少婦，並給每個孩子一枚克羅（註）最小的另給了一枚，讓她到市買些白麵包做些羹湯給他吃，我們就此告別。

我對你說，我的好友，當我的意念陷於忿亂時候，遇了這種人，會把我的心情鎮定起來。在狹隘的環境之內，她很快樂地一天一天生活於不識不知之中，在樹葉凋落的時節，她除了嚴寒將臨的意識之外，毫無他種思慮。

自從那時起，我常到那裏去，孩子們已和我熟識；我喝咖啡時，給每人一塊糖，到晚上他們還分吃我的牛乳麵包和牛油。每逢禮拜，我還給他們「克羅」即使有時我在晚禱之後不在那裏，我也叫他們的母親，替我分給他們。

他們和我毫不拘禮了，什麼事都對我說，有時他們和別村的孩子，聚在一起，我覺得更外高興，這樣我可以細察他們的性情和簡單的舉動。

為了解除他們母親所感到的不安，已使我費了不少的氣力，因恐她說：「他們太搗亂這位先生了。」

五月三十日

最近我所發表關於繪畫的議論，對於詩學，一樣的可以應用。簡單的說起來，最主要之點，是我們先要認識什麼是真正的美善，然後大膽地把牠抒寫出來。今天我得到一種景色，如果實地賦述出來，就可成為世上最美的田園詩。但是為什麼要提詩，景色和田園詩呢？我們豈不能在自然之中，不藉藝術之力，直接享受美趣嗎？

從上所述，如果你要獲得偉大的發現，即是一種誤會。上面說的只是一個田野，使我發生熱烈的興趣。現在我照常要隨便地把我的經過說給你聽，在你也一定照常以為我誇講。這又是在瓦爾海牟——瓦爾海牟的地方，老是發生這種奇事。許多人聚在屋外的菩提樹下喝咖啡。我對他們不一定歡喜，我假他事為由，在後邊走來走去。

有一農人，自鄰屋而出，預備修理我說過的那部犁鋤。他的外貌使我歡喜，我便和他談話，同他相識，並馬上認爲他的知己。他說他是一位青年嬌婦的僕人，她對他非常寵愛。關於女主人的事，他也說了很多，並且十分地稱讚她，使我馬上感覺他是大膽地愛上她了。他說：「她年紀已經不輕，以往被她的前夫虐待，使她不想再嫁。」從這段話，她對他，很明顯地有無可言喻的媚力，他也熱烈地希望她可藉他來消除她對前夫暴行的記憶。我必須把他所說的一字一句，全部寫出，始可表現這位可憐朋友的熱烈的戀愛，和深刻的仰慕。這需要大詩人的天才，來抒寫他的姿態，他的和諧的聲調以及神聖而熱情的目光。沒有言詞能描寫他的舉止，和各種歡樂的姿態；我實在沒有能力能忠實地說明這種情景。他爲怕我誤會他和女主人的關係，或懷疑她正當的行爲，而發的鄭重的語調，更使我感動。他對她的描述，無論是她的姿態和肢體，都沒有青春的媚力，竟使他顛倒傾心，這點無可講解，只好付之意會的了。我生平從沒有見過，也沒有想像過，有這種戀戀的愛慕，熱烈的情感和純潔的合一的可能性。請你不要責備我，我對你說，這天真而誠篤的迴想，已是深印我的中心，這忠實而依戀的影像不斷地纏住我。我的心靈已充滿熱情，狂熱的將沸騰了。

我預備馬上就能見她；然而，又想我還是從她愛人的眼裏看她的好。因爲這樣看法，也許我到會可以真切地看出她，我何必一定要拒用這種完美的方法呢？

六月十六日

爲什麼我不寫信給你？你假裝着精明地向我問，你一定可以料想我很安好，簡單的說起來，我已得到一位知我最深的的朋友；我已找着她了。我結識這位極可愛的女性，若要按程序報告給你聽，實是一樁難事。我是一個快樂而美滿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可憐的歷史家。

「一位天使！」人人都這樣頌揚他的愛人無聊極了。然而要和你說她怎樣美麗或是她爲什麼這樣完美，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總之她已握住我全部的意念了。

這樣的純樸和聰慧——這樣溫柔，而又這樣剛毅——心地似此的沉靜，而行動又如是的活潑。

但是這些見地，既平凡又抽象，全不能表現她的個性和特質。下次，——不必下次，就這時候，我再和你講罷。現在罷，否則我不再講了。好，在我們兩人中間說自從我提筆寫這封信，我三次擱筆，準備騎馬出去。今晨我發誓，今天不去騎馬，不過我仍不停地跑到窗前望太陽有沒有下落。

我簡直不能阻住我自己，我是一定要到她那裏去的。我剛才回來，俾廉我在晚餐時，就要寫信給你。我見她圍着她一羣親愛的美麗的孩子，——八個弟妹！這在我的心靈上，實是一種極大的歡樂。

但是，假使我這樣的一直寫下去，到末了，你仍會和起始時一樣地莫知究竟。所以請你注意，我願束縛我的煩心，詳細地和你说。

有一天我對你說過，我曾結識本地的法官，他約我到他的別墅去訪他，也可以說是到他的小天國去。但是如果沒有發現那隱藏在這別墅中的寶藏，我不會想着前去，恐始終不會前去。有幾個年輕的朋友，發起在村中開一次跳舞會，我答應去參加。爲了參加那晚的盛會，我約了近鄰的一位美麗的動人的，但究屬平凡的姑娘；我們共同商定由我僱一輛馬車，去約夏綠蒂和我的舞伴以及她的叔母，乘車赴會。我的女伴，在車子過了公園向獵莊前進的時候，和我說我將認識一位很美麗而年輕的女性。她的叔母還說：「留心，不要害相思病。」我說：「爲什麼呢？」她答道：「因爲她已經和一位富家子弟訂了婚，他的未婚夫，在他的父親逝世之後，便出門去料理一些家務，不久他就要承受一筆巨大的遺產。」我對這個消息，并不發生興趣。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太陽正在落山。天氣已呈陰暗，一塊塊低下的烏雲，正密集在地平線上，女伴們都怕有暴風雨來，我要避免她們的愁煩，假裝懂得天時，雖然我自己也怕妨礙了我們的樂事。

我下了車之後，一個女僕走到門口，請我們稍停片刻，等候她的小姐，我們才過了庭院到一所建築得很好的屋子，走上石級，開了門，便見到我平生少見的最可愛的景象。六個小孩子從六歲到十一歲，正在客廳四周賽跑，一位中等身材的姑娘，立在他們中間，這位姑娘風姿美麗，外服素潔，身上又飾着淡紅色的緞帶。手內拿着一塊黑麵包，切成許多薄片，照他們的年

齡和食量做標準，分給四圍的孩子。她正做她的工作，態度莊重嚴慈愛，小朋友們都撐起了雙手，等着麵包，高聲呼謝。有的就此跑去用他們的晚餐，有些性情比較溫柔的，便退到院子裏來，看看這位生客，并察看那將載夏綠蒂出去的那輛馬車。她說：「請恕我，你上這兒來倒使你麻煩，又使女賓們等候，我因為穿衣服和料理些家事，竟使我忘掉孩子們的晚飯，他們除我以外，又不肯向別人取用。」我說了幾句客套話，但我整個的靈魂已被她的風度和聲音，以及她的姿態吸住了，當我恢復原狀的時候，她跑進房去取她的手套和扇子。孩子們都遠遠地對我凝視，我走近那最小而最可愛的孩子，他見我看她便向後退去，夏綠蒂這時正走進來，說道：「露易絲和這位哥哥握握手吧。」這小朋友願意地握了手！我竭誠地吻了他，「哥哥嗎？」當我扶着夏綠蒂走出來的時候我對他說：「你想我當得起和你們做親戚的幸福嗎？」她巧笑地答道：「啊，我有這許多堂兄弟，和表兄弟，如果你不配做我們的親戚，那我真覺難過了。」她臨走的時候，關照她第二個妹妹十一歲的小姑娘，蘇斐，好好的看管孩子們，並等她爹爹騎馬回來的時候，替她道別。她又囑孩子們和對她自己一樣地服從他們的蘇斐姐姐，有些很爽快地答應，但一個六歲左右的金髮的女孩子，表示不滿，並說道：「但是蘇斐不是你，大姐姐啊，我們頂歡喜欢你。」兩個頂大的孩子，已爬上了馬車，這是因為我要求她允許他們很安靜地伴我們去穿過那樹林。

我們剛才坐定，女伴們互道寒暄，對於各人的衣飾，以及希望遇見的朋友，發表些平凡的批評，這時夏綠蒂車停住，送兩兄弟下去。他們定要再親一回她的手，頂大的那一個，帶着十五歲兒童的溫文氣概吻着她，另一個則比較地輕浮和疏忽。她還叫他們帶一個好孩子給他們的弟妹，我們便開車到前面去了。

夏綠蒂的叔母問她有沒有讀完她上次送去的那本書。「沒有。」夏綠蒂說，「我不愛牠，你可以拿回去，就是前面的一本也不見得好。」我問了那本書的名稱，我很奇怪地知道牠是——在她所說的一切之中，我知道了她的聰慧和風格，她每說一句話，都使他提起精神，使她發生一種媚態和神靈之光，漸漸地這種媚態和光采和她覺得她本身爲我了解一樣發揚增大。

她說：「幼年時候，我最愛小說。沒有什麼事能使我有看小說的那樣高興，遇着放假的日子，我靜靜地坐下，把我全部的

精神，貫輸於一些虛構的麗諾拉的（註）歡樂和煩悶之中。我不否認此刻這類小說對我依然有些魔力。但我現在讀書的時候很少，我只喜歡讀對我最合意的書了。我最愛能描寫那些景物和朋友之和我自己的生活，及我本人家庭的生活相似的那一班作者，那種生活雖不能說是絕對的安樂，但總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幸福之源。」

我對這些話所引起的情感，竭力設法遮掩，但不久因為她忠實地用美麗的語調，對威克麥、牧師、傳（註）以及其他著作（書名我不提了）發表些意見，我就不能再把我自己抑制片刻，我不得不將我個人對這問題的意見發表出來。一直等到夏綠蒂和兩位女伴說話，我才知道她們也在場，很驚異地靜坐在旁邊。叔母多次帶有譏笑的樣子對我注目，可是我絕對沒有介意。

後來我們談到跳舞的興趣。倫使喜歡跳舞是一種過失，「夏綠蒂說：『我必承認我自己犯法，因為實在沒有一種娛樂，對我如跳舞的那樣有興趣，我每遇使我煩悶的事，我必走到鋼琴那邊，彈我舞蹈過的曲譜，那麼一切煩悶，便立刻消失了。』」你是知我的，一定能想到在她談話時，我怎樣注視她的雙眼；我的靈魂，怎樣垂涎她的溫香的芳唇，和鮮嫩嬌艷的雙頰；我是非常的心領神往，在她談話中，幾乎使我聽不到她實在的言語。後來我做夢一般地下了馬車，不知不覺地摸束於黑暗之中，也幾乎不曾聽見從輝煌的舞廳所傳出來的樂聲。

安特蘭和N N兩位先生（我不寫這些姓名了）是這位叔母和夏綠蒂的舞侶，在車門前迎接我們，他們各攜他們的女友，我也隨着我的舞伴，一直進去。

起初我們舉行一種徐緩的跳舞。我順次和舞伴們跳去；按照舞規，即使舞侶中有最不快樂的，也不能隨便舍去。夏綠蒂和她的舞伴，先跳一種英國的鄉村舞，當他們和我們合跳「飛哥」中的一節時，你一走可以揣想出我的快意。你看夏綠蒂的舞姿罷！她舞時用她全部的心靈和精神；她的姿態是和諧的，優雅的，艷麗的，好像她別無知覺，別無感念，而且當她跳舞的一剎那間，其他事情，都不能引起她的興趣了。

第二次的鄉村舞，她已和他人約好，但允許和我跳第三次，並且很大方地對我說她最喜「華爾士」舞，她說「先跳的

舞伴須作「華爾士」舞是此地的習慣，可是我的舞伴，不大會跳「華爾士」舞，假如不和他跳「華爾士」舞，他一定很高興。你的舞伴不愛「華爾士」式，實在也是因為不大會跳，但我在鄉村舞中，看見你的「華爾士」式的舞步不錯，你要是願意和我來作「華爾士」舞，請你去和我的舞伴說，我也和你的舞伴提議。」後來我們都同意；這是因為我們原要使我們的舞伴大家快樂。

我們開舞了，起初只覺得擁抱的平凡而嬌艷的動作使我們愉快。她舞得非常美麗，非常輕逸。當起始的時候，跳舞的人在耀目的舞廳裏，互相環繞着，有些不大會跳的舞伴造成一些紛亂，但我們則保持鎮靜，讓他們自擾，等到不會跳的舞侶們退出之後，我們便和安特蘭和他的女友聯合一起，舞了一場。我從沒有更輕快的跳過一次，我覺得快樂極了，我擁抱着最愛的人，和她飛舞着，我實在目無一切的了！啊！偉廉，我在那時宣誓，我之所愛，或我有些愛意的姑娘，絕不，絕不應該和我以外的人跳「華爾士」舞，否則我要為此拚命，我想你對這點一定是諒解的。

我們在廳中走來走去，休息了一會，夏綠蒂坐下了，吃了些我自己帶來的很少有的橘子，她覺得精神已經恢復；但是她把一片一片的橘子很客氣地，給她的鄰座，實使我心痛。

在第三次鄉村舞中，我們是第二對。當我們舞的時候，我出神地凝視着她的雙臂和雙目，牠們射出光芒，滿載着純潔而天真的愉快和甜蜜，我們在一位婦人旁邊走過，她雖年已不輕，但面貌則尚秀美，她微笑着看着夏綠蒂用力地舉起她的一個指頭，以一種很有意義的聲調，兩次呼喚「亞爾伯」這個名字。

「誰是亞爾伯？」我和夏綠蒂說，「我這様問不是太不拘禮嗎？」她正要回答，只是因為我們跳舞中的一節，互相分開，當我們在彼此之前經過的時候，我看她沉思默想着。當她和我握着手預備跳舞的時候，她說：「爲什麼我不肯和你說呢？亞爾伯是一位傑出的人，我和他已經訂婚。」這個消息對我並不覺新奇，因為女朋友們在途中已經對我說過，所可希奇的就是我從沒有想到這件事會和我在短覺的時間內所認識而已非常愛慕的她，有聯帶的關係，罷了，我心已亂，我的步伐，亦已不齊，我已全部昏亂了，我需要夏綠蒂極力糾正我，引導我推動我，使我回復到正常的步調。

舞沒有跳畢，那我認爲全因炎熱而早已發生的閃電一點一點地更強烈了，音樂爲雷聲所掩沒。每當恐怖在快樂中襲擊我們的時候，自然地使我們得到比平時更深刻的印象，或因這種情景，使我們易受感動，或因我們的感官，在愉快的時候，對於一切感動，更爲靈敏，這種恐怖的感覺，更因此而強烈。我以爲這就是女賓們驚駭呼號的理由。一個很靈敏的坐在屋子的一隅，背靠窗戶，用手把耳朵按住；還有一個跪在她面前，面孔俯伏在她的兩膝之間；第三個撲倒在她們中間，帶着眼淚，抱住她的姊妹；有的想回家去；其餘都不知所爲。她們沒有充分的鎮靜去制止青年男賓們的無禮，他們調笑她們；希望這些向天默禱的芳唇轉向着他們。有些男賓們，已下樓安閒地抽他們的雪茄去了，其餘都欣喜地答應女主人的請求退到一間有裝窗板和窗簾的屋子裏去；我們到了那間屋子，夏綠蒂把椅子擺成了一個圓圈，賓客們依她的邀約坐下，她就提議做一種環繞的遊戲。

有些朋友，裝着滑稽的姿勢，預備獲勝。「讓我們做數目遊戲罷，」夏綠蒂說，「注意，現在我從右到左走一圈，每人按次數去，輪到了他，他須把他的數目，更快地說出來，誰說得慢了些或弄錯了，就該罰一記耳光，這樣一個一個數下去，一直數到一千。」這是很有趣的，看這個遊戲罷，她舉手環行。第一人說「一」，第二人說「二」，第三人說「三」，一直說下去，她走得一步步快一步，有一個弄錯了，就敲他一記耳光，隨後一個笑起來，又打了他一記，這樣下去，愈走愈快。我自己也吃着兩記。我覺得我的兩記，比他人的都重，但覺得十分舒適。終於這個遊戲，在狂歡和紛擾中結束了。我們大家都各自結伴，暴風雨也已停止，我便隨夏綠蒂走向客廳去。我們走着，她說：「這個遊戲把他們因雷雨而起的驚懼，都掃除盡淨。」我沒有什麼可說。「我自己，」她繼續說道，「和他們一樣地害怕；但用足勇氣，振作精神，遂忘了我一切的恐懼。」我們走到窗口，遠遠地還可以聽見雷聲，全村內正下着大雨；我們四周的空氣，充滿着美麗的情況。夏綠蒂斜倚着她的玉臂，眺望着這種景緻；她向天空一望，又回來看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道：「克洛白斯陶克喇！」（註）我馬上記起了那在她心頭的壯麗的情詩；我感覺我是充滿了情感，這使我不能支撐！我握住她的手，並在我歡樂的淚流之中，吻着她。我又擡起頭來，注視她的面孔。神聖的克洛白斯陶克喇！爲什麼你不會從她的雙眼看出她值得頌揚稱道之點。呀！你的名久已被人愛戴了，爲什麼我還要聽人家提起

這個名字呢？

六月十九日

我的記事錄上次在什麼地方停止，我已記不清楚了，我只記得那天我睡覺的時候已是深夜的兩點鐘，假使那天你和我在一起，我可以和你面談，那麼我們兩人恐怕會談到天明。

我記得我未曾敘述我們從跳舞會出來回家時的途中情形，此刻我也沒有時間再和你說。那天的朝日極力壯麗，雨點從森林中的樹上滴下，使全部的鄉村得着時雨。我們的同伴都睡着了。夏綠蒂問我要不要睡，並希望我不要客氣。我看着她對她說，「只要你的眼睛仍然睜開，我就毫無畏懼。」我們兩人仍舊清醒，直到她的家門。女僕輕輕地開了門，知道她的父親和孩子們都已安睡。我在和她分別之前，我說我明天再來拜訪。她答應我的請求，我便就走開了。從那時起，天地儘管照常循環地行動着，我則不知晝夜，全世界在我是沒有了。

六月二十一日

我所過的日子，和上帝爲他特選的人的日子（註）一樣的幸福，不管我將來的命運怎樣，我絕不能說我沒有享受過快樂，——人生的最純潔的快樂，你知道瓦爾海牟，我現在已在那裏居住了。在那裏我和夏綠蒂相距，只有三里左右，我努力使我愉快，並享受命運能遭遇的一切歡樂。

當我以瓦爾海牟做我步行的目的地，我並沒有想到天國就在那裏。我在山邊或對河的草地上散步時，我好多次見過那座我心靈一切愉快所在的獵莊。

親愛的偉廉啊！我常憶及人們爲漫遊或尋找新事物而感覺的一種熱望以及那拘束，他們並使他們依守習俗適應環境的一種神祕的衝動。

真奇妙呀！當我初來這裏，從山旁看那可愛的山谷，就覺得我四周的景物，使我神往！對面是一座小樹林——小坐在樹蔭之下，多麼有趣！山頂的風景多麼美麗！更有可愛的山脈和美妙的溪谷！我只願能終身遊息其間了！好友啊，距離和未來是

一樣的，在我的靈魂之前，只是一片慘淡的而廣大的沙漠，我們心靈的和視官的知覺，是一樣的暗淡，我們願全部犧牲現在，以求那充滿光明的美滿的幸福。可是當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那遠遠的「那裏」，就成爲目前的「這裏」，一切又不能如我們所願了。我們仍和以前一般的不如意，我們的心靈，依舊希望幸福而悲痛。

因而這不得意的漫遊者，常希望他的故鄉，俾在自己的茅舍中，妻子的擁抱中，兒女的情愛中，以及他們生活需要的工作中，尋找他曾在外遍求未得的那種幸福。

每天太陽出來的時候，我便到瓦爾海牟去，親手摘取園中的豌豆，並坐下來，把他們的殼剝去，以備午餐，暇時則讀我的荷馬集，還從廚房中選取一隻鍋子，把豌豆和牛油等放在火上，蓋好了就坐下來，等時候到了，將牠們拌和，我拿培乃羅泊的一些著名的求婚者（註）比自己，他們殺些豬牛，預備他們自己的食物。除了這種古代生活的特色之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使我充滿更純潔天真的快樂了；這種生活，謝謝上帝，我很能做照了。這在我是真的愉快，我心裏能夠和農人一樣地感覺着單純而天真的樂趣；農家的桌子上面，放着他自己耕種的食物，他不但用他自出的物品，並且歡悅地回想他種植時的清和天氣，漑時的溫涼夜晚，以及這種植物生長時的一切快感。

六月二十九日

有一位醫生，前天從市內來拜訪這位法官。他見我在地板上和夏綠蒂的弟妹們頑耍。有的倚着我，有些和我頑皮地戲耍；當我捉住他們使他們覺得肉癢的時候，他們都大聲地喊起來。這位醫生是很頑古的，他如果要和你們說話，他總扯正他的衣襟；從他的神氣，我想他必以我的行爲尙够不上一個有知識的人。但我並不因此而感覺不安。我讓他繼續他明達的談話，而我則替孩子們搭紙屋，他們拆得快，我就搭得快。他回到市裏，後來到處宣傳道：「法官的幾個孩子，從前已經很放縱了，現在又有維特騷擾他們。」

我親愛的偉廉，這個世界上，小孩子最使我感動，當我注視在這些小朋友的時候，常使我留意到他們將來不可缺的一切道德和性質的根源，頑強之中，可以看出他們堅決的忠實的高尙個性；善變之中，可以看出將來會使他們容易地渡過人

生危險與愁煩的一種的輕快的性情；他們的的天性，全都簡潔；於是我想起人類大教授的一句金石之言：「你能否成爲像他們之中的『一人』！但是好友，小孩子們是我們的同等者，我們應該以他們爲模範，我們現在待遇他們如同君王對臣子一樣。他們不許有他們的意志！我們自己有沒有呢？我們的特權又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是因爲我們年長些經驗充富些嗎？天啊；你是高高在上，你看見大孩子和小孩子；你的兒子（指基督）曾經宣說過這點最使你歡悅。但是他們只相信他而不聽從他；——這也是一個老故事；他們照着他們自己的樣子，教訓他們的兒女。

再會，偉廉，我不願再把這問題擾亂我自己了。

七月一日

因和夏綠蒂別離，我的心靈，覺得比病臥榻上的不幸人，更加難過。我便感覺到她所能給與病人的一種安慰了。她到市內去住幾天，陪伴一位被醫生斷定無生命希望的名婦人，她要夏綠蒂在她臨終的時候，近在她的左右。上星期我同夏綠蒂去訪牧師，那位牧師，住在山中一小村內，離這裏約模有三里路。我們四點鐘左右到那裏，夏綠蒂帶着她的小妹妹。我們走進了院子，便見一位仁慈的老先生坐在門口兩株大胡桃樹蔭下的橈上。他一見夏綠蒂獲得了新生命似的，忘了拿手杖，前來迎接，她趕快跑過去，請他仍舊坐下；自己坐在他的旁邊，她將父親叫她轉達的話，對他說了一些，便抱起他頂小的孩子，並吻了他；那孩子是這位老先生的掌中珠，但身體醜陋而面貌醜陋。夏綠蒂對於這位老先生非常留意，——她因他耳朵不很靈敏，便把她的嗓子提高，——她和他說了那些遽而逝世的健壯青年，讚美了加爾斯泊溫泉的優點，希望他決意來夏到那邊去避暑，她又說他比她上次見他的時候，更豐滿更強健了。我向他夫人行了了一個禮，並且覺得這位老先生，精神很好，對於在我們頭頂的那兩株胡桃樹，我非常讚美，他便和我們講他們的歷史，雖不免有些費力。「那株比較年久的」他說，「我也不明白是誰所種——有的說是一位牧師，有的說不是他；但是在我們背面的那株較小的，和我妻子的年齡相同，到今年十月共五十整年；她的父親在早晨種牠，當天晚上，她就出世。我來此地之前，我的岳父就住在這裏，他怎樣的愛這棵樹，我簡直不能形容，我對於這棵樹，也覺得十分可愛。在那棵樹的樹蔭之下，有一天我妻坐在一塊木料上做活計，那就是我，」

個窮學生，第一次來到這個院子裏的日子，迄今已整整二十七年了。」夏綠蒂問起他的女兒，他說她已和休密德君到場上去看草工們做工。這老先生繼續講他的故事，並且和我們說他的父母，也同樣地愛重他和他的夫人，以及他怎樣先做他的副牧師，以後就繼任了他。他還沒有講完他的故事，他的女兒就從花園裏回來，同行的有上面說的那位休密德。她親熱地歡迎夏綠蒂，我對她的容顏，也發生愛感。她是一位活潑愉快而談諧的肌膚並不十分潔白的女人，在鄉村中很能使人歡悅一時。她的愛人（指休密德，因為他的行為宛似她的愛人）是一位文雅而沉默的人，雖有夏綠蒂極力引誘他，他也不肯參加我們的談話。但依我看他的神氣，他的沉默態度，並不是因為缺乏才能，而是由於他的乖僻的個性，我因而甚為不快。後來這一點是很明白了；當我們出外散步的時候，菲尼特瑞加和夏綠蒂走在一起，我正和她說話，這位乖僻先生的面孔，變得更加陰沉，並含怒意，使夏綠蒂不得不觸動我的手臂，表示我和菲尼特瑞加談話太多了。我見人們互相攪擾，最使我痛心；尤其是他們把短燧的愉快的芳年，消磨於口角與爭論之中，後來想到補救，為時已晚了。這些思想充滿我的心頭。當晚我們回到牧師家中，繞着桌子坐下，他備有麵包和牛乳，我們談話的問題，便轉到世界上的歡樂和苦悶，我強烈地痛罵了乖僻的個性。我說：「雖無多大原因，但我們是容易為感覺愉快的日子少而苦痛的日子多。而起不平之鳴；假使我們的心，常願接受上帝給予我們的恩典，我們在感到苦痛的時候，就應該用全力忍受。」「但是，」牧師的夫人批評道，「我們不能支配我們的脾氣，因為脾氣和體質，有密切的關係，當身體受苦痛時，心緒自難舒服。」「那我承認，」我繼續說，「但是我們只能以這種情狀為病態，並應研究有無醫治的方法。」「我倒樂意知道這種醫治的方法，」夏綠蒂說，「至少我以為我們靠自己的居多；這是我知道的。如果有事使我不安，我便立刻到花園裏去，啾啾唱起鄉村跳舞曲，那末一剎那間，一切火氣都過去了。」這便是我的意思，我答道，「怪脾氣和懶惰一樣地是人類的天性；但如果我們敢約束自己，我們的工作就可勃然有生氣，經過了這種活動，我們便可得一種真正的快樂。」菲尼特瑞加很注意地聽着，但表示反對，以為我們不能不支配自己，尤其自己的情感更不能支配。「那麼這個問題是關於一種不調和的情感了，」我接着說，「那是人人都願意避免的，但是我們不嘗試，便不能知道自己的力量。病人都願意請教醫生，採取最精密的養生法，服最苦口的藥劑，以便回復他們的健康。」我見這

位好先生點着頭，努力聽我們談論；所以我提高我的口音，直接對他陳說。「我們對於許多的罪惡大家都願意談論，」我說，「但我從來沒有遇見有一次的討論，是關於壞脾氣的。」「你們城市內的傳道者從事這些講道最爲適合，」他說，「因爲鄉村的人，根本沒有壞脾氣的；雖然，有些時候，講道說法也有益處，譬如對於我的妻子和這位法官。」我們都笑起來，他也很和藹地笑了，他笑得發了一陣咳嗽，中止了我們許久的談話。休密德重行談論起來。「你說壞脾氣是一種罪惡，」他說，「但是我想你這樣說實在太過火了。」我便答道，「假如壞脾氣對我自己和我們的鄰人這樣的有害，那麼用這個名詞，一點兒也不過火。我們沒有力量，使大家愉快，還以爲未足，——我們一定要剝奪我們所能得到的一切幸福嗎？你以爲誰有藏匿自己壞脾氣的勇氣，誰能忍耐自己不幸的遭遇，而不攪擾他鄰近人的安寧？不，乖僻是由我們功名慾的一種內心的意識而發生，——從虛榮心所進成的羨妒心而發生的。我們見到別人快樂，自己倒不能如此，我們便不能容忍這種情景。」夏綠蒂微笑地望着我，看我說話的時候帶有一種情感，菲尼特瑞加流着眼淚，使我興奮地繼續說下去。「可憐的人們，」我說，「用力量破壞了人類心靈上應該享受的愉快！世上一切的禮物禮節，都不能彌補一個殘酷魔王所已經破壞的幸福損失。」我的心在說話的時候，已經充塞。過去遇到的許多事物的回憶，深印了我的心靈，使我的雙目，充滿了眼淚。「我們應該每天說，」我大聲疾呼道，「除了讓我的朋友，獲得他們的幸福，並增加他們的快樂，使和我們共享外，我們就不要妨害他們。但是，他們的心靈，如爲強烈的情感所擾，或是他們的心靈，受憂傷的打擊，你可給他們以一種極輕微的安慰！這在你的力量中一定是能做到的。」

「因嚴厲的疾病侵襲而將死的人，疲弱地躺在你的面前，她的慘淡的雙目，向上望着，虛汗顯現在她灰白色的臉上，那時你站在她的一旁，像一被判決的罪人，覺得全部的財產，已不能將她救起，充滿着痛苦的念頭，認爲你的全部力量，已不能片刻留住這將逝的靈魂，也不能蘇醒她給她暫時的安慰。」

從這一番說話，我的心頭被，我曾經遭逢過的同樣景況的回憶，全部的佔領了。我便拿手巾遮住我的面孔，立刻離開了那間屋子，後來還是夏綠蒂的聲音，打斷了我的回想，她對我說這已是應該回家的時候了。她在途中用一種溫柔的語調責

備我，說我對各事過於認真！因為這樣於我的健康有礙，我應該愛惜自己——是的，我的安琪兒！我願爲你而如此。

七月六日

她仍陪伴着她將死的女友，依然是活潑而美麗，她能使她所在的地方，減少痛苦，增加幸福。昨天她和她的小妹妹出去，我知道了，跑去會她，我們便一塊兒散步。約摸一小時半的工夫，我們便回去。我們停留在我最喜愛的泉水之旁，現在那泉水對我比以前增加了一千倍的親愛。夏綠蒂坐在泉旁的低牆上，我們站在她的左右。我四面一望，便回想到我毫無夥伴的往昔了。「親愛的泉源啊！」我說，「從那時起，我就沒有來到你活潑的泉流之旁，享受過一些幽閒；我會以輕緩的步伍經過你的身旁，很少被你看見。」我向下去，便見夏綠蒂的小妹妹珍妮，拿着一杯水走上來。我轉身向夏綠蒂一望，覺得被她感動，珍妮拿着杯子也到了。他的姐姐瑪麗安，想從她手中把杯子接過來。「不行！這小孩子的面孔上帶着甜蜜他表示，說道，「夏綠蒂應該先喝一杯。」

那小孩子說這話的時候，帶着一種情愛和天真，實在令我神醉，我抱起她，並竭誠地吻她，表示我的熱情。她驚懼地立刻哭起來。「你不該這樣，」夏綠蒂說，我感覺迷惑了。「來，珍妮，」她握着她的手繼續着說，「這沒有關係；在這清水裏洗洗好了！」我立起來，望着她們，見珍妮用她的濕手，擦着她的面孔，表示從我可厭的鬍子所染到的醜態，可以在這神異的清水裏完全洗去；後來夏綠蒂說了已經洗淨，她還繼續用力洗擦，似乎她想太多總比太少的好。我和你說，偉廉，我沒有比這次更虔敬地參加過一次洗禮；當夏綠蒂從泉旁走上來的時候，我很願意和在東方國預言者面前一樣地俯伏着。

那天晚上，我不禁把這些事和一位朋友說，因爲他是很有知識的，我想他一定聽而生感。然而我誤會了！他認爲這是夏綠蒂的大錯，並堅持他的意見——我們不該欺小孩子——他說這些事情常引起很多的誤會和迷信，我們青年不應盲從。因爲他剛在一禮拜之前受着洗禮，所以我不再和他細說，但仍力持我自己主張的確當。我們應該和上帝對待我們一般地對待小孩子——我們是很幸福地在這清白的信念之下。

七月八日

人是怎樣的一個小孩子！他是怎樣希望爲人所青眼啊！我們會到瓦爾海牟去；女人們坐着馬車，我們則步行而去，在中途，我看我在夏綠蒂的黑漆雙瞳中，好似一個傻子——但是請你恕我願你看一看她——她的兩個瞳人——然而，簡單的說，（因爲我要睡覺！自己的眼睛已張不開了）你要知道，當女人們第二次上車的時候，少年色德斯坦德和安特蘭與我都站在車門之旁。他們是很高興嬉戲的，都在一起嬉笑着，我注意夏綠蒂的一雙眼睛；牠們遍視了每一個人，但不曾對我注視——到我，牠們都靜止着不動，並且除她以外不見他物！我在心裏對她說了一千遍的「再會」，但她不對我注視。馬車走了，我的雙目，充滿了眼淚。我仍看着她，忽見夏綠蒂的無邊帽子伸出車窗，她向後望着——她是望我嗎？我的好友，我並半信半疑地找到了一些慰藉，因爲她也許確是回望着我。也許祝你晚安！我真是一個小孩子呀！

七月十日

你要知道，只要人家提起她的名字，或者我被人問起我如何的歡喜她，我就現着癡呆了。我如何的歡喜她——我恨這句話。一個人如果只喜愛夏綠蒂而他的心靈和感覺，並不完全被她吸引，他簡直不成其爲人了！歡喜她！最近還有人問我如何的歡喜我西埃（註）

七月十一日

M夫人病得很重。我代她祝福，因爲夏綠蒂和我都感惋惜。有時我在我的朋友家中見她，今天她和我說了一件很可驚的事。M是一個貪鄙的人，早已使他的夫人悲傷地感到困苦和煩悶了，但她忍耐着一切的苦楚。前幾天醫生對我們說她的病已沒有回春的希望，她請她的丈夫回來，（夏綠蒂也在場）並對他說：「我告訴你，有些事情，在我死了之後，也許發生糾紛。自我主持家務以來，總是盡力儉省，但是請你原諒我，因爲我已瞞你三十年了。在我們初結婚的時候，你給我一些錢，作爲伙食和零用之費，後來我們的收入增加，財產增大，我仍沒有比例地增加你每星期的支出；總之，你是明白的，當我們需要的東西很多的時候，你要我每星期拿七枚佛落令（註）購辦各種物品，我總隨你的意，從你的手中，接受你的款子，但每星期所缺的錢，都由銀櫃裏取來墊補，我這樣做，是因爲沒有人相信自己的主婦會竊取家中的庫藏。但我則從未浪費一文。假使

我死之後。來繼續理家的她，對於你給我——你的前妻——家用的數目並不計較，我便很滿意地去見我的「國王」（註）不再說這些懺悔話了。」

我和夏綠蒂談到人們容忍那種自欺的奧妙的行爲；拿七枚佛落林，作兩倍以上開銷，怎能不爲人所疑。但我曾看見一些人，他們不以爲異地相信他們的家庭，有上帝賜給他們的取用不盡的油瓶。

七月十三日

不，我沒有受騙。從她深黑的雙瞳中，我看出她對我和我的命運，有一種天真的興趣。的確，我的確感覺這點，我可以信賴我的心靈，牠和我說——我敢說出牠的話嗎？——我敢說出那種神聖的字眼嗎？——她愛我了！

她愛我了！這個意念，使我何等的得意！我想你一定能夠知道我的感覺；我可以對你說，自從她愛上了我，我把我自己的地位擡高了些。

我想不出有誰能在夏綠蒂的心中，把我排出，這是臆說，還是實情呢？但是當她談到她未婚夫對她那種熱情和溺愛，我便和一個軍人被褫奪榮譽頭銜和寶劍一樣地感覺舒服。

七月十六日

我在無意之間，有時接觸她的手，或者在桌子底下，碰着她的腳，我就覺得非常衝動；我的腳好似碰着火爐般的縮了回來，但是一種莫明其妙的力，又使我前衝，於是我的感官便都慌亂了。她的天真坦白的心，那裏知道這一些兒接觸，會使我感受不得了的痛苦！有時我們在一起談話，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興趣濃厚了，更和我擠得近些，她的芬芳的呼吸，直達我的嘴唇，——我便似被電流襲擊地幾乎站不住。並且偉廉，這種神聖的祕密——我如果明白，我如果也會膽敢——你是知道我的——不，我的心靈並不這樣低賤，——這是懦弱，懦弱得極了——然而那不是一種墮落的階級嗎？

她在我是神聖的。我見了她，一切情感，都可以平靜起來。我如果走到她的身邊，我簡直不能形容我的感覺。我的魂靈，似乎在我身上的全部神經中衝動着，有時她用她奇妙的技能，在鋼琴上，彈出一種音調來，——何等單純而美妙。她彈的是她

愛的歌曲，當我聽了第一節，我的一切苦痛和煩悶，便立刻驅除了。一切關於古樂之魔力的議論，我都相信。因為她彈的那個單純的曲調已使我銷魂！有的時候，我正要自殺，一聽了她的

那首歌曲，就使我的憂慮和癡狂立刻消滅，我又安然地生活着了。

七月十八日

偉廉，我們如果沒有愛情，還成個什麼世界？如果沒有光明，還成個什麼幻燈？你們點着了火，許多活潑的圖像，便顯現在白牆之上，即使愛情祇給我們一些幻影，我們也是幸福的，並且都和小孩子們一樣地，爲這些巧妙的幻影而心蕩神怡。今天我因爲有必須親自出席的聚會，所以不能去訪夏綠蒂，這叫我怎麼辦呢？我就叫我的用人到她家去，至少我可以見到今天曾經和她接近過的一人。啊！我何等忍耐地等他回來！我何等高興地歡迎他！我幾乎要絆他在我的懷中並且吻他，如果我不怕害臊。

有說電光石，放在太陽之下，吸取了光線，在黑暗之中，即能發生短時間的光亮。我對於這用人，也是這樣想。夏綠蒂的眼波，會流寓在他的面頰上，和他的衣服上；這種意念，使他的一切，對我成爲無價之寶，我在這片刻中，縱有千金，也不願離開他。他在面前使我多麼的快樂呀！請你不要笑我，偉廉，這不能做一種令我們愉快的幻景嗎？

七月十九日

「我今天要去看她！」當我早上起來，心頭非常快樂，見了光明壯麗的太陽，高興地呼着：——「我今天要去看她！」此外我沒有其他的思念了一切——一切都包括在這一念之中。

七月二十日

你說叫我同大使到——去我不能答應。因爲我不樂意做隨員，並且我們都知道他是很粗蠻的，是一個令人厭惡的人。你說我的母親，要我做些事情，這實在可笑。我不是正做着事嗎？無論我是剝豌豆殼或是數扁豆，在實質上不都是工作嗎？這世界從這個傻子到那個傻子，一個人倘使全部尊重別人的意見，而毫無自己的主張，專事黃金，名譽或其他幻想的追求，並

不比傻子再好一點的。

七月二十四日

你常勸我對我的繪畫工作，不要疏忽，到了現在我與其說我怎樣的不努力還是不說什麼爲是。

我從未覺得比現在更快樂；我沒有比此刻更深切地了解自然，以及近鄰的一草和極小的一葉；然而我對於我自己則仍不能表示，我的創造力這樣的薄弱，雖一切事物，似乎都浮顯在我面前，然而我不能製出一個明白而顯著的輪廓；不過我想如果我有一些黏土和蜜蠟做模樣，我就會有較佳的成績，倘使這種思念，能够保持久長，我想試做一下，我只要有了質料，我就把牠做成模型。

我開始畫夏綠蒂的肖像已有三次了，但每次都不滿意。因爲我從前喜歡畫像，現在卻使我討厭了。此刻她側面的草樣已經完成，我對此應表示滿意。

七月二十五日

是的，親愛的夏綠蒂，我願辦理並安置一切，只要你叫我做——愈多愈好。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你要求。你寄我珍愛的信時不要再用沙皮紙。今天我急忙地捧起你的信，送到我的唇邊，牠使我的牙齒，感覺不快。

七月二十六日

我會決意，去看她的次數，不要太多，但是我怎能保持這種意思呢？我是很易受到引誘的，雖極力約束自己，希望明天停止前去，但是等到明天，卻又尋着一些難以避免的理由前去拜訪。在我能說明看她的理由之前，我已在她的身傍了。有時因爲她在上一天晚上說過：「你明天一定來呀！」——誰能不去呢？——有時因爲她叫我做了一些事，我以爲必須去當面回復她；或是因爲天朗氣清，我散步到瓦爾海牟，那裏距她家裏不過半里左右，我便在心蕩神怡的情況之中，不久又到她的身旁了，我的祖母常和我們講磁石山的故事。無論什麼船舶走近了牠，牠們便會失去牠們鐵質的效用，山石吸去了鐵釘不幸的船員，便覆滅在破碎凌亂的船板之中。

七月三十日

亞爾伯來了，我非離開這裏不可。假使他是最爲高貴，而我在各方面都不及他，我不忍看他享受這樣一位完全的美人。「享受」！偉廉；她的未婚夫已在這裏。他是一位漂亮而傑出的人，大家都喜愛他，幸而在他倆見面的時候，我沒有見到，否則我心碎裂了！他的思慮非常周密；他在我面前，並沒有和夏綠蒂接過一次吻。天會使他滿意的！他對夏綠蒂待之以敬，我因而不得不愛重他。他對我也很敬重，我就覺得我對夏綠蒂應更多多感謝她的好意。女人們對這種事，似乎有一種巧妙的智能，她們雖不能把兩個情敵間的親善態度永久保持，但是她們應用了這種手段，她們一定是能勝利的。

我對亞爾伯不禁看重起來。他的冷靜的性情，適和我躁急的性情相反，那是我承認的，他極富於感情，他已獲得夏綠蒂的同情。他沒有古怪脾氣，——這種脾氣。你知道是我痛恨的一種東西。

我在他的眼中，也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我對於夏綠蒂的戀慕，和對於與她有關的一切的興趣，增加了他勝利的歡樂和他對她的愛情。我不想查究他會不會有時因些小小的情妒擲揄她，因爲如果我是他的話，也不能完全避免這種事情。

但是無論怎樣，我對夏綠蒂的歡悅，已沒有了。這可以叫做癡情或迷戀，可是名稱有甚麼意義呢？事實會自己解說的。在亞爾伯未來之前，我已預和我現在所遇的一切，我早知道我對她不能過分的要求，我也從沒有什麼意思，換句話說，只要有十分可愛的景物在我面前，已足够了，並不一定希望享受着牠。

我咬緊牙齒，表示感受無限的侮辱，因爲有人說這事已不能挽救，勸我丟手。讓我免去這種思想簡單的言語的支配罷！我在樹林中徘徊了一會，回到夏綠蒂那邊見她和亞爾伯坐在花園內的涼亭中，我忍不住了；我的行動像傻子一樣，鬧出了許多可笑的事。「爲了上天，」夏綠蒂今天說，「我們不要再演和前晚一樣的那些活劇罷，否則你真把我嚇壞了。」我對你說，自從那天起，他去訪她的時候，我總走開，見她獨自一人的時候，我才覺得快樂。

八月八日

請你不要誤會，偉廉，當我極力批評那些主張命運是不能避免的人的時候，並不是諷刺你。我雖然並不要這種評論使

你和我表同情。事實上，你也不錯。不過有一點我要反對。在這世界上，一個人是很難合於極然不同的二者中之一，行爲和意見有許多的變化，正和鷹鈎鼻子與扁平鼻子，有許多的變形。

請你容許近承認你整個的議論，然而不得不設法避免你的「兩難論法」。

你的意見是這樣，「假使你沒有得到夏綠蒂的可能，就是完全沒有這種希望。那麼就第一情狀說，你可向着一定的途徑，以促成你的願望。反之，就第二情狀說，你須做一個沒有使你衰弱和毀滅的愛情的男子。」我的好友，這是很對。而且很容易說的。

但是，你能够使一個困於病疾，精神衰弱和沒有生氣的人，馬上用刀殺死他自己嗎？那耗費他的精神的疾病，不也同時減除了他拯救自己的勇氣嗎？

你可以回答我說，如你喜歡，可以用同樣的譬喻。「誰不願與其疑惑不決，自苦其身，寧可斷手刎足以求速死呢？」但你自己也不知道對不對，讓我們不談這些「比較論」吧！

罷了！總有機會，偉廉我會起來解除一切，那時只要我知道有地方可以去，我就會飛開這裏！

同天晚上

我好多時未寫的日記，今天又看到了，我驚奇地發現，我已逐漸拘束我自己了。我雖明白地看出了我的情況，然而過去的行動，確和小孩子一般！現在我雖已明瞭將來的結果，然而我並沒有想出比較更謹慎的行動。

八月十日

如果我並不傻，我會在此地過最幸福最快樂的生活。這種快意的情況，如屬合宜，就可造成一個超人的幸福。啊！我已過分地感覺到，只有心靈，能使我们愉快。在一個最美滿的家庭中，被家長愛如兒子，被小孩子們愛若父親，被夏綠蒂——就是高貴的亞爾伯，也從沒有一些壞脾氣的代表，擾害我的幸福，待我以誠，愛我，只在夏綠蒂之次，在世界上的一切之上。偉廉，你聽到了我們散步時關於夏綠蒂的談話，會感覺愉快；世界上從沒有比我們的關係更可笑的事，然而想到了這一點，每使我

深感，而流淚。

他有時和我談起她的偉大的母親——怎樣在她臨終的時候，把家務和兒女付託夏綠蒂，並把夏綠蒂轉付託於他，怎樣從那時起一種新的精神佔有了夏綠蒂——怎樣在留意和系念他們的福利中她成了他們事實上的母親——怎樣她的時間都用在撫養他們——然而她總是愉快地繼續她的職責，我和他並肩走在路旁，採了一些鮮花，仔細地做成一個花球，再投入我走過的第一道河裏去，看他徐徐流去。此刻我已忘了我有沒有對你說亞爾伯將留在這裏。他已接受政府的委任，薪水優厚。我知道他在法院裏已極得人望，我所遇見的人很少有這樣守時間和守秩序的。

八月十二日

的確，亞爾伯是世界上頂好的人。昨天他和我有一場奇特的口角。我因為想在山間遊散幾天，到他家裏去辭行，現在我就從山間寄你這封信。當我在他房中走着的時候，我的眼睛看到他的手槍。「借我幾枝手槍去旅行。」我說。「那可以。」他答道。「只要你高興裝子彈，因為牠們掛在這裏也不過擺擺樣子罷了。」我拿下一枝來，他又說：「自從那次我因為戒備過嚴，幾乎肇禍，我就不再動用這些東西了。」我留意地聽着。「約模三個月以前，」他說，「我在鄉下一位朋友家裏帶有一對空手槍，我不顧一切地睡了。有一天的下午，氣候陰沉，我一人坐着毫無事情可做，忽然想起房屋也許被人襲擊——我們也許要用手槍——我們也許——總之你是知道的，當我們沒有好的事情可做的時候，我們會隨意的幻想下去。我就將手槍遞與用人叫他擦淨並裝上子彈。他正和女用人玩耍執槍嚇她，那時子彈飛發出去了——可憐！——子彈從她的右手直出，把拇指打傷了，我只得忍受了一切悲痛並賠貼了醫藥之費；因此從那時起我總沒有把子彈裝進武器去。我的好友，遠慮深謀有什麼用處？我們不能預防任何的危險。但是——」那麼你要知道，我最不耐煩的就是人說一個「無論如何」，因為一切自然的原則必有例外，這是用不到多說的。倘是他以為他所說的過於不妥，過分籠統，或只半真半假，他在沒有話說以前，他絕不會停止形容。變更或更改他的說法。在這種事件，亞爾伯頗有他的主觀；我不再聽下去，我已幻想着了；突然地我把槍口對準我左眼上的額角。「你做什麼？」亞爾伯轉動了槍口說。「這是空槍，」我說。「就是空的，」他急遽地答道，「這又

「算什麼？我不明白爲什麼一個人會癡狂到要自殺，這種意念，使我驚懼了。」

「但是，」我說，「爲什麼一種動作有人會說牠癡狂，或聰明，或好，或壞呢？這些究竟是什麼意義呢？你對於我們動作的神祕的動機曾經詳細地研究過麼？我知道——你了解那些必然引起動作的原因嗎？假使你能知道，那末你會比較準確地下你的斷語。」

「但是你知道，」亞爾伯說，「有些動作是犯罪的，不管牠們是由於什麼動機。」我承認這一點，並聳動我兩肩。

「但是，好朋友啊！」我繼續說，「這也有些例外。竊盜是犯罪的，但是一個人因爲極端窮困而盜竊人家的東西，除了想救活他的全家外，沒有其他的意念，他是應該被人憐憫呢還是應該受罰？誰能擲第一塊石頭？」去打正在正當怒氣中，殺死了不貞的妻子和她可惡的姦夫的，一個丈夫？或是打一個在狂歡時，忘了自身墜落在劇烈的情愛快樂中的一個意志薄弱的青年女子？就是我們冷酷的法律，對於這些案件，也要加以憐憫，並免除牠們的懲罰。」

「那是完全另一問題，」亞爾伯說，「因爲人在強烈的情感之下，如果失去一切思考的能力，是與酒醉和瘋狂的人同樣看待。」

「啊！你們富於學識的，」我微笑着答道，「常常喊着『放肆，癡狂，酒醉！』你們道德家是這樣的，冷靜緩和！你們討厭酒醉，痛恨放肆的人，你們從旁走去和利末人（註）一樣，感謝上帝又和法利賽人相似（註）你們真不像他們中間之一。我曾醉過不止一次，我的情感我自己坦白地承認是放肆的，因爲我從經驗知道，大凡卓越的人的偉大奇特的舉動，常爲這世界詆毀得像酒醉瘋狂。就是個人生活，也是這樣，沒有一個人能做出一種豪俠慷慨的事業，而不引起『那慈善家是瘋狂酒醉了。』的一種呼號，這不是很難受嗎？你們，你們有學問的，害羞不害羞呢？」

「這又表示出你放肆的性情，」亞爾伯說，「你說的總是太過分。對於這個問題，你確是錯了，因爲我們所談的只是『自殺』問題，而你則把這問題竟和他種大事業相比。其實我們只能認牠是一種懦弱，因爲速死比堅忍掙扎這苦痛的人生，一定容易得多。」

我想我們不要再談了，因為這種無聊的談論，使我難受。但我仍舊鎮靜，因為我在前已聽慣這種討厭的評論了。所以我較為和平地答道：「你說那是一種懦弱——請你不要被表面的觀察所迷誤。當一個國家被暴君壓迫得不能再忍受時，大家起來解除這種痛苦——這也可說懦弱嗎？一個人從大火之中救他的住屋時，覺得他的體力加倍增大，很容易地把平時極難移動的東西肩負起來，有時在大怒之下，能擊退十個敵人——這種人也算懦弱嗎？我的好友啊，假使抵抗即是力量，這種抵抗之力，還能叫做懦弱呢？」

亞爾伯注視着我，說道：「請你原諒我，但我看不出你所舉的例子，對這問題有什麼關係。」「是的，」我回答說，「因為人家常說我的例證方法似乎有些不通。但是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從另一方面觀察這個問題；一個人決意解脫人生的擔負——尋常愉快地支持自己的一種擔負——這種人的意志狀態究竟怎樣？——因為我們不是這樣，便不能對這個問題作公平的推論了。」

「人類的天性，」我繼續說，「並不是沒有範圍。遭遇相當程度的歡樂，悲哀，和痛苦，是可能的，但是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就沒有辦法了；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人的強弱，而是人能不能忍受他極度的痛苦的問題。這種痛苦也許是道德的，也許是身體的，照我看來，叫自殺者為懦夫和叫因急性熱病而死的人為懦夫，一樣的不通。」

「似是而非的辯論這都是似是而非的辯論。」亞爾伯喊道。

「不見得和你所想像的一樣似是而非罷。」我答道，「你知道當身體受到非常劇烈的侵擊，牠的氣力也同時耗盡，無論怎樣，牠不能恢復牠原有的狀態，我們便叫這種情況為致命的疾病。」

「那末，朋友啊，我們再說精神方面。說罷！試看一個人在他自然的孤獨情形之下，想起他怎樣運用他的意念，外來的印象，他怎樣的感受着，直到最後一種強烈的情感刺激他，他因而發生一種絕對毀滅的思慮。」

「這是無法可想的，一個精神健全性情冷靜的人，就明瞭這不幸人的狀態；對他忠告也沒有用處，他不能給他一點自己的聰明，正如一個健康的人不能將他的氣力注入他近旁榻上的病人一樣。」

亞爾伯以爲這不很切實。我便向他提及那不久以前投河自盡的一個女子，我又說述了她的過去，

她是一位好姑姑，生長於管理家務以及完成每星期的規定工作的狹隘環境中；她不知道什麼是快樂，除了星期日散步，穿她頂美麗的衣服，和朋友們一起玩耍，有時參加節期的舞蹈，閒時和鄰居們談話消遣。討論些村中的流言口角之類，——這些小事，已足夠充滿了她的心頭。後來她天生的熱情，被一種新而奇特的思念所統制。她因男子的媚態所激發，使她從前的快樂漸覺無趣，後來她遇到一個青年，她便覺得被他的一種不可形容的情感所吸引；在他的身上，她有她的希望；她忘了圍繞她的世界；她見的聽的，渴望的，沒有別個只有他，——只有他一個。她只想到他一個人。她並不墮落於一種虛榮的腐化的情況，她的情愛堅定地傾向着她的意中人，她希望成爲他的，並預想在她和他一種恆久的結合之中，有她所尋求的一切幸運和她所希望的福利。他對她的希望，也再三的宣誓證實，他的擁抱和戀愛，更增強她的希望，克服了她的心靈，她茫然生活於幸福的引誘與期望之中，她的情感極度的興奮，她最後張開了她的兩臂，想擁抱她所仰望的愛人——而他卻捨棄了她。她於是直立在懸崖絕壁之前，莫知所措，圍繞她的只是黑暗。沒有期待，沒有希望，沒有慰藉——爲她所專注的他所見棄了。她看不見她面前的廣大世界，也想不出可以滿足她心靈慾望的人，她自己感覺寂寥，世界遺棄了她；纏擾她心靈的痛苦，逼着她她迷亂，終於她跳入深淵，在死神的擁抱之中，結束了她一切的痛苦。亞爾伯，她可以表示千萬人的痛史，你看這不是身體的疾病之類嗎？她沒有方法避免這種體質上的痛苦，她的力量已經耗盡，她不能再掙扎了，這可憐的靈魂，只有一死以了之。

對於這種事情，有人會冷靜地觀察而且大聲地說道：「蠢笨的姑娘呀！她應該等待時間來消滅這種印象；她的失望就可以漸漸緩和，他也會找着另一個愛人來安慰她。」這真可羞。他也可以說：「蠢物會因熱病而死！——她爲什麼不等候她的力量恢復過來，她的血液鎮靜起來呢？」那時一切都會好了，就是到現在她還可以活着呢。」

亞爾伯因不知道這種比喻的正確，還提出些反對的意見，並堅持說我所提的女子是沒有理性的；但一些有理解有遠大見地和經驗的人怎樣可以得人原諒，他也不能了解。「我的好友，」我呼道，「人類僅是人類，當情感激動中心而他感覺

自己被狹窄的自然所拘束，不管他的智力怎樣高遠，功用是一點也沒有的。那時，這或須好些——讓我們以後再談吧。」我說定後，便拿起我的帽子。啊！我的心靈是充塞了，我們互不同情地走開了，在這世界中，人們相互了解是很少見的。

八月十五日

在這世界中，沒有事是像戀愛一樣地不可少，那是很明白的。我覺得夏綠蒂如果丟掉了我，她就不免感覺悲痛。那些小孩子們只希望我明天再來。看他們。今天下午我本想去校正夏綠蒂的鋼琴，可是我沒有做這事，因為小孩子們一定要我和他們講故事。夏綠蒂自己也叫我使他們滿意。我伺候他們喝晚茶，他們對我覺得和對夏綠蒂一樣的滿意。我和他們講一個我最擅長的故事：一個矮人服侍的公主。我從這種練習，得了許多進步，這些故事對他們發生的印象，實在很可驚異的。有時我所發現的一些事，下次再講時如果忘了，他們會立刻對我說這故事和以前有些不同，所以我現在極力試驗，用一種同樣不變的語調，敘述同一的趣事，而不加更改。不過這樣我覺得一個著作家，實破壞了他許多的作品，縱使牠們能在詩意方面，得到改進。只要我們信任這些玄祕的印象，我們便有主見；如果等到這些玄祕的印象，已深入我們的記憶，還有人想極力塗抹，那真可憐了。

八月十八日

這者是這樣嗎？——我們幸福的泉源，一定也是我們痛苦的根基。一種熱烈的情緒，以前曾以大自然的愛悅，鼓舞我的心靈，給我無限的愉快，一個極樂世界呈現在我的面前，然而現在已成爲一種難以忍耐的煩惱之因——已變成一個常常追尋我困擾我的魔鬼。以往我從這些岩石上遠望對河的山峯和美麗的山谷，見天地萬物正在開花發芽——在這些山上滿是高大而茂密的樹林——這紆迴的山谷，爲最可愛的森林所蔭蔽，溫柔的河水，在颯颯作聲的蘆叢中流着，映出那和暢的晚風所吹送着的美麗的煙雲——四周樹林中的飛鳥，作悅耳的歌唱，無數的昆蟲，在夕陽的燦爛微笑之中飛舞着，斜照的日光從青綠色的臥榻上，喚起了營營的甲蟲，四周緩和的喧聲使我注意到地面，我見乾燥的岩石，生滿了冷酷的青苔，磽瘠的沙土上，雜草叢生——這些使我的中心充滿了鼓舞大自然的熱烈的情緒，我感覺我自己在此滿溢的豐盛中，好像神

化了一般。而無窮宇宙之美麗的本色，已很清楚地呈現到我的靈魂！大山環繞着我，深淵張開在我的腳下，瀑布躑躅地在我面前沖下，川河湍激地流着，山石中的回聲，遠遠震響。無數的「力」在大地的深處運動，漸漸增加以至無窮，大地之上，又有萬千種繁殖不已的生物。四圍的東西，各有其生活的形態，人們東奔西走爲的只是他們小小住屋的安全，在那種狹窄的生活之下，他們以爲是統轄廣大的宇宙了。可憐的蠢物！在他微細的見識之中，認一切事物盡屬渺小，從不易達到的大山，遍及毫無人跡的沙漠，遠至無名海洋的邊境，都生存着永恆創造者的精神；一切微細的東西，曾經他給予存在的，都得他的眷顧。在我頭頂往返的飛鳥常使我願意流徙於無邊的大水之傍，從上帝泡沫的杯中，痛飲人生的快事並竭盡我靈魂之有限的力，分享那在他自身中及由他自身成就萬物。創造者的厚福。

好友，那時的回憶，還可使我安慰。回想那許多難以形容的情緒，並將牠們發表出來，這種作品，使我的精神超越於牠本身之上，更令我加倍地感覺我現在困惱的緊張。

這似乎一幅蔽幕，已在我目前垂掛了；有一座永常開放的墳墓的深處，顯示在我的面前，代替了無窮人生的期望。我們在事物依然存在時，就能說一切都算過去嗎？——有時候暴風疾雨，向前奔馳，——我們暫時的在，隨急流而前進，不爲大浪吞沒，即爲岩石擊碎。沒有片刻不損壞你和左右你的一切——沒有片刻你自己不是一個破壞者。最無心的散步犧牲了無數可憐昆蟲的生命；一舉足即損壞勞苦的蟲蟻，而使小世界陷於混亂；不是人世間大而少見的災難，如洪水把我們的鄉村掃盡，地震把我們的城市陷沒，才使我感動。我的心消失於這種意念：宇宙的各部分，都有牠的破壞之力，天地不曾構造一種東西，不把自己和接近牠的一切毀滅的，所以我在地球和空氣以及一切活動力的環繞中，悲痛地在我的歧途之上，徬徨着，宇宙在我看來，只是一個強暴的巨怪，常把牠自己吞噬下去。

八月二十一日

當我早晨疲倦地從睡眠醒來，我徒然向她張開我的兩臂；我夜晚在牀上時，也徒然的尋覓她。當天真美麗的清夢欣喜地引誘我，把她放在鄰近我的牧場上，我便握住她的手，遍吻了無數次。有時我在半醒半睡的時候，想起她在我身傍時的一

稱歡樂，眼淚便從我煩悶的心頭流了出來，後來我失去了一切的安慰，我更以未來的憂懼而哭泣。

八月二十二日

這真不幸！偉廉，原來很活潑的精神，已經變為自滿的暴棄了。我既不慣於懶惰，又不能從事工作。我不能用腦筋，我對於自然美也沒有什麼感覺了，書籍也令我厭惡。我們一旦自棄，就整個地消失了！有時候我很高興，能做一個尋常的勞動者；每晨醒來，我對於這一天只有一種祈求，和一種希望。我常羨慕亞爾伯，我見他埋首於一堆公牘和羊皮紙的書包之中，我便想起我如果在他的地位，就會覺得快樂。我常因這樣感覺，擬會寫信給你和部長，在使館內謀一職位，你想我可以得到，我也自信如此。部長對我早已表示器重，他也常勸我做一點工作，關於這點在一小時內是可以解決的。馬的寓言（註）常在我的腦中，不喜歡自由自在，反自討苦吃，放上鞍子和繩勒，供人馳驅，結果疲弱而死。我不知道這種因變化而起的煩悶，不是那在我複雜的生活之中到處緊隨我的不安定的靈魂的結果嗎？

八月二十八日

倘使我的許多病痛有法醫治，牠們一定可以在這裏醫好的。今天是我的生日，清晨我收到亞爾伯送來的一個小包，打開一看，見一條淡紅色的緞帶，這是夏綠蒂在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佩帶的，我要她給我已經好幾次。配着這件禮物的是兩册精裝小本偉史泰（註）出版的荷馬集，我爲了免去在旅行時攜帶愛涅斯泰（註）的大版本的不方便，早就想要這種小本的。你看他們能料到我的希望，他們也明瞭友誼上一切入微的體貼，實遠過任何大而且貴的禮品。我吻了這緞帶一千遍，在每次呼吸中吸入，過去快樂日子的回憶，使我充滿着熱烈的愉快。偉廉，我們的命運這樣，我不因此而感不快。人生的花，原是空虛的，許多消逝了並沒有留下一點痕跡，結果的很少了，——就是結了果，成熟的又很少呀！然而有了花已很够了。——我的好友，我們如果讓那些已成熟的任意腐爛衰敗而消滅，不去享受牠們，不是很奇怪嗎？再見吧！這是一個快樂的夏季。我常常在夏綠蒂的果園內，爬上樹去把最高枝上頭下垂的梨子，搖下來，她立在地面，俯拾落下的梨子。

八月三十日

我真是一個不幸的人！爲什麼我這樣自欺呢？一切狂熱的，盲從的，沒有結果的戀愛爲什麼發生呢？現在我除了她之外並不希望什麼，除了她之外也不見什麼東西，一切事物，除與她有關的外，都不視爲重要了。在這樣昏迷的狀態中，我快樂了許多時候，直到後來我感覺不得不離她而去。啊，偉廉，我的心常逼迫着我，當我同她作幾小時的消遣，就感覺我已全部爲她的風姿和她的神似的表情所佔有了，我的精神也慢慢地興奮到極點，視線模糊了，聽覺紛亂了，呼吸像被刺客的手所扼抑，我的心也跳動着求痛苦感覺的消逝。有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是不是存在，倘然在這時候，我得不到什麼同情，夏綠蒂又不允許我享受以我的眼淚洗她的手的淒涼的慰藉，我便感覺我不得不離她而去，那時或者漫遊田野之間，攀登峻險的懸崖，或者在毫無人跡的叢林中，強穿道路，使我爲荆棘之類所刺傷，在此中我反可獲得一種安慰，有時我橫臥地上，頗覺疲乏，並且口渴欲死；有時在深夜月下，我斜倚着一株林中的古樹，以休息我疲憊的肢體；倘遇我的身體過於疲倦，我便在那邊，一直睡到破曉。啊，偉廉，隱士的穴居，粗布的衣服，茅草的衣帶與我所遭逢的一切比較起來還可以稱爲奢侈與耽溺的！再見吧，我覺得除了墳墓之外，決不能了結我的不幸。

九月三日

我決定去了。謝謝你替我堅定了我動蕩的意旨，偉廉。我想離開她已有兩星期之久。此刻我已決定走了。她已回到市內，這時住在一位朋友家裏。並且亞爾伯——是我決定去了。

九月十日

啊，這是怎樣的一晚呀！偉廉。自今以後，我不會再見她。我能忍受一切了。啊，我爲什麼不能帶着流淚的狂喜，靠伏在你的頭頸上，表示出我心靈的一切情緒？現在我正坐着喘氣，並努力鎮定自己。等到明天日出的時候，所備的馬便可於門前候用了。

她此刻睡得正安靜，想不到她上次見我就是最後的一面。我是很自由了。在兩小時的談話之中，我曾有不臨時放棄我原有的主張的勇氣。啊，偉廉，那次晤談，是何等的有意義啊！

亞爾伯曾經約定在晚飯之後，即到夏綠蒂的花園中，我在栗樹下的層臺上，遠望下落的太陽，——我看太陽沉落到這可愛的山谷和寂靜的河流，這是我最後的一次，以前我曾和夏綠蒂到那地方見過那美麗的景物，現在——我正在那兩旁有樹的可愛的夾道上走來走去。在我認識夏綠蒂以前，有一種神祕的感情，常吸引我到那裏去；我們初交好的時候，知道我們倆都愛那同一的地方，更使我們快樂，這景色確和迷住藝術家的其他事物同樣地可奇。

在栗樹之下，有很廣大的景緻。我記得從前信裏，已經說過，對於在邊旁的高大的橡林，亦曾描述，當風吹來時那夾道便漸呈黑暗，牠的盡頭更有一切神祕而靜寂的美媚。我仍記得我第一次明亮的中午走入黑暗的偏僻之所，一種憂鬱的奇特的感覺把我罩住。我覺得一種神祕的預兆，有一天會成爲我幸福或苦痛的根源。

我在去留的相互交戰的思索之中，已消磨一小時之久，那時我聽得他們走上層臺，便跑過去迎接，當我握住並吻她的手時，我便戰慄起來，我們走到層臺的頂上，見月亮正自茂林的山背上升，我們談了許多事情，在這靜僻的地方，也沒有注意他。夏綠蒂走進臺頂便坐下了。我和亞爾伯坐在她的旁邊，但我情感的激動，不能使我耐心久坐。我立起來，在她面前走來走去，復行坐下。我非常不安，且覺苦惱。夏綠蒂把我們的注意轉到美麗的月光。那月亮的銀白的色彩，滿佈了層臺，在我們面前，以及在栗樹之外，都是這樣。這種景色，很是燦爛，我們所在地四周的黑暗，使這種景色，表現更深切的感動。我們又靜默了一會，夏綠蒂說：「我每在月下走的時候，所有已故的愛友，便又想起來了，於是，我的腦中，充滿樹『死』於『未來』的意念。我們是會再生的，維特啊！」她又堅決而感動地說：「可是我們彼此還會認識嗎？——你以爲怎樣？你將怎樣說法？」

「夏綠蒂！我握住她的雙手，哭着說道：『我們是能再見的，——無論在這裏或在那裏，一定還會相見。』我不能再多說了，偉廉當我們的心靈，充滿慘別的恐怖的時間，她爲什麼還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呢？」

夏綠蒂繼續說：「並且啊！已死的人，曉得我們在這裏做什麼東西嗎？他們曉得我們現在安適而愉快嗎？他們曉得我們掛念他們的無上的情愛嗎？每當夜深寂靜之時，我母親的幽靈，常顯現在我周圍，我有時坐在弟妹當中，他們和我在一起，如以前我和母親在一起一樣。於是，我向天張開我的雙目，渴望她會向下看着我們，並證實我已實現在她臨終時我向她承諾

的任務：做她小孩子的母親。我又帶着強烈的情感喊道：「恕我罷，最親愛的母親呀，恕我，倘使我不能合意地代替你。啊！我已盡我之力了；他們衣食飽暖，且已受更深的撫愛，得更好的教育。親愛的母親呀！如果你可見到我們的你這種安適和睦，你必渴誠地感謝並讚美上帝，在你臨終的時候，你也爲我們的幸福，對他做過同樣熱烈的祈禱。」她自己這樣申說，但是，啊，偉廉對她的言辭，誰有相當的辦法？她的冷淡無情的字句，能傳達精神上神聖的表情嗎？亞爾伯柔和地停止了她的說話。「這使你太動心了，我親愛的夏綠蒂啊！在你這樣的回想中，我知道你的心靈，是很興奮的快樂的，但是我要懇求你——」啊，亞爾伯！她說，「我想你不會忘記那時候晚上我們三人常圍着一張圓桌坐着，我父親不在家中，小孩子們都睡着了，你來時總帶一本書，但不常誦讀，我們談到高貴的人物，總格外高興——那美麗，精良溫柔，而勤勞的母親。祇有上帝知道我怎樣的在夜晚禱告之中，曾帶着眼淚，祈求我能和她一樣！」

我跪在她面前，握住她的腳，千行的淚珠落到牠上面。「夏綠蒂，」我呼着，「上帝祝福你，你母親的魂靈也臨照着你！」啊！我希望你早已認識她！她加緊地握着我的手說道，「她確是一個你值得與她熟識的人呀！我覺得幾乎要發昏了，我從沒有受過這樣的寵讚。她又繼續說道：「然而她的命運竟使她當這青春的年齡即行去世，那時她最小的孩子還沒有半歲。她病的時間很短，然而她竟不期然的死去了。」——她對她的孩子們，尤其是那頂小的最感難受。在她臨終的時候她要我叫他們走到她面前去，我照她的吩咐把他們領過去，那年紀小的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眼前的喪失，年紀大些的卻都覺得很悲哀。他們圍站着病榻之前，她高舉她疲弱的雙手，爲他們祈禱，並挨次吻了他們，於是叫他們走開，和我說，「你做他們的母親罷。」我給她握住我的手。她說：「我的兒，你的負擔很重，母的撫愛和母的養育！由你慈惠的眼淚，我知道你懂得什麼是母親的撫愛，向你的弟妹們表現你的慈愛之心吧，你對你的父親，也要忠實地像一個主婦，從今以後，你就是他的安慰者了。」她問起父親，他因爲要隱匿他難以忍受的悲哀，已走出病室了。——他的心已悲傷得要碎裂了。

——爾伯，你那時也在房內，她聽見有人走動的聲音，便問是誰，並且要你走到她前面，她帶着一付安靜而滿意的神氣，我們表示她相信，我們是能快樂的，相互間的快樂。」亞爾伯俯伏在她的頸上吻着她，呼道：「我們現在已是這樣了，將

來我們也是這樣的。」就是安靜的亞爾伯聽了這話大受感動，我也興奮得難以形容了。

「這樣的人，竟離我們而去，維特偉大的上帝呀！我們一定要和我們在世界認爲親愛的一切離別嗎？關於這點，沒有人感覺得比這些孩子們更深切的。後來他們悲泣了許多時候，並說一個黑人把他們親愛的母親帶走了。」

夏綠蒂站了起來，使我很興奮，但我仍然安坐，握着她的手。「讓我們走吧，」她說，「時候已不早了。」她想縮回她的手，我仍把牠握住。「我們還能會見的，」我呼道，「無論在怎樣的環境之下，我們還能相見的，現在我走了，」我繼續說，「我願意地走了，不過我假使說永遠走了，我也許不能保持我的說話。再會吧，夏綠蒂再會吧，亞爾伯；我們是能再遇的。」「是的，我想，就是明天，」她微笑地答道。

明天我聽了這句話，覺得怎樣底感動啊！當從我手中縮回她的手的時候，她並沒有想到這一點。看她們走出了夾道，我臥倒在地上便大哭了；我又跳起來，跑上層臺，遠望他的白色的衣服在菩提樹蔭之下移動着，她慢慢地走近園門，我伸開我的兩臂，她也不見了。

第二編

一七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我們昨天到這裏，大使有點不舒服，這幾天大概不出門。如果他不是很易怒，不很粗暴，他的病馬上就可好了。我看得十分清楚，上天註定予以我一些嚴重的困苦；但是，勇氣呀！輕舒的心靈，可以忍受一切事物。輕舒的心靈呀！我微笑地尋覓從我筆下寫出來的這幾個字。多有一些「輕舒心地」，便可使我堂堂地做一個幸福的人了。但是有些人能力，雖遠不及我，卻很滿意地對我炫耀。我對我以天賦的才能難道還覺失望嗎？慈愛的上帝呀！我從你護得了能力，你爲什麼不留住我幸福中的一部，而給我一種自信和自滿的意識呢？

但是忍耐呀！一切是會恢復過來的，我鄭重的對你說，我的好友，你的話是不錯的；自從我不得不繼續和他人往來，看他們所做的事以及他們怎樣做法，我已很自滿了。我們是生而這樣的，我們可以自己和他人相比，我們的幸福和災難，多依我們四周之人物而轉移。因此，孤獨最爲危險；我們的想像力，常使我們的幻景，顯現出一列人物的圖形，而我們好像是其中的最卑下者，一切事物似乎總比他們原來爲偉大，一切似乎都超越我們，這是很自然的一種意念；我總覺得我們不完滿，並覺他人所具的許多特長是我們所沒有的，我們所能享受的，也由於他們之賜，依這種說法，我們造成一想像的完美而幸福的人——然而他只存在於我們的想像之中。

可是，如果我們不管缺點和失望，只渴誠地工作，並堅忍地耐着，我們倒覺得雖不免常常轉帆轉舵，但較之他人有風與潮水的助力，反更快的前進；其實，除了和其餘的並駕齊驅，或在競賽之中超過他們之外，便不能有更大的滿意。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在這裏的情形，我覺得慢慢的可以忍耐得多了。我以爲事情忙碌也有一種好處，我所遇到的那些人以及他們各種

的追求，對我生出一種有變化的娛樂。我和C爵士已經結交，我一天天地更敬重他了。他是一位理智健全並富於見識的人，但他雖有比別人高超的見識，他並不因而卑視他人，他總常能以最熱誠的情感與人相交。有一次我有事和他共辦，他表示對我發生興趣。我們說了第一句話之後，他就覺得我們互相了解，他且用一種和別人說話不同的論調與我談論。我對他的坦白和開誠的好意感激不盡。我覺得一個偉大的意志，同情我們，實是一種最大而最純潔的快樂。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不出我之所料，大使確給我了無限的煩悶，他是天下第一等「阿木林」。他做起事來，一步一步地，有老太太婆注重細瑣的脾氣，他是不能使他快慰的，因為他絕不樂意他自己。我喜歡有秩序有精神地做事，等到事情完了，再將牠丟開；但是常常把我的文件退回說：「那是可以的，」但讓我重閱一遍，因為「人每用一較佳的字句或較切當的冠詞去改善文章的作法。」那末，我實在不能忍耐，願意去見鬼了。沒有一個連接詞或一個副動詞應該省略的；他對我所愛用的倒裝句，極端反對，假使我們用語的音調，不合於官書的刻板文章，他就不能明瞭我們的意義。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工作，實在是很可悲哀的一件事。

我和C伯爵的結交，是這種不幸的唯一的補償。他前天和我坦白地說，他對於大使的脾氣，很不歡喜，並且像大使那樣的人，對他自己和旁人都是一種障礙；「但是，」他又說，「一個人也只好像登高山，旅行者的那樣忍耐着，假使這山不在那裏，路程自會便捷而舒適，但是那高山是在那裏了，旅行的人不得不越山而去。」

這位老先生看到伯爵對我格外的要好，使他感覺不舒服，他常乘機和我耳語，談輕視伯爵的話。我自然反對，但那不過使事體鬧大。昨天他向我說了一些暗示伯爵的「空氣」，他說：伯爵是世界的人物，也是做事的好人才；他的氣派是好的。他的寫作是很敏捷的；但和別的有天才的人一樣，沒有真實的學問，「他似乎問我有沒有感覺着這番「空氣」地望着我。但是他的這種宣傳，並沒有產生他所希望的結果；我本來輕視有這種思想和行爲的人，因而我很熱烈地持着反對的態度，答覆他。「伯爵，」我說「是可以敬佩的，論他的品性和才能，都是一樣。我沒有見過一個比他更有豐富學問的人——他實在

是精通各種問題的無窮變化，對尋常事務的細微的地方，又保持着很大的興趣。」這些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便起身告辭，深恐我的忿怒，會被他的荒誕的言論，刺激太甚。

你們對這一切，是要任其咎的，你們拿活動的人生，向我宣說，叫我把這個羈絆套上我的頭頸，假如一些種蔬菜的，挑着他們的五穀，到市出售，所做的工作，並不比我更爲有用，那末讓我在束縛我的划船上，再做十年苦工罷。

啊！卑鄙和厭倦的人，我們在這裏已不幸地目睹了他們怎樣的注意於官階的奢望，可憐可鄙的熱情，完全表現出來！如果有一位女人在此，她招待賓客時，連續地說她的家世和財產，凡是不很熟悉的人，一定以爲她是一個癡婦，她的頭腦，已被階級和財產的虛榮心所變化了；她實在是很可笑的——她不過是這近鄰中一個縣長書記的女兒。我真不知道人爲什麼這樣的看低自己。

一天一天的我更加覺得自己批評他人的愚蠢了；我自己有這樣多的麻煩，我的心靈在這種繼續的煩悶之中，我很高興讓別人走他們自己的路，只要他們予我以同樣的權利。

最刺激我的，就是那產生官階差別的不幸的環境，我很知道階級是必要的，我也覺得我由此得到許多的便利——但是我並不願意這種制度，會成爲我在世上享受暫時幸福的障礙。

最近我認識了B女士，她是一位很和悅的姑娘，在這虛假的人生中，她保持着天真的態度。我們第一次的談話，就使我們互感愉快，當我們分別的時候，我要求她允許我前去拜訪，她用一種很懇切的語調，允許我的要求。我因而很不耐心地希望這愉快的時間，早日到來。她不是這裏的人，但和她的叔母住在這裏。這位老婦的面貌，並不十分悅人。我對她很示尊敬的意，我與她談話得頂多。不到半小時，我就看出她姪女後來所承認的各點；她的叔母，只有很少的財產，她的智識，尤爲疎淺，除了她先人家世之外，並沒有其他可以自滿的東西，除了她高貴的出身之外，沒有什麼保障，除了居住高樓大廈，俯視平民之外，尤沒有什麼快樂的地方。她年輕時候，自然是美滿的，早年時她或許消磨她的光陰於與好些可憐的青年們作種種無聊的把戲；她中年時被一位退職軍官所羈縻，他消磨她的「銅年時代」以爲犧牲她的身體和獨立的報酬。（註）他死之後

她便成爲孀婦，甚感寂寞。她孤單地過着她的「鐵年」。(註)如果沒有她美貌的姪女，她就不會有人去親近的。

一七七二年一月八日

人是什麼東西啊！他們整個的思想，被禮節和客套佔有了，整年地他們犧牲全部的智力和體力，以求寸步的進境，和稍高的位置。這些人不能向別方面尋找職業；他們因爲注意於各種情事，竟把他種重要的事情，忽略去了，前星期，我們作雪車的遊戲，爲了優勝問題的爭執，我們一切的愉快，因而消滅。

一班無智識的人，不知道真正的偉大並不是位置所構成，因爲佔有最高位置的人，很少主持重要的事務。多少國王被大臣們所操縱——多少大臣被祕書們所操縱，在這種情形之下，究竟誰佔最高的位置？看來，他是能識人，並有豐富的精神和才幹利用他人的力量 and 熱情以使他個人計劃之實行的人。

一月二十日

我親愛的夏綠蒂啊，我不得不在這裏寫信給你，這是鄉下旅館內的一間小屋子，我曾在這裏躲過暴風疾雨。當我住在惡濁的D城，——我居於不知不識的人中，——不識不知的人，尤其是有了這種心理——無論在什麼時候，我沒有想到要和你通信；但在這草屋之內，在這休閒寂寥之中，聽着有雪和冰雹打動我格子窗的玻璃，你便第一個充滿我的腦中。我剛進屋，你的模樣，便浮現在我的面前啊，我的夏綠蒂啊，這種神聖的溫柔的記憶，仁慈的天父，使我回復到我們起初交結時的快樂的片刻了。

我親愛的夏綠蒂，我希望你能見我生活於這放蕩的環境中；我的神智是很枯了，然而我的心靈總沒有時候充滿，我享受不着什麼幸福；一切都是空虛的——沒有什麼與我相關。好像我在看木人頭戲，我看見小木人頭活動，我便自問這是不是一種幻覺，我和這些木人頭玩弄，可以說，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有時我握着我鄰人的手，我以爲牠不是肉體的，我就驚惶地把我自己的縮了回來。在晚上我說要鑒賞明晨的日出，但時間已到，我還沒有起來，日間我說要在月下散步，及至月已高升，我還在家裏。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起來，也不知道爲什麼我去睡覺。

鼓舞我的上天已不見了；在深夜朦朧中使我歡悅的在晨間睡眠中使我興起的魔力，都永遠消失了。

只有這裏的一個人是使我開心的。她就是 B 女士。我親愛的夏綠蒂，倘使有人能像你，她就像你。你也許會說：「啊！他已學會吹毛求疵的手段了。」這是有些對的。我近來是很安適了，因為我的環境使我如此。我並且很機警，女人們都說沒有人比我再懂得奉承的。——或者你要說這是虛偽，因為這兩種老是相伴的。現在我應該和你講 B 女士了。她的豐富的熱情，從深藍色的眼中發射出來。她居於她的階級覺得很是煩悶，一點兒也不能滿意。她喜歡離去這種習俗，我們常自己思想隱居鄉村中的一種幽靜生活的幸福；我們也說到你，我親愛的夏綠蒂，因為她知道你，並且敬佩你，她的敬佩的意思，不是勉強而是自願的——她愛你，喜歡聽以你做題目的談話。

啊，我願在你喜愛的小屋中，坐在你的腳下，叫可愛的小孩子們圍着我們玩耍。他們如果和你吵鬧，我可以講些可怕的妖怪故事，給他們聽，他們就可靜靜地注意地走到我的四圍。

美麗的太陽正在下沉，他的最後的光線正照着遮滿鄉野的雪上；暴風雨已經停止，我又要回到我的牢獄去了。再會！——亞爾伯是不是和你在一起？他對你怎樣。我問此語，請上帝恕我！

二月八日

上一禮拜內，天氣最壞，可是對於我倒是一種幸福，因為自從我住在這裏之後，如果天出了太陽，我的光陰，常被一些不速之客胡亂地消磨去了，遇着天雨，降雪，下霜，狂風，我便覺得可賀，因為這樣，在家裏不比在外面壞，在外面也不是及不來在家裏，我倒是很安適了。太陽在早晨出來，表示天氣是很好的，我必喊道：「現在人們又得到一種可以去破壞的天惠了。」他們每每由於沒有知識，沒有能力，而且常依照他們自己的論調和堅決的意志，破壞一切。——健康，名譽，幸福，快樂。我曾好幾次要俯伏我自己以求他們不要這樣堅決地作他們的破壞工作。

二月十七日

我恐怕大使和我不能再繼續在一起了。他實在漸令人難以忍受。他做起事來，非常可笑，每使我不得不表示反對，並按

我自己的辦法做去，於是他認爲我所做的都是很壞，近來他因此向政府告我，部長亦曾加我以斥責——雖是一種婉言然而究是斥責。後來我將進遞辭呈的時候，接到他一封信，我對這信中所昭示的崇偉、高尚、和博大的精神，很敬佩地屈服了。他對我過度的感覺，力爲安慰，並稱讚我的責任心、感動力，以及堅定忍耐的個性，說這些都是我青年銳氣的結果——對於這種衝動，他並不想破壞，不過要把牠節制，使有適度的活動以產生有益的效用。所以我又安靜了一星期，不再和我自己多說了，心靈的滿足與和平多麼寶貴！我願，我的好友，這些珍貴的東西不要很容易地消失。

二月二十日

我願上帝祝福你們，我的好友，願他把他不願給我的那些幸福賜給你們！

我要謝你，亞爾伯，因爲你欺瞞了我；我正等着你們決定婚期的消息，我想在那天，鄭重地從牆上取下夏綠蒂的像片，並把牠和我所有的別的信件藏在一起。你們現在已經結婚了，她的照片仍在這裏好，讓牠留在此地罷！爲什麼不可呢？我知道我仍是你們交際中的一人，我定必仍然無恙地在夏綠蒂的心靈之中，我在她中間，佔有第二個位置，我要把牠保持。啊！假如她忘了這點，我必變爲瘋癲。——亞爾伯，那個意念多麼不幸，再會，亞爾伯——再會，天上的安琪兒——再會，夏綠蒂！

三月十五日

我剛才遇着一件很悲傷的事變，真要我從此離開這裏了。我難以忍耐！一切都完了！這是沒法補救的，你們應該負責，因爲你們催迫我去就不適於我的位置。現在你們和我都各有理由，可以對得住自己了。但是我怕你們又要把這次的情形，歸罪於我躁急的個性。親愛的先生，我寄給你一個簡明的事變紀錄，牠是和真實的史家所敘述的一樣。

那是人所共知的。我已向你提過一百遍，C伯爵歡喜我並器重我的話。昨天晚上，是一班貴人舉行例會的一天，我同他吃飯。以前我從沒有想着這個聚會，也沒有想起我們下級人員不能參加這種交際。好！我同伯爵吃完了飯之後，我們就說大客廳在裏邊，我們一塊兒走來走去，我和他談了一些話，還有一位B上校和我們一起。聚會的間時到了，我正一無所思，來了一位S夫人和她的丈夫以及他們粗暴而詭譎的女兒，小小的腰和扁平的頭頸——帶着傲慢的顏色和一副倨驕的神氣，

他們從我旁邊走過。我既然深恨這種人，我決意走開，等伯爵停止無關重要的閒談後，告辭出去。這時可愛的B女士走了進來。因為我沒有一次遇着她不是真心地歡悅，我便靠着她的椅背，不管別的，留着和她談話。一會兒之後，她似乎有些惶懼，並且在她的安靜態度中，不再和我答講。我因此才想起了「天呀！我和自己說，「她也和其餘的人一樣嗎？」我覺得煩惱，正想退出又復停住，對她的行動頗覺可以原諒；想她決非存心如此，並仍希望從她得着友誼的認識。其餘的賓客都到了。有男爵穿着法郎西士加冕時代的禮服，（註）N法官和他的耳聾夫人。穿着破衣的I君，他的衣服形式古舊，可是所帶的明顯新式的補袖，卻滿佈了全身。我和幾位認識的談話，但他們只是簡略地回答我。我正在留心察看B女士，沒有注意女賓們在客廳的一隅接耳交談，慢慢地男賓們也細談起來，S夫人很激昂地向伯爵提出，（這都是B女士後來對我說的）最後伯爵走過來，同我到窗口去並說：「你是知道我們好笑的慣例的，我看賓客們很不歡喜你在這裏，我無論怎樣不願——」「我要伯爵原諒！」我呼道，「我對這點應該早已想着，但是我想你能原諒我這點疏忽的，我早就要走。」我又加緊地說，「可是我的壞習性，阻留了我，」我遂微笑地鞠躬告別。他在一種表白一切的態度中和我握手。我退出了這個盛會，便跳入一輛馬車，向着M地方前進。我默靜看着太陽落山，並誦讀荷馬集，中那美麗的一章：烏里司受好客的牧人款待。這實在是很快樂的。

傍晚我回家吃飯沒有幾人在飯堂中，他們收起桌布的一邊，做「擲骰子的遊戲。」爲人溫和的A君也在那時走進來；他把帽子放下，見了我之後，便走來和我低聲地說：「你已經遇到一件不快樂的事。」「我嗎？」我呼道：「伯爵叫你離開盛會。」他說：「呀！鬼會！」我說：「我很樂意離開。」他又說：「你到不很介意；我卻很是難受，因爲這個消息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於是我感覺漸漸難過，每個人坐下來，似乎就望着我，每一思念那次的事變，我的心更痛苦起來。

此刻我一聽見我被悲哀憐或見我的仇敵得意地回來，我願能以一把短劍，穿入我的心胸。他們說這是自負者的常事，他常常自大，並假做輕視禮節，認禮節爲一種細微無用的東西。

不管你是怎樣地堅忍，請你教我在他們得勢的時候，有誰能忍耐這些無聊人的譏笑。倘使他們無意識的舉動，毫沒有

理由，無所根據，那末我們才能靜默地忍受着——這就是這樣的！

三月十六日

一切協謀抗我。今天我散步的時候，遇着B女士。我就和她一起走，當我們和她的同伴離開一段路，我表示我覺得她對我改變態度的意念。「啊，維特」她在一種感動的聲調中說，「你是知道我的，什麼你這樣地不了解我的痛苦？自從那天你走進了客廳，我因你而感到何等的難受。我早就看明一切——我要對你說這點已有一百次了。我知道S夫人和T夫人，以及他們的丈夫，思想與其有你在一起，不如他們不參加的好；我知道伯爵不願和他們反對，現在關於此事，我已說得够多了。」「怎樣！」我喊出來，並極力抑住我的感動，因為昨天安德蘭對我說起的一切，又痛苦地想着了。「啊！這已經使我犧牲了好許多！」這可愛的姑娘，已經流淚。我也有不能抑制我自己之勢，情願跪在她的腳下了。「你說罷！」我嚷着。眼淚從她的臉上流下，我也十分慌亂。她把涕淚拭乾，坦白地繼續說：「我的叔母，你是認識的，她也在會場，她對這事有何等的見解！昨夜和今早，維特，我被逼着聽她對我和你往來的一番教訓。我不得不聽你被她斥責和鄙視，我不能——我不敢——多代你申辯。」

她說的一字一句，對我的心是一把利刃。她並不覺得對我不說這些話倒是一種慈惠！此外，她又和我說這一切的無聊會傳播出去；心懷惡意的人，會感覺怎樣地得意；他們對我這次因驕傲而受的懲戒和因不尊敬別人而受的屈辱，會如何的快慰！因這種種，我久已被他們譴責了。偉廉，她用這樣誠懇和同情的聲調，敘說一切，使我的情感興奮了，我現在仍是極端的刺激。我希望我能找着一個對此事譏笑我的人。我會因憤怒而殺死他已有一百回了。他的血也許可以做我憤怒中的救藥。我握着利劍，想把這苦悶的心靈舒服一下。生物學家說：馬在長途激熱和疲乏的時候，每用牙齒嚼破血管，以使呼吸較為自如。我常常想，友開一條血管，俾獲永久的自由。

三月二十四日

我已向政府進遞辭職呈文，希望能夠准予離去，並希望你會恕我，事前未和你商量，我離開這裏勢所必然，我知道你會

勸我留在此地。所以——請你向我母親婉達此訊。我不能爲自己做事，那末我怎能幫助人家呢？我自己斷絕將來可以先做參贊後升公使的前程，不望前進迫，向後退是一定要使她傷心的。無論你們怎樣議論，勸我留下——我一定要走了；這已經够了。但是我到那裏，你們不能不明白，我可以對你說某親王是在這裏。他極願與我同遊，知道我要辭職，他已邀我到他的別墅，和他同過春天。我完全可以自出主意，我們對各種問題既取一致態度，我便要試驗我的命運，同他一路去了。

四月十九日

謝謝你給我的兩封信。我遲遲未覆並保留此信，直到我收到政府的回示。我怕我母親會向部長請求駁回我的意旨。但現在我的請求已經邀准——我的辭呈已批准了。我不願再提此次的准予辭職，是怎樣的勉強，也不再說部長怎樣寫信給我；你對這點祇有引起悲傷而已。親王贈我金幣二十五元，這種好意，實在使我感激流涕。因此我用不着新近我向母親請求的款項了。

五月五日

我明晨離此，我的故鄉距馬路祇有六英里，我想回去看看，並使我回復到我童年時代的幸福之夢。我將再走進往日我和母親走出來的那道門；我的母親在我父親逝世之後，便離開那可愛的住處，在你們蕭條的市內深居簡出。再會，好友；我的經歷，你以後可以知道的。

五月九日

我曾抱着朝山進香者的一切虔誠，去參詣我的故鄉，並經歷了許多不能預料的情況。我走近高大的榆樹，離村不到一里路，便下馬車，讓牠先去，我獨自步行，自然地領略我追憶中的全部快樂。我立在那株榆樹底下，牠就是我昔日散步的最終點和目的地。以前的景色已經有些改變了，那日，在不知不覺的快樂中，我追慕我未曾領略的世界，我希望從牠可以獲得我所希望的各種歡樂，然而現在已從廣大的世界回頭，啊！好友，許多失望和失敗的計劃，我已遇到了！

我遠覽我面前的蜿蜒起伏的高山，我覺得以前牠們會好多次做過我高大願望的對象。在那裏我常坐了許多時間望

着他們，很高興地在樹蔭底下走來走去——徜徉於溪谷之間，那便是遙望中的可喜可愛的景物。當我娛樂時間已過，假期已滿的時候，我便離開這美麗的處所，是何等流連，我覺得非常難捨！我走近村莊——所有出名的老別墅和花園又在眼前了。我不愛那些新造的，以及一切他種改革。我走進村莊，一切過去的感覺又發現了。好友，我不能詳細地申說這些美媚的感覺，因為敘述起來，牠們反變為乾燥無味了。我曾有意住在我們鄰近舊屋內的市場。我方才走進去，便看見我們幼年時一位女教員的那所校舍已改成店舖。我憶及當時在那禁錮中所經歷的煩悶，痛苦，涕淚以及心靈的抑鬱。一步一趨都生出特殊的印象。聖地中的參詣者也遇不着這樣多的重要聖蹟，使他熱烈地追憶，他的心靈也絕不易受到更大的虔誠的感動。一件事可以為例：我從沿河的道路，走到農場那邊，從前我很愛這樣散步，我走到我們幼年時常常削水片的那地方便停止了。我很清楚地能回念我以前怎樣的常注視這流水的方向，以研究的熱情，假設了許多水流經過各地的意想；然而我的想像不久便沒有了，水依然向前流去，直至我的幻覺因我遠望不可見的地方，恍惚而止。好友，確是這樣如是快樂，如有涯，原是我們古人的意念。他們的情感和詩意是活潑得和兒童時代一般。當烏里司說到難以測量的大海和遠望無邊的大地，他的用語，是真實的，自然的，感動的而又神祕的。我們已和小學生一樣知道地球是圓的，這有什麼重要呢？人需要樂生的土地，本屬微小，他的最後的安息所，更是微渺了。

現在我和親王住在他的獵莊。和他在一起，很覺愉快。他是誠實無虛的。但是在他的左右，卻有許多怪人，我對他們簡直莫明其妙。他們沒有壞心思，然而他們也沒有真真正正人士的態度。有時我故意以他們為誠實，可是我總不能信任他們。這又使我難過了，至於親王常只憑傳聞口說的來議論，並常抱着他人已經發表過的同一的見地。

他尊重我的學識與才能比我的心靈更甚，而我自己卻相反。心靈是一切的泉源，是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幸福。我們的禍患的泉源，我所有的一切學問，任何人都能修養而得，然而我的心靈是我所獨有的。

五月二十五日

我曾擬有一種計劃，在這事成功之前，我本不欲和你說；現在這事已經失敗，我就可以和你提一提：我早已想去從軍，這

實在就是我跟親王來到這裏的最大原因，因為他是——軍的司令。有一次我們一塊兒散步，我便對他發表我的計劃。他表示反對，倘使不聽他的理由，那實在就會變成狂妄了。

六月十一日

無論你怎樣說，我是不能再留在這裏了。爲什麼我還不走呢？我已經很厭倦了。親王對我是再仁慈寬大沒有的，可是我自己仍感不安。實在，沒有一樁事在我們兩人之間是可以認爲共同的或相等的。他是有理解的人，但頗平凡。他的談話所給我的興趣，沒有我從書本中探得的那樣多。我在這裏還有一禮拜，以後我又要過我旅行的生活了。我自到此以來對繪畫最爲得意。親王對藝術頗有興趣，如果他的思想不拘泥於死板的規律，和藝術上的標準，他便會進步。有時我正用一種想像熱烈地，發爲藝術和自然的表現，他忽然拿學者的意見來議論，並隨意地引用一些藝術上的術語，我真不能忍受。

六月十六日

我又做全世界的遨遊者和旅行家了。然而你們又是什麼呢？

六月十八日

我到什麼地方去，我一定會向你說的。我住在這裏還須有兩星期之久，所以我想去參觀某地礦區。但我此刻正在欺騙自己。事實是，我想再去和夏綠蒂接近——這就是一切。我自己笑我自己心中的計議，但我服從我心的指揮。

七月二十九日

不！這已好了！——一切都好了！我的丈夫啊，上帝呀！你是給我生存者，倘使你已經給我這種幸福，我整個的人生就會成爲一個永長的感謝節！然而我不願埋怨天和人——恕我的眼淚；恕我無結果的希求。她——我的妻啊，這種擁抱最親愛的天人的意念！——親愛的偉廉，只要想及亞爾伯伸張他的雙臂擁抱她的細腰，我的全身都感覺震顫了。

我應該直說嗎？爲什麼我不應該？她和我同居會比他更覺幸福！亞爾伯是不能滿足這種情愛的。他缺乏感覺性，他缺乏——總之，他們並不心心相應，好友，我好多次在誦讀有趣的書籍時，我的心和夏綠蒂的好像契合，還有好多次，我們的博

緒爲虛構的故事所表露，我便感到我們兩人是生而成雙的！然而偉廉，他全部愛她；這樣的愛慕原沒有什麼不值得呢？我不斷地被一種繁擾的訪問所纏。我已揩乾眼淚並鎮定我的意志再會罷，我最好的朋友啊。

八月四日

我並非獨一的不幸人！不論何人都是在他們的希望之中遭逢失望，受到欺罔！我會去訪晤菩提樹下的舊友，那位前信提及的賢婦人。她的長男出來迎接，他的歡樂的高呼，喊出了他的母親，但她有一種很幽鬱的神氣。她第一句就說：「好苦呀！先生，我的小約翰已死了。」約翰是她的最小的孩子。我聽了沒有說話。「我的丈夫已從瑞士回來，倘然沒有一些慈善家幫他的忙，他一定要乞而歸。他在途中得着熱病。」我沒有話回答，祇給那小孩子一點東西，她要我吃些水菓；我答應了，並悲哀地離開那裏。

八月二十一日

我的情緒變化不停。有時我似乎有一種幸福的希望，但是，可憐！這不過是一剎那的事；有時我似乎在睡夢中她中不知不覺，我便不禁自說道：「假如亞爾伯是死了？——是，她會變爲——而我會是——」這樣我便有一種妄想，直至牠引我走到懸崖絕壁的邊際，我因而又起戰慄。我走經我第一次到夏綠蒂家中，所遇的那扇村門走着那曾經走過的道路，我的心便消沉在各種變化中了，所見的一切都已變更。我的情緒，我的心靈的衝動全不一樣了。我的感覺，和已死的王子一樣，他的靈魂會蒞臨在他黃金時代所造的那座遺留給他愛子的奢靡壯麗的宮殿；然而他必感覺他的光榮已經消滅，往日的樂園，已變爲廢墟了。

九月三日

我有時不知道她怎能愛上另一人，她怎敢愛上另一人；同時我在世界上沒有像愛她那樣傾心地愛過一個人，我只認識她，而且除她之外在這世界上就沒有別的財寶。

九月四日

的確這樣！天時既呈秋色，我和我四周的一切也具有秋的气象了。樹葉是色黃而凋零，鄰近的樹木簌葉已落。你記得在我剛到此地所給你的信中提及的那個小農夫嗎？我最近已在瓦爾海罕間起過他。他們說他的生意已被停歇，現在沒有人理他。昨天我到鄰村去，在路上遇見他。我和他談話，他告訴我他的事。使我十分有興，我向你再說一遍，你就可明白了。但是爲什麼我要煩擾你呢？爲什麼我不將我的一切煩悶隱藏起來呢？爲什麼我不斷地使你可憐我辱罵我呢？然而並不要緊，這不過我命運中的一部分罷了。

以前，這小農夫帶有一種抑制的害臊般的憂鬱態度，回答我的詢問；但後來我們漸互相了解，他說話時，便很爽快了，且坦白地自己承認他的過失，痛言他的不幸。好友，我願能將他的言詞準確地描寫出來。他歡樂地，追憶着說，在我走開以後，他對女主人的熱情，逐漸濃厚，後來他簡直不知道他做的是什麼事，他說的是什麼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睡；他感到一種氣悶的意味，他不知不覺地違抗一切指揮，忘掉一切命令；他好像爲惡魔所追尋，最後有一天，他見女主人進入晚餐廳，便跟她進去，也可以說他被她吸引而去。因爲她不睬他的請求，他便施以暴行。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但他呼着上帝證明他對她的意思是尊重的，並且他除了誠意地希望和她結婚並一塊兒度日之外，並無其他的欲望。他說到這點，漸漸含糊，似乎有些事他沒有勇氣說出，後來他羞愧地自承她和他的親密以及她允許他種種放肆的行爲。他說這番話，停頓了兩三回，並且很熱誠地和我說他沒有一點要糟蹋她的意思，因爲他仍然真實地愛她，而且一切經過的情形，他從未洩漏過一字一句，現在他對我說，乃是要使我相信他並不喪心病狂。那末，好友，我要開始那我常常使用的老調。假使我能把從前和現在的他，描寫出來——只要我能把他的語句真確地寫出來，你就會對他的命運表示同情。但是够了，你是知道我的不幸和我的個性的，你定能容易地看出我對不幸人所引起的一種同情，尤其是對我上面所說的他。

把這信細讀了二遍，我知道我遺漏了這事的結局，但這是容易補充的。她被她的兄弟所挑唆，對他變爲冷淡；她的兄弟早就討厭他，希望把他逐出去，怕他的姐姐的第二次嫁人會使他的兒女失去豐富的資財，因爲她是沒有兒女的，結果他被驅逐了，但這事引起很多誹語，致使女主人不敢讓他回去。她便僱用了另一個僕役，有人說她的兄弟對他仍是不滿，她或者

也有意嫁他；但是祕密告我的我和我鄭重地說，他誓不以此結局了此殘生。

這故事既不誇大又不鋪張，實因我要使用比較文雅的辭句，故在敘述中，說得並不過分。

這種戀慕，這種忠實，這種熱情，絕不是詩意的虛構，在我們所謂粗野的未受教育的這種人的階級之中，確實有最偉大的純潔。

我們是有知識的人，決不引人入邪，但我要求你用心地讀一讀這故事。我今天心緒很是平靜，因為我正從事於這敘述的工作；你看在我的筆墨中，我沒有平常那樣的激烈。讀了再讀吧，偉廉，這就是你朋友的故事。我的命運也這樣了，將來也要如此；可是我沒有那可憐人那樣的勇氣，那樣的堅決，將他和我自己比較起來，我便感覺不舒了。

九月五日

夏綠蒂寫了一封信，給她的丈夫，他因為有事被派到鄉下去。開頭便寫：「我最親愛的愛，快些回來吧；我帶着萬千的歡樂等候你。」一位朋友又帶一個口信來，他因為某種原因不能即刻回來。夏綠蒂的信沒有付郵，當晚我看見了，讀了牠之後，便覺可笑，她問我為什麼。「想像力是何等的一種天賦之寶！」我喊着，「我幻想這是寫給我的！」她便感覺有些不樂意的樣子，我也無言可說了。

九月六日

去脫下我第一次穿了和夏綠蒂跳舞的那件青色上衣，實使我受多大的犧牲。（註）但是我真不能再穿了。可是我已定做了一套新的，領襟和袖口，完全和舊的一樣，我也做了同樣的新背心和禪子。

可是這對我不能發生同樣的意味。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但是我希望遲早會多愛牠一點。

九月十二日

她去接她的丈夫，已好幾天不在家了。今天我去訪她，她起來迎接，我很溫柔地吻了她的手。

一隻金絲鳥從鏡子上飛來，停在她的肩上。「這兒是一位新朋友，」她說，她把牠放在她的手上，「牠是送給小孩們的

禮物，我覺得非常可愛！看罷！我喂牠的時候，牠總張開牠的翅膀，前來啄食，牠也會吻我——看啊！」

她把鳥兒送到牠的嘴邊，牠很熱心地擁進牠的香唇，似乎表示享受極端的艷福。

「牠也要吻你呢！」她說着，並就把鳥兒送過來。牠的小喙從牠的嘴轉向到我的嘴，這種可喜的感覺，好像是最高度體福的前導。

「只吻一次，似乎不能滿足牠的慾望。」我說，「牠要食物，並表示不夠受人撫愛而失望似的。」

「但是牠是從我嘴裏啄食的，」牠繼續說着，便伸出了牠含着食物的嘴唇向着牠，並帶有一切美媚地微笑着，允許牠分受牠的一種天真爛漫的撫愛。

我覺得牠不應該這樣做，所以我回過頭去，牠不應以神聖、天真和幸福的表現，激動我的幻覺，也不應驚醒我正在夢想人生是毫無價值的心靈，然而爲什麼不當呢？因爲她知道我是很愛牠的。

九月十五日

偉廉，想起人們不能欣賞人生中具有真價值的東西，實使我傷心。你記得在 S——地方的那棵胡桃樹，以前我去拜訪可敬的老牧師的時候，常和夏綠蒂在牠底下休息，我覺得我能觀賞那些繁茂的樹木，已使我滿心歡樂。牠們茂盛的枝幹，很美麗的點綴着牧師住宅的庭院。我們對於手植這樹的老牧師的追憶，是何等愉快有趣。學校的教師，常提及他的姓名。他是從他的祖父遺傳下來的。他必是一位很好的人，而且在那些年久的樹蔭之下，每次憶念他，總使我羨慕。那位教師昨天帶着淚珠，對我說那些古樹已被砍去的確，牠們已被砍倒了！在我暴怒中，我願能早日殺去那砍樹的爲首者。我一定會這樣！我的院中，倘使有兩株同樣的樹，一株因年老而死，我確會悲哀地痛哭起來。但是大家對此不幸起不平之鳴，倒是一種慰藉。我希望這牧師的妻子，不久會因村農停止他們的餽贈，使她知道近鄰的情感上受了重大的創痛。這就是她做的事——現在牧師的妻子（我們的舊牧師已經死去了）她是一個高大的女病人。她輕視世界那是對的，因爲這整個的世界也看不起她。這病婦冒充是有學問的，假做研究聖經，贊助耶穌教國的革新道德的和嚴酷的，一提到拉伐脫爾（註）的狂熱，便聳起她的兩

肩。她的身體已不健康了，這使她不能享受世上任何的樂趣。祇要有這樣的一個東西，便可砍伐我的胡桃了！我對此事毫不寬容。她砍伐的理由是：落下的樹葉使庭院不潔而又潮濕，枝幹妨害光線的透入，小孩們常擲石打下，成熟的果子；在她研究堪尼考脫（註）賽母勒爾（註）和米西立司（註）的困難問題的當兒，所有種種喧擾衝動她的腦筋，妨害她的深慮。我知道這教區的全體，尤其是年老的人，對她都不滿意，我便問：「爲什麼他們容許呢？」「啊，先生，」他們答道，「村長有令，我們可憐的農人能說什麼呢？」但是有一件事很好，村長和牧師——有一次他想藉着他妻子的放蕩性得到些利益——都想均分這些樹。稅局得了報告，便向這樹木所在地重申前議，把牠們賣給最好的主顧。牠們依然橫陳那邊。如果我是統治的人，我可以知道怎樣把牠們——牧師，村長和稅局——處置起來，我說統治者嗎？我倘是統治者，我便很少注意村內的樹木了。

十月十日

我只要看見她黑漆的眼睛，已經覺得是幸福了！使我傷心的，是亞爾伯沒有他希望的那樣幸福。——希望是——我必須希望——假如——我本不歡喜這種停頓符號，但是在這裏我不能用別種方法去表示我自己；或許所說的已很明白了。

十月十二日

我覺得我西埃（註）勝於荷馬。這些名詩人所引我到的是怎樣的一種世界！走在月白微光下的無路之野，狂風之中，我們見到古人的精靈，從高山頂上，怒潮之中，我們聽得他們發自深處的哀音，聽得正在墓前草地上喘息地哀歎着所愛慕的英雄的少女的悲傷哭泣。我碰到白髮的詩人，在山谷之中，追尋他先人的足跡，可憐他只覺得他們的墳墓！他默察着沉落大海浪滔下的暗淡的月色，過去的追憶，感動了這勇士的心頭，——過去的危難，激起他的義勇；一輪明月，照着他滿載戰利品而凱旋的船舶。我在他的神態中，了解他深切的悲傷，我看他的光榮，將沉淪到深墓之內，他對於那時與他親愛的死者聚會，表示一種新而且深的快感，他望着不久將遮掩他的黃土和深草，高呼道：「遊人會來的，曾企慕我的遊人會來的，並且會問，詩人在那裏，——芬戈（註）的有名的兒子在那裏？他會走遍我的墓地，但尋不着我！」啊，好友，我願我立刻能像一位高貴而忠實的武士，拔出我的利劍，從人生的痛苦之中，救起王子，我則任我的靈魂，追隨我親自解放的「半神」而去。

十月十九日

空虛——這可怕的空虛，是在我心胸之中，真可憐啊！有時我想，我如能有一次——只有一次，把她壓住我的心頭，這可怕的空虛，便會消滅了。

十月二十六日

是的，我相信，好友，慢慢的我更相信不論什麼生物，存在於世界上，是沒有什麼希奇的。夏綠蒂有一位朋友來訪她，我退到旁邊屋裏，拿起一本書想讀牠，但不能讀下去，我便坐下來寫字。我聽得她們談話。她們談些平常的問題和市內的傳聞。某人要結婚了，某人病了，病得很重了，——她傷風，她的面孔也消瘦了，她忽然中風了。「N」也很不適，夏綠蒂說，「他的四肢已呈浮腫之像。」那個朋友答道。我的想像力，馬上使我想病人，的牀褥，我想他們正帶着痛苦和恐怖的煩悶，向死神奮進。可是這兩位女人非常平談地談論這些事，比起一個談到路人的死亡，沒有多少分別。我回望我所在的屋內，——看見夏綠蒂的衣服，掛在我面前，亞爾伯的文件，和一切傢具，以及其他物件，都是我常見的，就是我所用的墨水架也在其內——我便思想我和這一家究有什麼關係。我的朋友尊重我，我亦努力增進他們的幸福，沒有他們我的心靈似乎不能活動；然而——如果我死了，如果我脫離了這團體，他們會怎樣感覺呢？——他們會感覺我的喪失對他們的損失能有多久呢？多久，這確是人的弱點，有些地方他在他愛慕者的記憶中心靈中留有最强烈的印象，在同一的地方，他一定也會毀滅，而且很快地消失。我每思及能使我們互通心情的是多麼少見，沒有人能給我那生來未獲的興味，情愛，快樂，和安慰。而我的心靈中，雖富有最活潑的情緒亦不能使缺乏這種溫情的人得到幸福。我真煩悶得要心胸破裂了。

十月二十七日晚

我有這許多，但我對她的愛把我們所有的都吞沒了，我所有的這樣多，可是沒有她，我的一切也沒有了。

十月三十日

我幾乎擁抱她，已有幾百次了。天啊！看這尤物一再在我的面前經過，然而不敢接觸她，這是何等的痛苦啊！接觸是人類

的大本性。小孩子無論見了什麼東西，不馬上去接觸嗎？可是我呢！

十一月三日

那真天曉得！我好幾次躺在牀上，願意也可說希望我從此不再醒了！及到清晨，張開兩眼，望見初出的太陽，就覺不幸了。假使我糊思亂想，我會因不滿意而痛罵天時，痛罵朋友，或痛罵失敗的計劃，這樣或許可以減些這無以忍受的痛苦的重負，然而，可憐！我覺得太可憐了。我是自己痛苦的唯一泉源，我不是嗎？其實我的心胸含有一切煩悶之本，就因為以前在牠中間寓有一切愉快之根。我不是受過極端快樂的人嗎？他到處遇見樂園，全部的心靈，向光明的世界進展。然而如今此心已消逝了，沒有情緒能使牠復活；我的眼睛已經乾枯，我的感官，已能因涕淚的感動而再起，因之我的理智，衰敗毀滅，我因消失了人生唯一的魔力，痛苦非常！創造我周圍世界之神聖的活動力，已不再見了。當我向窗外遠望高山，見朝日自山中上升，照着清靜，無聲中的四郊，同時柔緩的河流，輕慢地圍繞着落葉的柳樹；光明的大自然在我面前，顯出她美的全部，她的奇特的景色，也不能使我枯萎的心靈感覺快樂；我於是覺得在這片刻中好似一個懺悔者冷酷地不知不覺地立在天父之前。我便常常跪倒地上，懇求上帝賜我一些眼淚的幸福，好像農人在苦旱之中，祈求上天的甘霖降下來潤澤他乾枯的田禾。

但是我覺得我們雖誠懇地祈禱，上天總不賜予需要的陽光和時雨。啊，關於以往的一切回憶，使我更加痛苦了，當日爲什麼那樣幸福呢？因爲我忍耐地等候着上帝的福佑，而且帶有出自內心的感謝的誠意，接受他的賜與。

十一月八日

夏綠蒂很柔和地好心斥責我的「不節制」。最近我比平常更喜喝酒了，「不要喝了！」夏綠蒂說，「想想夏綠蒂！」「想着你！」我答道，「對你這樣的勸告還不領情嗎？——難道我自來就不想着你嗎？我非特想着你，而且我的心靈已被你佔有了，就是今晨罷，我正坐在前幾天你從馬車上下來的那地方，並且——」她立刻改換了談話的方向，不要我再說下去。好友，我的精力是已完全毀損了；她要怎樣便怎樣。

十一月十五日

我謝謝你，偉廉，謝謝你誠意的同情和卓越的忠告，我請你安心。任我受苦罷。我雖不幸，尚有支撐力量。我對宗教很是尊敬，——那是你知道的。我覺得宗教能增加弱者的力量，給苦痛者以安慰；但是牠一樣地感動人嗎？在這廣大的天地間，你可以看出千萬人從未來有宗教的信心，還有許多人，不論他們有沒有聽過講演，且不信宗教的存在；那末牠能對我存在嗎？上帝的兒子，耶穌不是已經說過人們都是他的嗎？他們是上帝給他的嗎？我已爲他的嗎？倘使上帝自己要留着我，依我心所思，那末，將怎麼樣？我求你對這點不要誤解。不要從我坦白善意的字句中，造出嘲笑的意義，我在你面前，披露我整個的心思，否則，我寧願緘默了；然而我用不到對這沒有多少人比我自己懂得稍多的問題，不敢說話。什麼是人的命運？牠不過是痛苦的度量，和苦酒的杯子罷了。假使那隻人造的杯子，已向上天證明是苦的，我爲什麼定要說牠是甜美的呢？當我整個的人生，在存與毀滅之間戰慄，電光般的追憶，顯示出未來的黑暗，每一事物都在我四周消滅，而全部的世界也須幻滅的，可懼的時候，我爲什麼還要畏懼爲羞愧呢？這不是一個受到無可救濟的壓迫者（指耶穌）在將陷入難免的毀滅時，深深地歎息自己不充足的能力嗎？——「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爲什麼不管我呢？」我還以發出這種聲調爲可恥嗎？耶穌把上帝佈置得像一件衣服，尙要說這種話，我還不應該對這種恐怖的光景戰慄嗎？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她不知不覺，正預備一種使我們倆同歸於盡的毒物；而我則痛飲這毀滅我的酒。她的溫和的表情有什麼意義？——她常常——常常——不，不是常常，有時她對着我看，——當她喜悅地聽我說話時，常流露出一種自然的情緒和因我的不幸而外顯的一種溫柔的憐情。

昨天我們離別的時候，她拉着我說道：「再會，親愛的維特！」——這是她第一次叫我「親愛的」；這個聲音已深印我的心靈。我曾重說了一百遍，昨天睡覺的時候，我自言自語了好一會兒，忽兒又說：「睡罷，親愛的維特！」我回想起來，不禁發笑。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找不到力量，來和她斷絕，因爲她似乎是我的。我又不能祈求把她給我，因爲她是別人的。在這兩難中，我假裝快樂，如

果我有功夫，我將作應答的禱告。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她知道我難過。今天早晨她對我的—看，刺入我的中心，我見她獨自一人，不言不語地望著我。我看見她臉上的美態和天賦的熱情，——這些已成幻影了。但一種尤為動情的表示使我感觸，——最深切同情的與最溫良憐惜的容態，我為什麼不跪倒在她的腳下呢？我為什麼不敢擁抱着吻她呢？她藉着鋼琴以為迴避，她用低微悅耳的歌聲，伴着愉快音樂的演奏。她的雙唇，從沒有顯示過這樣的可愛；牠們好像專誠張開來吸收樂器中發出的悅耳聲，再從她可愛的櫻口中，回應出美善的聲浪。啊！誰能表演出我的情感來！我已完全屈服了，我不禁跪下來誓說：「美麗芬芳的雙唇啊！天使保護你，我絕不再以—吻來污辱你了。」然而，好友，我願——但我的心，因疑惑不決而感覺不適。——我只要能夠享受些快樂，然後赴死以贖罪。這是何等的罪孽呢？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常常和自己說：「你一個人不幸，他人都是幸福的，——沒有像你那樣的挫折多！」於是我讀幾首古代的詩，我似乎了解我的心靈了。我要忍受這許多！在我以前的人也像我這樣的不幸嗎？

十一月三十日

我真要發狂了！我何論走到什麼地方，總有些天定的災禍來煩擾我。就以今天而論罷，——可憐的命運！可憐的人性！未吃午飯之前，因為我胃口不暢，我在河邊散步。覺得四周的東西，都是很淒涼的，寒濕的東風，來自山上，密層層烏黑的煙雲，遮蔽曠野。遠在前面我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他尋找草木似的徘徊於山林之間。當我走近去的時候，他聽到我的腳步聲，回頭看我，他的容貌，非常有趣，深深的憂悶，表現濃厚的慈性，形成了他臉上主要的特色。長而黑的頭髮，分散在肩上。因為他的衣服，有下級社會身分的表示，我想如果詢問他，他也不會見怪，所以我問他尋什麼東西，他悲歎地答復我說他正尋找鮮花，可是還沒有找到。「但這不是花季，」我微笑地回答他。「啊，花是有的。」他說着，並走過來，「在我園內，有兩種玫瑰花，

兩種冬季花；一種是我父親給我的；牠們生得有野草般的繁盛，這兩天我找不到牠們了。這兒上面有許多花，黃的，藍的，和紅的都有，龍膽草也開得很美麗的花，但我都沒有找到。我看他的態度古怪，所以很冷淡地問他找花有什麼用處。一種奇特的笑形，顯現在他的臉上。他將指尖伸入口內表示希望我不要洩漏他的祕密，並對我說他已答應他的情人，繫一個花球。「那是好的，」我說。「啊！」他答道，「她也有許多別的東西，她是很富裕的。」然而，「我又說，」她愛你的花球。「啊，她還有珍珠寶貝！」他高聲說着。我問她是那一個。「假使州政府把錢還我，」他又說，「我會變為一個絕不相同的人了。可憐！我曾經過一段很幸福的時期，但那是已成過去了，我現在是——」他向天高仰他流淚的雙眼。「你以往曾一度很快樂嗎？」我說。「是，哦，我願現在仍能這樣！那時我確是最愉快，最滿足的。」他回答說。一位老太太朝我們走來，喊道，「亨利，亨利！你在那裏？我們正在找你，來吃飯罷。」「這是你的兒子嗎？」我走到她那邊，問道。「是的，」她答，「他是我可憐的不幸的兒子。上帝給我那樣的苦楚！」我問他是不是早已這樣。她答道：「他這樣的安靜，已有半年了，我感謝老天，因為現在他已全愈了；他曾有一年很瘋狂的，鎖在瘋人院裏。現在他不打人了，但談話起來，除了皇帝皇后之外，不說別的。他從前是一個很和善的青年，助我理家；他能作很好的書法，但是他忽然心中煩悶，身患熱病，漸覺昏迷，現在就是這樣。假使我和你說，先生——」我打斷她的話，問他覺得滿意的一度幸福是在什麼時候。「可憐的孩子！」她帶着憐憫的微笑喊道，「他指着他在完全發狂的時候——那時候他還繼續的感覺遺憾——他住在瘋人院中什麼事都不知道。」我頗覺驚惶；便把一塊錢放在她手中，並馬上走開。

「那時你是幸福的！」在我急於回市時喊着說，「你那時是最愉快滿意嗎！天呀！這是人的命運嗎？他唯一幸福的時候，是在他得到理智之前，還是在他失去之後呢？你真不幸！然而我羨慕你的命運——我羨慕這種誘惑，你做了犧牲的誘惑。你歡樂地到外面去為你的情人找鮮花，——在寒冷的冬季中——你在找不到的時候，便悲傷起來，並且還不知道鮮花為什麼不開。但是，我快樂地，懷喪地徘徊着，仍和我來時一樣的回去。你想你將成爲一個怎樣的人，假使州政府償還你的錢。幸福的人！誰能說你的不幸是由於一種物質的原因呢？你不知道，你沒有想到，在你自己昏亂的心中，不健全的腦部，寓有痛苦

的源泉，就是全世界的君王也不能救濟這種痛苦的。

真該死！他嘲笑爲身體健康的增進而旅行到遠處溫泉的病人說，在那地方病人會轉變病狀的增重，與死戀的更苦，他或者對一個煩惱的懺悔者，表示歡躍，那懺悔者，爲安慰良心減少災難，到聖墓去舉行參拜，在高低不平 and 未經足跡的道路上前進，擦傷他創痛的兩足，這對於他煩惱的靈魂是一滴鎮痛劑，而許久疲乏的行程，每使他懊喪的中心，得到一夜的安慰。你能說這是狂熱嗎？你們這班好說大言者！狂熱啊，上帝請你看我的眼淚！你已給我們一些苦痛了，我們還須有我們的同胞在你的愛和慈悲之中，來侵害我們，剝奪你賜與我們的安慰和信任嗎？我們相信藥草和葡萄酒的效力，沒有一樣不是對你的一種信仰，四周的一切，都由你獲得解救和復生的力。天父啊！我此刻不認識你——以往你常充滿我的靈魂，但你現在對我避而不見——叫我回到你那邊罷！不要再閉口無言了！你的靜默，不會停止我的渴望，你的一片熱誠，有那一位爲父的要怒斥他兒子的忽而回來並抱着他的頭頸，呼道：「父親！我又在這裏了！倘使我曾預算過我的行程，而在規定的日期前回來，要請你恕我！這世界是到處相同的，——一幕一幕，勞碌，辛勤，快樂，報償；然而這些於我有什麼用處呢？我的幸福只在你的所在地；當你的面，我無論受苦，或享樂，沒有不滿意的。天父呀！你要從你的面前，逐出這個兒子嗎？」

十二月一日

偉廉，在前次信裏，我和你說的那個人——那人在他的不幸中很是可佩，——是夏綠蒂父親的書記，他對她隱抱着熱情，但最後終於不幸地被停歇他的職業。他也因此瘋狂了。當你讀了這簡短的敘說，請想一想這個情形，使我多麼感動。不過這是亞爾伯向我說的，他敘述時，非常鎮定，或許和你誦讀時，有同一的情況。

十二月四日

我請你留意。我的希望已沒有了。我不能再支持這情況了！今天我坐在夏綠蒂身邊，她彈着鋼琴，發出一種接連的悅耳聲調，覺得有無限熱情的表露！她的小妹妹，在我膝上，拿着玩具！我覺得心酸。我專心俯視，她的結婚戒指，眼淚便流下了。她立刻彈出常使我銷魂的那可愛的神聖的古調。聽了這段古樂，便覺得已往的追憶，使我安慰，同時我也想起我到現在還忍受

着的一切煩悶和失望。我在這屋內很輕快地走着，我的心，便受痛苦情感的震動。後來，我走到她面前緊急地呼道：「天呀！不要再彈這個調子罷！」她不彈了，並向着我看。她帶有深印我心的甜笑說着：「維特，你是病了；你愛吃的東西也要變爲無味了。回去罷！我求你極力把你自己安定起來。」我便離她而去。上帝，你看見我所遭的苦痛，你能把牠們解除嗎？

十二月六日

她的影子，常圍繞着我！無論醒着或睡着，她總充滿我的心！只要我把眼睛闔閉——這兒——在我的視神經集中處的腦部，她黑色的眼睛便深深地印入了。在這裏——我不知道應如何描寫——我如果閉上了眼，她的雙瞳立刻就顯現在我的面前，似乎一個黑漆的深淵把我全部的感覺佔有了。

那自稱爲半神的，是怎麼的人？他的力量在他極端需要的時候不是也缺乏嗎？不管他行動於歡樂中或深沉於煩悶中，他的前程不是也難以避免地束縛着嗎？並且當他正夢想着攫住「無窮」的時候，他不就感覺非回復他冷靜而單調的存在的意思不可嗎？

編者告讀者

我們對於我們的朋友維特最後可注意的幾天，缺少原來的證件，因之不得不暫斷敘述，用一種連貫的敘事文以補充之，這是很覺遺憾的。

我覺得搜集從熟悉他歷史的人所說出來的正確材料，乃是我的責任。事實是簡單的，一切的報告除了一些無關緊要之事外，都是相同。但關於敘說中每人的個性，一般的見地和批判，都屬相異。

我們只有憑良心記敘我們辛辛苦苦所收得的事實，把死者的書信發表出來，尤其注意他親自寫作的片紙隻字。我們探求這種卓越人才的真確意旨，是不很容易的。

悲傷和不滿，早已在維特心中根深蒂固，並且慢慢地這種特徵佔住了他整個的人生。他的意志全部爲之騷擾；一種繼續不斷的興奮和刺激，使他天賦的力量漸漸衰弱，產生一種最悲痛的印象，最後使他疲憊衰弱，他用了較過去和他種困難奮鬥更多的力量來抵抗，因而更覺痛苦。他焦急的精神，使他的好性格，陷於衰弱。不久他就成爲一個憂鬱的人——在他的想像中，他總是不愉快不舒適的，他因而更加不幸了。這至少是亞爾伯的朋友的意見。此外他們說亞爾伯本人同時並無變化，他仍然是維特自始親愛而尊敬的一人。他對夏綠蒂的愛沒有限制，他以她爲榮，并希望她能被人們重視爲人類中之最高貴者。然而，他要她免去各種嫌疑，就是在片刻的時間內，用最清白的行爲，他也不願意和別人共享他的寶貝，這可以怪他嗎？所以當維特去的時候，亞爾伯常從他妻子的房裏退出來；這并不是憎忌他的朋友，不過因爲覺得他在面前，對於維特很是難堪罷了。

夏綠蒂的父親，因病很少出門，可是他常以馬車載她到鄰近去遊玩。有一天，天氣非常寒冷，全村都呈雪白之景。第二天早晨，維特便去訪夏綠蒂，如果亞爾伯不在，他預備伴送她回家。

這美麗的天氣，在他苦痛的心靈上，并無若何印象。深沉的憂鬱，佔住了他的心頭，他的心中除了各種痛苦的思想之外，不知道有甚麼變化。

因爲他此刻絕對沒有內心的安寧，他朋友們的行動，在他只是一種苦痛和煩悶的無止境的泉源。他承認他已擾害了亞爾伯夫婦間的幸福；可是他因此大大地責難自己的時候，他對亞爾伯暗地裏漸抱一種厭惡之心。

他的意念常有這種趨向。「是的，」他會帶着隱秘的不滿，對自己反復地說，「是的，這畢竟是信實，真誠而同情的愛，和平靜而恆常的至誠至大的限度！然而以我觀之，除鑿足與冷漠無情外，又有什麼呢？一些細屑之事，不比他美麗可愛的夫人更吸引他嗎？他知道怎樣寶貴他的幸福嗎？他能對她予以應受的重視嗎？他有了她，這是的確的——那我知道，和我明知其他事件一般，——我常常他要逼我發瘋，也許要暗殺我。他對我的交情果毫無傷損嗎？我對夏綠蒂的戀愛，不被他視作一種對他權利的侵害嗎？他不以我關心她，實際爲一種對他的斥責嗎？我知道，而且確實感覺他厭惡我——他希望我離開他——我在他面前是使他怨恨的。」

他去訪夏綠蒂的時候，常中途停留，疑惑不定地立着，似乎要回去，可是終久又前去了；他在這種情態和自言自語中，不知不覺地走到獵莊。

有一次，他走入屋子，問起夏綠蒂，他覺得全家紛亂得很。最大的孩子對他說瓦爾海牟地方發生一樁可憐的事變——一個農夫被暗殺而死，可是這話使他無多印象。進入房中，便見夏綠蒂正和她父親談論這件事，她父親不顧有病的身體，一定要到犯罪的地方去審詢。殺人的不知道是那一個，死者當天早晨就在他自己門前發見。一時發生了許多猜疑；被殺的本在一個寡婦家做工，另外一人在他之前也在那裏服役的，曾被寡婦家辭歇。

維特聽了這段話，很興奮地呼道：「什麼會有這事！我一定要到那邊去——我不能再耽擱一些時候了！」他便立刻到瓦爾海牟去，於是瓦爾海牟地記憶到一切事件——他便毫不懷疑了，他常常提起並很尊重的那個人就是殺人者。他走經那聞名的菩提樹，到了放置屍體的屋子，他見了這個地點之後，覺得感情非常興奮，過去鄰兒聚集頑耍的那個門檻染了許多

鮮血情愛與戀慕那人性最高尚的感情竟已一變而爲橫暴與暗殺了。周的大樹已經凋零，環圍教堂牆壁的樹木亦呈枯萎之象，墓前石碑，半掩雪中，從樹林的隙縫裏，可以望見。

他走近小酒店，全體村人，聚在一處，忽然聽見一種熱烈的呼聲。一羣武裝農民，望着走來，大家高呼殺人者已被捉住！維特見了，不再懷疑。這兇手確是那個僕人，從前非常戀慕過那孀婦，他也曾見過他正似我們所述故抑憤恨強匿怨望地到處流浪着。

「你做了什麼事，可憐的人呀！」維特走到他面前去，問道。他靜默無言地把眼睛轉望着維特，然後很安靜地答道：「現在沒有人再要娶她，她也不能嫁人了。」兇手關在酒店裏，維特便離去那個地方。

維特的心情，被這件可驚的事，大爲刺激。他平日的憂鬱，憤怒，以及漠視一切的苦悶，竟一時爲之中斷，他對這兇手非常憐憫，而且焦急得不可言喻地想從這劫運中救出他來。他認兇手極爲不幸，斷定他所犯的罪，有可原之處，並且覺得他個人的情況，和他正相彷彿，因此他以爲可依他本人的觀察，來批判這事，以說服他人。他就急切地要替他申辯，着手寫一篇辯論的文字，以爲出庭之用，並且在到獵莊的路上，他很高聲地說述了他決意在法官面前發表的意見。

方才走到那裏，他見亞爾伯在他前面，他便有些迷惑；但不久便恢復常態，並很熱烈地向法官陳說他的意見。維特雖然極端熱誠，堅決地說述他的見地爲當事人辯護，但法官則疑而不信，搖着頭；我們很容易料想法官並不十分爲他的控告理由所感動。在他陳說時，法官反中止他，嚴重地和他辯難，並因其爲殺人者辯護，竟加以斥責。且又申明大義說：倘按這種先例，甚麼法律都可以違犯，那末，公共的安寧，要整個地破壞了。此外他又說在這種案件的處理上，他非擔負極大的責任不可；一切事情，應循常軌，並依舊例做去。

可是維特並不棄去他的任務，竟懇求法官暗許兇手逃逸，當然，這種提議全被拒絕，亞爾伯參加此案一部分的討論，和法官的意見相同。維特因而激怒，在法官一再向他鄭重解說兇手毫無被赦可能之後，他很憤恨地退去。

他因這件事情，非常憤怒，可以從他一張文件中，推測出來，這個文件是這時所寫，那是無用疑惑的。

「可憐的人啊！你無從得救了！我清楚地看出我們不能得救了！」

維特對於亞爾伯爲這個案件向法官陳說的意見，很是紊怒。他以為他能多少看出對他本人的悲傷，雖在考慮之後，他不得不真確地承認，他們的意見是公正的，然而他總不樂意明白承諾。

維特有一封信，表示他對亞爾伯的感情，這是在他文件中搜集而來的。

「我老是說他是值得尊重的好人，有什麼用處呢？他對我一內心的挫折，我不能對他作適當批評了。」

在冬季中一個晴天的晚上，天氣有些融雪解凍的樣子，夏綠蒂和亞爾伯在一起走回家來。夏綠蒂常常四面望着，似乎她少了維特的同伴。亞爾伯提起他，並且非難他不公正的見地。亞爾伯暗說他那不幸的戀愛，並望他絕交。「我這樣想，是爲我們的好處，」他說，「我要求你叫他改變態度，不要常來訪你。這社會很好說話，我知道我們已被人非難了。」夏綠蒂沒有回答什麼，亞爾伯似乎也覺得她沒有說話。至少自從那時起，他不再提到維特了，即使有時她引起這個問題，他總不喜歡談得很多，或將談鋒改變到別方面去。

維特想救護那不幸人犯的幻圖，是一種將滅火燭最後淡薄之光。自從這時起，他就陷入憂悶、厭倦的狀態中，直至最後他知道兇手一口自認無罪，要傳他作證人，他更全部昏亂了。

他的精神，又因記憶過去的一切不幸，大感困苦。他在大使館所受的屈辱，及以後的困苦，他都一一記及，他於是變爲絕對的怠惰。他因缺乏精神，全沒有尋常人事的追求；他爲他自己的感情所犧牲，更因妨害了最可愛女性的安寧，有一種無以自安的情緒，他便又爲這無以自安的情緒所犧牲。他的歲月便在這單調的生存中消失了，他的力量，也沒有目的和計劃地用盡了，直至他獲得最後悲傷的結局。

他還留下幾封信，我們附錄於此，可以作爲他精神的煩悶、情感的熱度，及其徬徨、掙扎和厭倦人生的絕好證件。

十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偉廉！我已陷入不幸人的情況，總覺爲魔鬼所追逐。我常有一種使我苦惱的東西，牠非憂慮和恐懼，乃是一種無以形容的內心的情緒，把我的心頭壓住，妨礙我的呼吸！就是在狂風暴雨的時候，我也在深夜中跑到外面去，因爲覺得去觀覽那我四圍可懼的景物，反感快樂。

昨天晚上我跑出去，冰雪已融，聽說河水亦漲，瓦爾海牟的山谷也沒在水中中了。方才打了十二點鐘，我便急速前進，一種可怕的景色，呈現在我眼前，急流的浪花，在月光底下自山滾下，所有田園，樹木，籬圍，都呈混亂之象，全部山谷，盡成大澤，激盪於暴風之中，月光染着黑雲，照耀大地，轉現銀白彩色，湍流之聲，在腳下震響，實是可驚，一種憂鬱和愉快的混合情緒，把我佔住了。我伸張兩臂，下俯深淵，便大喚道：「投水呀！好一會兒之後，我似乎消失於這種銷魂的愉悅之中——我將把我一切的憂患結束在這深淵裏了！我又覺得好像我深植地上沒有力量，去找尋我悲痛的結局！但是，我覺得我還沒有到結局的時期。啊，偉廉呵！我很願意放棄我的生命，隨旋風而去，或者和急流爲伍，難道歡樂不會有時成爲這自由靈魂所享受的一部分嗎？

我把我悲痛的雙目，轉向着一個爲我所愛的場所，我以前常和夏綠蒂在疲倦的散步之後，坐在那邊的一棵楊柳樹下。可憐！那地方已爲水所淹沒，我很困難地找着了園圃。獵莊四周的田地，那裏去了呢？我想！我們可愛的亭園，已被無情的洪水所破壞了嗎？過去幸福之光，照射着我，好像被俘虜的人，爲家園和家畜，以及已往歡樂的幻夢所照耀一般。然而我是不會再有咎責了。我有死的勇氣了！或許我有——可是我仍舊坐在這裏，像一個不幸的乞婆，沿門托鉢，討一把柴，求一些麵包，以便她可以延長幾天她所願意辭謝的一種痛苦的存在。

十二月十五日

這是怎樣一回事啊？親愛的偉廉！我怕我自己！我對她的愛不是最清白，最神聖，最友善的嗎？我的心，曾玷染過單純的肉慾嗎？——我不樂意作什麼誓言。可是你夜裏的各種幻景，已很爲人們真確地洞悉了！誰把你矛盾的事實，歸於一些無敵的

力量呢？今夜——我對這點，已覺可怕了，——我把她擁入我的懷抱，緊緊地摟着她；壓她在我的胸膛，並於她可愛的嘴唇，接了無數次的吻，她也私語着柔愛的盟誓。我的視線沉醉於她甜蜜的兩眼，天呀！洩露這種幸福和追念這一時的狂歡，是一種罪過嗎？夏綠蒂！夏綠蒂！我已毀滅了我的感覺已經昏迷，我的記憶亦已錯亂，我的雙目已浸沉於眼淚之中——我是病了，可是我仍是很好，——我一無希期——我沒有祈求——我還是生存的好！

在上述情形之下，維特已有一種辭世的堅決意志。自從夏綠蒂回來之後，這種意念，就爲他一切希冀與願望的最終目的；不過他以爲不可用躁急的步驟，而應有一種鎮靜沉毅與絕對熟思深慮的態度。

他的不定的思念，和內心的交戰，在下面短簡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可是沒有日期的記載，似乎是他寫給偉廉信件的首段。

「她的容貌，她的命運，和她對我的憐惜，現在仍然印在我心，使我乾枯的腦系流出眼淚。」

「一個人啓開了帷幙，走到那一邊去，——就算完了一切懷疑與猶豫有什麼用？因爲我們不知道在後面的是什麼東西——因爲不再回頭——而且因爲我們所推測到的，只有黑暗與混亂，那末我們除掉不確定之外，就沒有什麼了。」

後來他的容態，因心中憂鬱，大爲改變，他於是十分堅定地下了他的決心。下面是他寫給偉廉的一封含糊其詞的信，我們似乎可以拿來做證據。

十二月二十日

偉廉，我對你的愛護很覺感謝，因爲你常忠告我。的確你是很對；我以走開爲是，那是無疑的。然而我不完全同意你叫我立刻回到你鄰近的計劃；至少我要在中途有些耽擱，尤其因爲我們即將有不斷的寒霜，而在此後則可望有稍好的道路。你

高興來接我，我很快樂，不過請你展緩你兩星期的行程，並等着我寄你的另一封信。一個人不應在成熟之前收穫什麼。而且兩星期的先後，有很大的區別。請你求我母親替她兒子祈禱，並對她說我要她寬恕，因為我使她極爲不幸。我這樣給痛苦與我應增進幸福的人，實係我命運如此。再會。我最親愛的朋友！願上天福佑你！祝你安樂。

夏綠蒂對她的丈夫，或對她不幸的朋友，所激起的情感，我們覺得很不容易表示出來；雖然我們從了解她的品格，可以看出她感情的性質。

她已有一種要盡她全部能力，去離開維特的決心。那是真的。但是如果她對這種決意又有變動的樣子，也是出於友誼上一種忠實憐惜的情感，因爲她知道這可以使他有許多犧牲——實在他也知道要依照她的希望，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到這時候又有幾個強迫使她確定心思的原因。她的丈夫對於此事，絕對緘默；她也從沒有談論過牠，她覺得應從自己的行爲來證明她的情感和他完全一致。

就是這一天耶穌誕前的星期日，維特寫好了信之後，晚上就到夏綠蒂家，見她獨自一人。她正忙着預備聖誕日分送弟妹們的小禮品。他向她談小孩子的快樂，當聖誕樹點着光明的蠟燈，滿裝着可口的糖果，小孩子們見了一定狂喜非常。「假使你好好的，你也可以得到一點。」夏綠蒂隱匿她難過的情緒，甜蜜的微笑地說。「你所說『好好的』是指什麼？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能够做什麼東西？我親愛的夏綠蒂。」他說。「星期四晚上。」她回答說。「是聖誕前夕；我的父親和小孩子們都到這裏來，每人都有一分禮；——你也來罷，但在那一天之前你可不要再來。」維特跳了起來。「我希望你不要——這必須這樣。」她繼續說。「請你看我的面子，——我是爲我自己的安寧和清靜。我們不可以仍舊這樣下去。」他回過臉去，在房中東跑西走，不知不覺說道：「我們不可以仍舊這樣下去！」夏綠蒂知道這句話使他大爲衝動，很想以別種問題改換他的意思，可是終於毫無效果。「不，夏綠蒂！」他呼道，「我總不再見你了。」「爲什麼如此？」她回答說，「我們可以——我們定要再見，不過稍稍謹慎而已。咳，你爲什麼這樣？你對親愛的人爲什麼也這樣過分地見怒呢？」於是她把他手

握住，說道：「我要你柔和些；你的才識學問，和天賦，能與你以千種消遣的方法。請你做一個很大方的男子，戰勝這不幸的戀愛，對一個不幸的人，除了傷感以外，她就不能給你什麼東西。」他咬緊嘴唇，並很悲傷地對着她看，她繼續握住他的手。「請你靜靜心罷，維特！」她說，「你不知道你是引誘你自己——追求着使你自己毀滅嗎？爲什麼你必要愛我——愛那已經嫁人的女子呢？我怕，我真怕，那決難成功的事，使你這樣熱烈地願望。」他怒目地專注了她一會兒，就把手縮回去。「這是對了，這很好了；這不是亞爾伯供獻你的見地嗎？——這是奧妙的，——一個很奧妙的意見。」她說，「在這個世界上，竟沒有一個自由的能使你快樂的女性嗎？戰勝你自己去尋找這樣的一個人罷！你一定會找到她的，請你相信我的話，我早就替你想過，並且也想過我們倆；我覺得太長久地把你自己陷入一個過分狹隘的範圍內了。努力戰勝你自己罷！你可以作一個短時間的旅行，去找尋一個值得戀愛的目的物，然後再回到這裏，讓我們一起享受最友誼的快慰！」

「所說的這些話，」維特冷笑道，「所說的這些話，爲一般教師們的利益計，應該刊布出來。我親愛的夏綠蒂，只要你再給我一些時間，什麼都沒有問題了！」可是無論怎樣維特，她又說，「在聖誕節前，請不要再來。」他正想回答，亞爾伯走了進來。他們冷淡地招呼了一會，因爲彼此都覺不安，各在房裏走來走去。維特和亞爾伯都說了一些門面話；他們的談話，即行中止。亞爾伯向他妻子問了些家常俗務，因爲有些事情沒做完，他便說了幾句話。維特聽了，覺得有些太苛刻的意味。他想走可是又沒有移動的力量；這樣，他一直等到八點鐘，他內心的不安和不满，不斷地增長。最後鋪張檯布，預備晚膳，他便拿起他的帽子和手杖。亞爾伯留他，維特以爲他說的是客套話，所以冷淡地道謝後便離別而去。

維特走回寓所，從用人手裏，接過燭來，一個人走進房去。他很熱烈地自言自語了好一會兒，大聲哭着，並極興奮地走過書房，帶衣臥倒牀上；他的用人到十一點鐘的時候方才知道，很大膽地走到房裏去，替他脫去靴子。維特並沒有阻止他，祇叫他明早等他撤鈴，然後進房。

星期一即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早晨，他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夏綠蒂，給她這封信是在他死後從他玻璃書櫃內發現，封好後交給她的，我要把這封信放在斷簡殘片之中，因爲牠有許多地方似乎有些不大連貫。

「夏綠蒂，什麼都已過去，我決意要死了！我舒緩地清靜地沒有什麼幻想，向你宣說。今天早晨，我要和你作最後的見面了。當你最賢良的人看見這封信的時候，淒涼的墳墓，即將長埋那不幸人僵臥的遺體，他在生存的最後時候，仍然覺得沒有和你聚談的這樣偉大的愉快。我已經過了一個恐怖之夜，也可說是一個幸運之夜，因為牠給了我決心——牠堅決我的主意。我已決意要死了。昨天我和你離別的時候，我的感覺非常紛亂；我的心靈受到這種重壓迫，全沒有希望和快樂了；我的身心，已被一種堅硬的冷氣所佔領，幾乎沒有能力，走回家去，我便跪倒在地，上天又使我最後一次，得着揮淚的安慰。我的心靈中，幾有萬千的意志和計劃，直至最後一種堅定的意念，佔有我的心頭——那就是去死！於是我躺着安睡，就是今晨，在初醒清靜的時刻，我仍有這樣的決意，去死罷！這並非失望——這是一種自覺，我已飽嘗人間的痛苦了——我已達到我預定的目的，我應爲你而犧牲。夏綠蒂，我爲甚麼不明白地說呢？我們三人之間，必得死去其一——他應該是維特。啊，愛人呀！這種心理，爲熱情和激怒所激動，常含有一種可懼的意義，那就是殺死你的丈夫——殺死你——殺死我自己。這種命運已經決定了！在清明閒暇的夏天晚上，有時你上山遠眺，請你轉念到我，回憶過去，你們常怎樣見我從山中走來。和你們見面，然後再向下看看教堂的庭院，在那裏就有我的墳墓，在傍晚太陽的斜光裏，請注視微風怎樣的颯舞，那生長我墳頭的茂草。當我起始寫這一封書信，我是平靜的；可是想起了這些景物，我竟哭得和小孩子一樣。」

早晨十時許，維特招呼他的僕人，當他穿衣服時，他和用人說日內想出去旅行，所以叫他檢理他的衣服，把牠們包起來，收集他的賬目，取回他借出的書籍，並發給依賴他的人兩月津貼，因爲以前每星期發給一次。

他在臥室吃了早膳，便騎馬外出，去拜訪法官，但法官不在家內，他悲痛地在園中踱步，似乎很是不安，有時想起最痛苦的一切意念之勢。

小孩子們，不使他一個人難受，他們跟着他，在他面前，歌舞並和他說後天——明天——一天之後，他們即將收到夏綠蒂的聖誕禮品，並對他細說，他們所想像的各種奇事。「明天——再明天」他說——「一天之後」他便熱烈地吻他們。他

正想走——但一個較幼的把他阻住，並和他接耳密談了一會。他說他的大哥已寫了幾張很好的「恭賀年喜」——這樣大——一張給爸爸，一張給亞爾伯和夏綠蒂，還有一張給維特，在新年的早晨就要送去了。他頗為感動，於是給他們各人一些東西，騎上了馬便帶着眼淚趕馬離去了。

他回家將近五時，叫僕人將火生好，並把書籍和襯衣放在行囊底下，其他衣服裝在上面。他於是好像就寫了以下給夏綠蒂信中的一段附言。

「你不能望見我，你以為我順從你，在聖誕前不來看你。啊，夏綠蒂，今天吧！否則永不在聖誕夕你將這封信拿在手裏，你會發抖，並淚流滿紙，我要——我一定啊，我覺得很快樂地決意了！」

在這時候，夏綠蒂的精神，也極可憐。她在和維特作了最後的談話之後，她感覺拒絕受他訪問，能使她自己大為苦痛，因此可以知道他如果離開了她，她也以為慘酷而難忍！

當她和亞爾伯談天的時候，她會無意地說過，維特在聖誕夕之前，不再來訪，一會兒之後，亞爾伯騎馬到鄰友那邊去，他因有事要和這位朋友共同辦理，所以必須就擱一夜。

夏綠蒂獨自坐在家裏，沒有人在她近旁，她就靜默地追念過去的一切，她覺得她和她丈夫，是永久地結合了，他的情愛與貞誠，她亦已證實，她對他完全信仰，他似乎是上天的特地賜下以保證她的幸福的。可是在他方面，維特對她已極為親愛，自從他們見面的第一小時起，便發生一種脈脈的同情，他們久長的交誼和繼續的聚會，在她的心裏已有一種難以隱滅的印象。她常把一切有趣的意念和感想，和他交換，他不在她面前的時候，她就覺得她的生存是一個無以充塞的空虛。她非常真誠地希望她能把他變為兄弟——能使他娶一個她的朋友——並恢復他和亞爾伯的交情。

她把她的女朋友一一憑心批評了一番，但在每人身上，都找着些缺點，總不能決定，誰可以許配他。

在這些思想之中，她深深地但胡亂地想到她真實而未顯露的心願，是把她自己許配給他，她的清白而溫柔的心，因這個思念，受到一種重壓，似乎這幸福的前途，已經和她脫離了。她是不幸的——一片黯淡的煙雲，遮蔽了她的幻象。

時間是六時半，她聽得維特走到樓上的腳步聲，便立刻辨出他的聲音，問他是不是在家。她的心在他到達的時候，很奇怪地跳動着，——我們可以說這是她的第一次。她如果不肯承認，那是已來不及了；當他進來的時候，她帶有一種故隱的紛亂呼道：「你沒有守約。」——我並沒有約過甚麼，」他回答道。「可是你應該爲我遵守，」她繼續說，「我要求你如此，那是爲我們兩人的。」

她幾乎不知道她說的或做的是什麼；她叫人去邀幾位女友來，以免單獨和維特在一起。他把帶來的書籍放下，又問了些別的東西，她希望她的女友能立刻就到，同時又願望她們可以不來。

有時她想叫她的用人留在隔壁房內，有時她又換個念頭。維特則覺不耐煩地走着。她跑到鋼琴那邊，決意不再隨意思想，隨很安詳地坐在維特旁邊，他則坐在他常坐的沙發上。

「你沒有帶書來嗎？」她問，「在那邊抽屜裏，」她繼續說，「你能找到你自己翻譯的莪相的幾首歌曲。我沒有讀過，因爲我想聽你誦讀；但以前總不能如願。」他微笑地跑到抽屜那邊，戰慄地拿起譯稿。他坐下後，便滿眼淚珠地誦讀了。

莪相的歌曲

黑夜的明星！你清明的光輝向西照射！

你從煙雲之中露出「初白」的頭顱；

你很莊嚴地在高山行走。

你在平原上見到什麼？

狂風已息，急流自遠處而來，

號號大浪，衝上遠處的山石。

夜晚叢草內的昆蟲張開微弱的飛翼；

一片營營之聲，散佈在草地之上。

光明的星輝，你究見些什麼？

可是你微笑地他去了。

波浪快樂地圍繞着你；
把你美麗的頭髮濯洗乾淨。
靜默的光輝，我和你分別了。
讓我相的靈魂大放光明！

靈光很偉大地喚了起來。

我見我已死的好朋友。

他們聚在「羅拉」之上，

和過去歡樂時候的相逢一樣。

芬戈像煙霧中的水天一柱；

他的英雄們把他環繞；

請看這一班有名樂師，

頭髮已白的烏林，

態度莊嚴的拉魯，

奧爾賓的悅耳佳音！

美奴娜的如怨如慕！

朋友們，你們已多麼改變，

自從賽爾摩的宴會之後？

考爾瑪

那時我們似春風般的激昂，

沿山疾奔，

微動而作聲的春草，隨風飛舞。

美奴娜穿着美麗的衣服走向前來，

眼淚滿眶她表示悲傷的神情。

她的頭髮，微微飄動，

在山上狂吹而來的疾風之中。

她提起了美妙的歌聲，

英雄們都覺悲痛淒涼，

她會屢見賽爾加的墳墓，

露胸的考爾馬幽泉的所在。

考爾馬一人在山上歌唱。

賽爾加約好走來；

但深夜圍繞着他。

請聽考爾馬歌唱，

她一人坐在山上。

時候已經深夜了；

我孤單單地，

見窠於暴風疾雨的高山。

風聲自山佈揚，

飛泉從崖石而下。

我沒有草屋可以避雨！

單獨地在暴風中的山上。

月姊啊！在煙雲之後，請你高昇，

夜間的明星，按時出現。

借我一些光明，使我到那兒去，

我的愛人，正獨自作獵後的小休，

他的弓在他旁邊。未曾解弦；

他的狗仍喘氣着走來走去。

可是我必須一人坐在這兒，

靠近這多苔的水中之石。

我聽不見我愛人之音！

我的賽爾加爲什麼還不來？

爲什麼他約我到這山上？

少年維特的煩惱

這兒是崖石，這兒是大樹！

這兒是湍流的川河！

你要我深夜在這裏坐候，

啊！我的賽爾加究竟到那兒去了。

我願和你在一起，避去我的父親，

我願和你在一起避去我驕傲的兄弟。

我們的族類早已互爲仇讎，

但我們兩人則並不如是。

啊！賽爾加！

啊，風！稍停一刻罷！

流水！平靜一刻罷！

好讓我歌聲遠佈！

好讓我的征人聽到我聲！

賽爾加！叫你的就是考爾馬！

這兒是大樹，這兒是崖石！

賽爾加，我愛，我已在這裏！

爲什麼你遲遲前來？

看！這幽靜而美麗的月兒上昇了。

七三

滿滿的河流活潑地在山谷之間。

山崖懸石已呈黯淡。

我沒有在山崖見他。

他的獵犬也不先來報信，

帶一些他即將到來的消息。

在這裏我必須獨自坐候。

誰躺在靠近我的河邊？

是我的愛人和我的兄弟罷！

啊，朋友們，請對我說！

考爾馬問了之後，他們竟不作聲，

請對我說！我是一個孤獨的人！

我的心非常煩惱。

啊，他們已經死了！

他們滿帶鮮血的寶刀，剛停止戰鬥。

啊，我的兄弟！我的兄弟！

爲什麼你已殺死我的賽爾加？

爲什麼，啊，賽爾加？

你也把我的兄弟殺了？

我對你們都很親愛！

我應怎樣贊美你們。

你是山上的英雄。

在大軍之中，他衝鋒陷陣！

請對我說！請聽我的聲音！

聽我罷！我親愛的人們！

他們毫無聲息！

永遠無聲無息！

他們的胸膛，完全冰冷。

啊，從山中的岩石，從迎風絕壁之巔，

請你們說，你死者的精靈啊！

請你們說，我並不懼怕！

你們到那裏去永睡？

在那一個山洞中我可以去追尋？

狂風之上聽不到一些微音；

湍急之中，淹沒了全部回聲。

我坐着自己悲痛；

我流淚地等着天明。

死者的朋友，建築好墳墓。

等考爾馬來了之後，再行掩沒墓門。

我的人生如夢飛逝，

爲什麼我應和他們一樣？

在這裏我要和朋友同睡，

近着這湍流的河畔。

當大風飛起，即來山上，

我的靈魂，能站在疾風之上，

哀悼我許多朋友的「死。」

獵人從他的草棚中聽見，

他能聽清，並愛我的聲音！

因爲我哭朋友的音一定動聽，

因爲我的朋友對我都悅意爽心。

這樣的歌唱是美奴娜，

徒爾漫的嬌羞的女兒。

我們爲考爾馬而流淚，

我們的心大感悲痛！

烏霖挾了他的豎琴而來，

奏着阿爾賓的佳調。

阿爾賓的歌喉極爲悅耳，

雷埃諾的魂靈是火光一線，

但他們已安睡於九泉之下；

他們不復在賽爾摩歌奏。

烏霖曾從獵場回來一天，

在英雄們戰死之前。

他聽得他們在山上高唱；

他們唱得溫柔幽怨。

他們哀惜摩拉爾的戰死，

他是勇於戰爭的第一武士！

他的靈魂有如芬戈，

他的寶刀似愛斯卡，

然而他竟致死，

他的父親極爲憂傷，

他的妹妹淚流不已。

美奴娜不斷地流淚，

她就是摩拉爾的妹妹。

聽到烏霖的歌聲她即退去，

好似一輪明月懸掛西方，
預知大雨之將至，
先把她美麗之頭藏到雲裏。

雷埃諾

稍停一刻風雨俱止，
正午時天朗氣清。
滿天雲煙，在空中飛散，
時隱時現的陽光照遍青山。
溪谷中的山泉顏色鮮紅。
啊，溪水啾！
可聽的是你潺潺之聲，
更可聽的是我所聽見的歌唱。
這是阿爾賓的妙音，

阿爾賓

啊，雷埃諾！
我爲死者揮我的眼淚，
我爲死者的弔慰，唱我的歌。

我和烏霖扶着豎琴，
悲哀的歌聲，遂同時四起。

他是一個名歌者，
正爲一班已故的唱「招魂」之歌。
他的「童頭」鉤着他，
雙目流着紅色的眼淚。
名歌者阿爾賓，啾！
爲什麼一人在靜默無聲的山頂？
爲什麼悲傷，
似深林的怒風，——似幽岸的涓流？

你高高的在這山邱之上，
山上的男兒，你最美麗。
你將以摩拉爾一樣地戰死；

哀悼者將到你墳上弔慰。

這山邱將不再認識你；

你的弓將放棄在屋裏。

啊，摩拉爾！

你如野鹿那麼迅速，

你如着火流星那麼可驚。

你似狂風暴雨那麼憤怒。

你戰鬥時的刀光宛若曠野電閃。

你的聲響如雨後溪泉，

又若遠山雷震。

很多人在你的神臂之下戰死，

他們都消失在你的暴怒之中。

當你從戰後回來，

你的弓是多麼和平！

你的容貌如雨後的豔陽，

又似深夜幽默的月亮；

如明湖水面的平靜，

在狂風剛止的辰光。

狹窄的是你的墓穴！

黯淡的是你的住所！

我在你墳墓環繞三步，

啊，過去你是多麼偉大！

四方墓石淹沒於青苔之中，

這就是你唯一的紀念。

一株毫無片葉的枯樹，

在風中颯颯作聲的茂草，

是一種對於獵者的標記，

這便是偉大的摩拉爾之墓。

摩拉爾你真可憐！

你沒有母親來哭你，

你看不見少女的愛情之淚。

生你的她已經去世。

摩格蘭的女兒亦已早逝。

拄着拐杖的是誰？

他的頭頂有老年的白髮，

他紅色的雙目流着眼淚，

他的舉止似乎震動？

啊，摩拉爾！

這就是你的衰翁，

那除了你就無子女的衰翁。

他聽到你戰鬥中的榮譽，

他聽到你敗退仇敵。

他聽到「摩拉爾」的名聲，

爲什麼他沒有聽見你的慘傷？

哭，摩拉爾的祖父！

哭，可是你的兒子不能聽見你的哭聲。

死者的長眠是深沉的，

遺骸的安枕是陰暗的。

他不能再聽見你的聲音——

也不能被你喚醒。

什麼時候是墓中之晨，

能喚醒這睡眠者？

分別了，最勇的人！

你戰場的勝利者！

可是沙場上不能再見到你，

深林之中也不再有你電閃似的美麗刀光，
你沒有兒子。

這首詩歌將永久留着你的姓氏。

無窮的來日仍會聽着你——

他們會聽到戰死的摩拉爾就是你。

各人的悲聲同起，

最響的是阿爾銘突然發出的歎息。

記起了「喪明之痛。」

他兒子幼時夭折。

卡爾馬靠近這位英雄，

名聲一時的高爾馬的領導者。

爲什麼阿爾銘猝發歎息？

他這樣問。

有何悲痛的原因？

這歌聲樂聲一時俱起，

使心地獲得和諧與快慰。

宛似溫柔的飛霧，

昇自江湖，瀉出山谷；

鮮花綠葉，沾滿水露，

等太陽發出光芒，

煙霧便飛撥四散。

你爲何感覺淒涼？

啊，阿爾銘！

四面是海的高爾馬的領主！

我確實感覺淒涼！

我悲傷的原因真不算小！

卡莫爾！你沒有失過兒子；

你也沒有喪失過嬌艷的女兒。

考爾加生來勇猛，

安麗娜嬌麗無雙。

啊，卡莫爾！

你家裏的樹枝繁盛。

但阿爾銘是他族中的最後一人。

啊，杜爾娜！

你的臥牀是幽暗的，

你在墳墓裏的長眠也是幽暗的！

什麼時候你能帶你的詩歌清醒過來？
什麼時候你能帶你的樂聲重振旗鼓？

起來！秋風，

起來！起來！吹遍曠野。

山上的溪水奔流，

樹林中暴風狂吹不已！

啊，月兒！

從片雲裏慢慢出來，

露着你淡灰色的光彩或隱或現；

使我的心靈想起那夜，

我的兒輩同時去世，

勇猛的阿林達當夜戰歿，

美艷的杜爾娜爲愛而死，

杜爾娜！我的女兒，

你是多麼美麗，

你美得如富拉山的明月，

雪白的肌膚，

如清風之柔和，

啊，阿林達！

你的弓多麼堅利，

你神似的戈矛，在疆場飛奔，

你的容顏若波上輕煙，

你的劍盾如暴風中一片赤雲！

愛馬爾有名的戰士，

愛上了杜爾娜。

不久他便獲得允許，

他倆友誼的前途美滿可喜。

衝怒了哀達爾的兒子意拉特

他的兄弟曾被愛馬爾殺死。

他假裝一個船夫，

風平浪靜，乘江上一葉孤舟，

帶着老年雪白的鬚髮，

端莊安靜的容顏。

最美麗的姑娘，他呼道，

阿爾銘的可愛的女兒！

在離此不遠的海中岩石之旁，

有樹一株；

所結果實，遠遠望去鮮麗可愛。

愛馬爾就在那邊等候姑娘

我爲他的愛人特來迎接，

她去了——她喊愛馬爾的名字。

毫無回聲，

祇有岩石的兒子。（指岩石的水聲）

愛馬爾，我的愛人！

爲什麼你使我這樣痛苦？

聽，愛馬爾的兒子，聽！

這是杜爾娜叫你！

意拉特這奸賊，

竟大樂地向海岸而進。

她便提高她的口音，

喊她的兄弟和老父，

阿林達！阿爾銘！

啊，杜爾娜！

無論你怎樣叫喊，

沒有人前來救你！

她的聲音送到海的對面。

我的兒子，阿林達，

正自高山下來，

帶着他獵得的東西。

他的箭掛在身旁轆轤作聲，

他的弓執在手裏。

五隻獵犬逐步追隨。

他在灘上遇見殘忍的意拉特，

他拿獲他並把他拴在樹樹之上。

他的四肢用獸皮帶子緊緊綁住，

他受到這種痛苦呻吟不已。

阿林達坐在小船之內由海路前去，

想接杜爾娜再上岸來。

愛馬爾懷恨而至，

放了灰色雕翎的一箭。

聽得箭聲便射中了你的心部，

啊，阿林達，我的兒！

爲了好賊意拉特，你犧牲了你的身體！

飛槳即行停止；

你就在岩石之上，痛心而絕。

啊，杜爾娜啣！

你是多麼悲傷！

你兄弟的鮮血流在你的腳邊！

這小舟就在海浪之中分裂爲二。

愛馬爾就跳入海中，

想從生死存亡之際，

救出他的杜爾娜姑娘。

忽而山上吹來的狂風衝起海浪，

他因而沉了，竟沉沒得不知去向。

一人在被海水衝擊的岩石上，

聽得我女兒訴說悲傷；

迫切的是她的呼號之聲。

她的老父有何法子可想？

通夜我立在海岸；

看見她在隱約的月光之下。

通夜我聽見她哭喊。

緊急的是一片風聲；

無情的雨點打在上。

在清晨之前，

她呼喊的聲浪已極輕微；

一片哀聲隨之消失，

宛若傍晚岩石草中的微風吹動。

因悲傷痛泣而力盡神疲，

她便放手而去，

拋別你，阿爾銘孤單單地。

我戰爭的風頭已經熄滅，

我女兒的驕矜亦已消失。

當山上吹來了狂風下了暴雨，

海北的波浪遂滔天而起，

我坐在大聲震動的灘上，

祇注視那致命的岩石。

當靠着下照的月光，

見到兒女們的精靈；

他們隱隱約約地走着，

悲痛的聚會之中老幼畢至。

泉水似的眼淚，從夏綠蒂眼中傾瀉而出，使她爆裂的心靈獲得一些慰藉，維特因而停止吟誦。他把書放下，握住她的手，悲痛地大哭起來。夏綠蒂靠住另一隻手，把手巾遮住她的頭，兩人的震動均已達到極點。他們覺得他們兩人的命運，在我相詩中所寫的英雄的不幸之中描寫盡至，——他們都感覺到這點，兩眼便加倍地流起淚來。維特把頭伏在夏綠蒂臂上；她使發抖，想要走開，可是悲痛和同情心重重地壓住她的心頭。她稍停片刻，恢復原狀，便有時哭着請維特離開她，——很誠懇地求他聽從她的要求。他也戰慄起來，他的心靈即將爆裂；於是再拿起書斷續嗚咽地又誦讀起來。

啊，陽春哟！

你爲什麼把我驚醒？

你用歡歌來討好我，

你還呼道，

我用天的雨露來滋潤你，

可是我即將凋零。

狂風暴雨就在眼前，
將摧斷我的枝葉。

明晨將有過客到來，

他一定會來，

他知我美麗；

他會在此田野到處尋我，

可是他不能把我找到。

這些語句重重地壓到不幸維特的身上。全部失望地他跑到夏綠蒂的面前，握住她的雙手，按着他的眼睛，并俯伏他的額角，他重視尋死的計劃，就在這時，初次襲擊她的心頭。她的感覺昏亂了；她用他的雙手，按住她的心胸，帶有溫柔而憐惜的情感，向前假着他。她熱烈的雙頰接觸了他的。他們不知有其他了，在他們的眼中已沒有世界了。他擁她在他的懷抱之中，緊緊地貼着他的心胸，並用她震顫雙唇，接了無數的熱情之吻。「維特！」她嬌柔無力地呼着，——「維特！」她使用她微弱乏力之手，把維特推開，最後她又莊嚴而鎮定地呼道：「維特！」他不抵抗了，自她的懷中起來，跪在她面前。夏綠蒂起立，心中滿是紛亂的傷感，她在愛恨交迫之中喊道：「這是最末的一次聚會，維特！——你不要再見我了！」於是對她不幸的愛人作最後一眼的溫柔的凝視，便衝入鄰房，並把房門鎖了。維特伸開兩臂，但未敢阻住她。他仍舊倒在地上，頭依沙發有半時之久，直至他聽到一陣聲響，才回復知覺。用人進來了。他就在房中踱步，後來用人他去，他獨自一人，跑到夏綠蒂的房門口，低聲說道：「夏綠蒂，夏綠蒂尚有一句話——一句最後的「再會」！她沒有回答。他站定了。又聽聽她，並央求她——但一切都毫無聲息。最後，他離別而去，呼道：「再會，夏綠蒂！再會，永遠再會！」

維特跑到街門口，守衛人認識他，並未詢問就放他過去。是夜天氣，黑暗多風，既雨且雪。他走到家中已十有一時。他的用人當他進來時，見他頭上未戴帽子，但不敢說什麼話，替他寬衣的時候，又知道他的衣服全部已經濕透。他的帽子，後來在山谷中的懸岩上發現，這點實難了解，他什麼會在黑暗的風雨之夜，爬上山巔而未喪失性命。

他上牀去，睡覺直到夜深之時。第二日清晨，他叫用人送咖啡進去，見他正在書寫。他正寫着我們要附在夏綠蒂信裏的

還封信。

我睜開眼睛這是我最後的一次了。可憐！牠們不能再見天日了。這已被密屑屑的煙雲所遮蔽了，是的，自然你已穿上喪服了；你的兒子，你的朋友，你的愛人已到達他的末日了！夏綠蒂！這個意念難以比擬，宛似一種神祕的幻夢，當我再說——這是我的末日！末日！夏綠蒂！簡直沒有字能夠適當的表示出這個意念！末日——今日我用全部的氣力站立着——明晨我就要冰冷而僵硬的橫陳在地上了。死！死！死！是什麼東西？我們說到『死』，總覺不過如夢一般。我見過很多人的死，但是我們柔弱的性情，很有限制，我們對於我們生存的『始』與『終』，總無明確的觀念。在這時候，我是我自己的——或者寧可說是你的——你的——我的愛人——再一剎那，我們就分別了——斷絕了——可說永遠是這樣！不！夏綠蒂，不！我如何能夠——你怎能毀滅呢？我們都存在。毀滅是什麼東西？只是一個字，一個沒有意義的音，並沒有心靈上的確定印象，死！死！夏綠蒂葬在冰冷的泥土之中，在黑暗而狹窄的墓穴之內！——我曾有一個朋友，當她青年的時候她是我的——她死了。我送她的靈車到墳墓去，當棺柩入土的時候，我站在墓旁，——在繩索放鬆抽出之時，我聽見軋軋作聲，——當第一鏟泥土投進墓穴去，棺柩發出一種深沉的回響，以後便慢慢地微弱起來，直至全部蓋住，我自己同時也倒在地上——我的心靈大受打擊因而感覺悲傷震顫，——我不可明瞭這究竟是怎麼事，也不知道我能遇到這樣一回事。死與墳墓我不知道這些名稱——請你想我罷！昨天——唉！那即是我一生的最末一天！你安琪兒！第一次——在我的深心，我生平第一次覺得熱烈的狂歡。她愛，她愛上我了！我的嘴唇從你的芳唇獲得神聖之火，此刻依然燃着。歡樂的新潮，充盈我的心靈。想我罷！想我不在你面前，見到亞爾伯在你身旁，我便發生懷疑和恐懼了。

「你能記及你送我花和在眾客聚會的當兒，你不便和我談話，或伸手過來的那天晚上嗎？有半夜之久我跪在花前，我認定牠是你對我的『愛』的證件，可是這些印象，漸形微弱，終至消滅。」

「一切事物都已消逝，可是這火焰，昨天在你的唇上燃燒，今天在我身體的內部，熱烈地活動着，那是永遠不會熄滅的。她愛我，我的雙臂曾抱過她的細腰，我的雙唇曾在她的唇上震顫。她是我的，我的，夏綠蒂，你永遠是我的！」

「他們說亞爾伯是你的丈夫，是什麼講？他在這世界上可以這樣，並且在這個世界上，愛你或從他的懷抱之中，搶你過來。是一種罪惡。是的，這是一種罪惡，我就受此懲罰——不過我已享受過我罪惡中的快樂了。我已吸進復活我心的香液了。自是以後，你是我的，是的，夏綠蒂，你是我的！我先你而去了。我到我的天父那邊，我到你的天父那邊。我在他之前要完全說出我的悲哀，他會等你到來給我安慰。那時我必飛來見你。我要得到你，并當萬能的上帝之面，永留於你不滅的擁抱之中。」

「我並不幻想；也並不謊語。我愈近墳墓，神智愈清。我們將永久生存；我們能互相見面；我會看見你的慈母，我會看見她，並對你表白我心靈的深處。你的母親——你的表像。」

十一時許，維特向用人問亞爾伯有沒有回來。他回答說：「已經回來了，」因為他見他騎馬而過；維特立刻給他一張並未加封的便條。

「請你把你的手鎗，借我應旅行之需，再會！」

夏綠蒂通夜未曾安眠。她所願慮的，在她不能預見又無以避免之中發現了。她的血沸騰於靜脈之中，無數的痛苦情緒，斷裂她清白的芳心。她心胸所感覺到的，是維特的擁抱的情炎嗎？是因他無禮的行爲而發生的憤怒嗎？是他眼前的狀況和過去的天真安靜以及自信心的一種慘酷的比較嗎？她怎能向她的丈夫自認她那無以隱匿的而又直認的一種景況呢？他倆早已對此事互不開口，——她怎麼高興首先向他發表這樣無以預料的一種奇事呢？她怕說了維特來訪，會使他煩惱，他會因她的誠實自白使他更覺難受。她希望他能看出她的真正光明，並坦白地批判她，——可是她難道一定要他了解她最深的心靈嗎？但在另一方面，她對於他一切的意念，都曾清白得和水晶似地表示過，從來沒有一些隱匿的情緒，她如今能欺瞞他嗎？這些感想，使她極度焦思。她仍然記起維特，他因她而失戀，但她不能捨棄他，並且她知道如果他從此失去她，他除絕望之外，便沒有什麼了。

最近存在於她和亞爾伯之間的那種神祕的隔膜，她自來就不十分了解，此刻回想起來，使她更外苦痛。照他們兩人的賢良，除非情況陷於非常的糾紛，在緊要時候，互相了解，毫無可能餘地，而一種寧靜的解釋，反會保全兩方的感情，他們以前絕不說明兩方的意見，他們各人所想像到的不平，完全默而不宣。倘使他們家庭中，早些樹立一種相互間的信任，情愛與原諒在他倆心中，發揚光大。那末去挽救我們的朋友或許還不算晚。

不過有一種重要的景況，我不能不注意牠。我們從維特信件的性質中，可以看出他從沒有把他厭世的思想矯飾遮隱。他曾多次和亞爾伯談論辭謝人世的問題。而且在他和夏綠蒂之間，也常以這個問題，作談話的資料。亞爾伯對於這種行爲，極爲反對，他曾很憤怒地多次要維特知道他對這種恐嚇的嚴重性抱懷疑的態度，他不僅付之一笑，力使夏綠蒂同意他懷疑的感想。當她以一種嚴酷的觀點看這悲慘的問題時，她的心靈便因而漸漸平靜，雖她從未把她所經驗到的那種憂慮，向她丈夫說出。

亞爾伯回家的時候，夏綠蒂不安地迎接他。他不大高興，他的公務，尙未完畢，他又發見他所與接洽的那位鄰地的官員，是很固執而褊窄的。好些事情使他動火。

他問在他出門之後，有沒有事情，夏綠蒂立刻回答說，維特前晚曾到這裏。他又問及他的信件，有幾封必須回覆，郵包放在他的書房裏。他遂外出，夏綠蒂又孤獨地在房內了。

她見了這位她所敬愛的人，又在她的心頭，生出一種新的印象。她想起了他的度量他的賢良和情愛，已可使她的激怒平靜下去；一種神祕的衝動，使她跟着他；她使手執活計，走入書房去，她是慣於這樣的。他於是忙碌地拆閱信件，對於有些內容似乎不大滿意。她問了幾個問題，他簡單的回答之後，又坐下去寫作了。

數小時的功夫，這樣地過去了，夏綠蒂極爲困難，覺得逐漸憂悶起來。因爲無論在怎樣的情形之下，要向她丈夫說明她心頭的重負，她覺得她的憂鬱，與她掩飾悲痛隱匿涕淚之試圖，一樣地因時間的進展，漸形增大掩飾之力。

維特的用人到來，使她感受極度的不安。他給亞爾伯一張紙條，亞爾伯很冷淡地遞給她的妻子，並且說，「把手槍交給

他，我祝他旅途平安。」他轉望着用人又說些話。夏綠蒂聽到這些話，有如雷響；半清半昏地立了起來，不知道做什麼好。她悲傷地走到牆邊，用她發抖的手把手槍取下，輕輕地抹去了牠上面的灰塵，如果亞爾伯並非不耐煩地望着她，催促她，她的動作，必更緩慢。她於是把這致命的武器，交給用人，並不能說一句話。那用人走後，她便收拾她的活計，立刻走回自己房中，心中感受一種恐怖的預兆，她預想一些可怕的禍患，她差不多即時要到她丈夫面前，跪倒在他的腳下，並和他說出前夜經過的一切——她對她的過失，自己承認，並說明她的各種顧慮；但同時她又覺得這種步驟恐無效力，因為她當然不能叫亞爾伯專誠去看維特。飯已備就，她竭力留下的一位朋友，和他們繼續談笑，在沒有忘卻上午的事情以前，他們的談話，都有許勉強。當用人借了手槍，維特知道是夏綠蒂親手遞給他的，就極度快樂地接了下來。他用了些麵包，喝了些酒，叫用人去吃飯，又坐下來寫道：

「牠們（手槍）曾經在你手中，——你把牠們的灰塵抹去。我吻了牠們千遍，——你會接觸過牠們。是的，這是天賜的計劃，——而你，夏綠蒂，爲我預備了這致命的器具。在你手中接受我的『死』，這是我的心願，我已如願以償了。我問用人，知道你把手槍交給他時，手已發抖。但你沒有和我說一聲『再會』。不幸，我真不幸——沒有一個人祝福我！你怎能不向我表白你的中心在你永遠是我的那個時辰呢？啊，夏綠蒂！不管經過多少世紀，這種印象，是不能消滅的。——我覺得你不能恨一個這樣對你熱愛的人！」

吃飯之後，他叫用人收拾包裹，毀去許多雜紙，並出去償付一些零星欠項。一會兒之後他就回來，但不久又冒雨出去，在侯爵園中散步片刻。在村裏又走了一些時候，晚上又回家寫作。

「偉廉，我已和高山，樹林，以及蒼天見過最後一次面，告別了！你，我的母親，請你們恕我！偉廉，請安慰我的母親！上天

祝福你！我已把我的一切事務安排好了！告別了！我們可以再見的。我們能較過去，更為愉快。」

「亞爾伯，我很對你不起，但請你恕我，我已有擾你家庭的安寧，並已使你們夫婦之間互不信任了。告別了！我願結束這些不幸啊，我的死可以使你快樂。亞爾伯，亞爾伯，願你使那安琪兒快樂，上天的福佑，照着你們！」

他晚上又費了不少時候，去整理他的文件；撕掉的燒去的並不少；他又把其餘的封好，寄給偉廉。其中有雜感和箴言，有些我也讀過。十點鐘時候他吩咐生火，並叫他取酒一瓶，後來就叫用人退去，用人的房間和其他家人住的地方，都在這屋子的另一部分。用人未脫衣安睡，以便清晨隨時伺候主人動身，因為主人對他說，驛站的馬，六點鐘以前即可到來。

「十一點鐘已經過去！一切都靜寂地圍繞着我，我的心是鎮定的。我感謝你，啊，上帝！你給我末後的精神和勇氣。我最親愛的朋友，我走到窗前，從狂風下奮飛的雲裏，見到照耀大自然的星辰！你不會墜落的，天人！萬能的上帝扶着你與我！我曾最後一次，望着大熊星座，牠是我最愛的星，因為夏綠蒂，我每天晚上和你告別，並從你門口回來時，這個星常照耀着我。我在那時屢次見牠是怎樣的歡樂！我曾怎樣的常舉手祈禱牠證明我的幸福之事！此刻依然——但是，夏綠蒂，這又是什麼東西，使你的影像，不能顯現在我面前？你不是各方面環繞着我嗎？我不是已和小孩子一樣，凡你所碰到過的任何零星物件，都寶貴得如神聖嗎？」

「你的畫像，我非常寶貴，我把牠還你，並求你保存。我曾在牠上面，留有千萬接吻的痕迹，牠曾有萬千次，在我進出家門的時候，使我歡心。」

「我曾懇求你父親保護我的屍體。在教堂庭院的一角朝着田野的，有兩株菩提樹——我想葬在那裏。你的父親無疑地願意為他的朋友照這樣辦。請你為我求他。但是虔敬的基督教徒，也許不樂意一個像我這樣可憐的人，和他們的屍體，葬在一起。那末就讓我葬到遠處山谷之中，或大路的旁邊，在那裏有祭司和利未人，曾經過我的墳墓，祝福他們自己，賽瑪利亞

人會替我的命運，流下眼淚。

「看呀！夏綠蒂，我舉起這冷酷致命之杯，並不戰慄，想從這杯中，作一『死』的痛飲！你把牠遞給我，我並不發抖。現在一切都已終止；我的心願和希望已經滿足，我將我冰冷而不畏縮的手，敲死神的銅門！」

「啊，願我享受爲你而死的幸福！爲你而犧牲，我是怎樣的快樂！而且只要使我能回復你心中的和平和歡樂，我將怎樣的決意怎樣的愉快去迎合我的死神！可是這不過是少數人的命運，爲他們的朋友流血，並因此而使平生所愛的人，增加千倍的幸福！」

「我希望就我平常穿着的衣服入墓；這身衣服，因和你接觸，已經神聖化了。我已向你父親，請求允許。我的靈魂漂蕩於墳墓之上。我不願被搜索我的衣袋。即淡紅綠縹之結，我初次見你在一羣小孩子的中間時，你掛在你的胸口。啊，替我吻他們一千遍，並對他們說出他們不幸朋友的命運。我每想着他們，似乎看見他們在我四周遊玩。這些可愛的孩子啊！我會怎樣熱烈地愛你，夏綠蒂！自從我見你的第一小時，我簡直不能離開你！這條絲帶必須和我同葬；這是在我生日，你送給我的禮物。一切是怎樣的紛亂呀！我當時並想不到走這條路。可是安心罷！我希望你安心！」

「手槍已經裝就，——時間也已十二點了。我說『希望如此』夏綠蒂，夏綠蒂啊！告別了！告別了！」

鄰人見到一條火光，並聽見槍聲，只因一切平靜無事，也就不注意什麼了。

在晨間六時，用人攜了洋燭，走入維特房內。他見主人躺在地上，橫臥血泊之中，手槍放在身旁。他叫他，並抱他起來，但無聲息。維特的性命，並未完全滅絕。用人出去請醫生，並乘便去找亞爾伯。夏綠蒂聽見叫門的鈴聲，就覺得一陣寒慄侵襲她的身上，她把她的丈夫叫醒，他們兩人，隨即起身，那用人滿面珠淚，吞吐地報告了這可驚的消息。夏綠蒂不知不覺地倒在亞爾伯的腳下。

當醫生進來時，維特仍躺在地上，脈搏仍然跳動，但肢體已經冰冷，槍彈從額外右眼上部直入，已穿入腦殼。右臂上的一

根靜脈，已亦暴露而出；鮮血狂流，但仍然不斷地呼吸。

從椅上下流的鮮血看來，他聞鎗時是坐在玻璃櫃旁邊，事後始行倒下。有人看見他的時候，衣履整齊，靠近窗口仰臥着。同住的人和鄰居，以及全部市民，一時都陷於紊亂。亞爾伯來了。維特亦已安置牀上，頭部之傷已經包好，死人灰白之色，已顯現於面部。他的肢體停止活動，但依然喘息，一時頗爲強烈，以後就慢慢地微弱起來——他的「死」在一剎那間就可決定了。

他死之前只喝了一杯酒。「意密利阿加利提」一書（註）攤在書桌上。

亞爾伯的悲哀，和夏綠蒂的傷痛，我不述了。

老法官聽到這個消息，急忙跑來，淚流如雨地抱着他，行將辭世的朋友。他的幾個大兒子跟了他來。在無言無語的悲痛之中，他們跪倒於臥牀之旁，與他的雙手和面孔接吻。最大的兒子，是維特平日最喜愛的，靠近他，直至氣絕。爲他人所拉走。在十二點鐘時，維特便告逝世。因爲法官在場，並因爲已有各種準備，使喪葬各事，進行順利；晚間十一時，他就吩咐把維特的遺體，埋葬於他自己選定的場所。

法官和他的幾個兒子，都送到墳上。亞爾伯不能和他們同行；夏綠蒂的生命，也已絕望了。他的遺骸，雇工人擡去。那時牧師未曾到場。

註解

第一編

五月四日

麗諾拉姑娘——指哥德在斯託拉斯堡所認識之法歌舞師之長女。

五月十二日

麥露新勒——見法國傳說，伯爵盧西南 (Lusignan) 見一個女子名莫盧娜 (Mulsana) 於泉畔，求婚於女，女約每星期五來此沐浴一次，不許窺探，後伯爵破壞條件，女之下體乃爲魚形。

五月十七日

巴杜 Charles Bataillon (1713 - 1780) 法國美術家。

伍德 Antorny Wood (1632-1695) 英國考古學家。

戴拍爾 Roger De Piles (1703-9) 法國畫家。

溫克門 Johann Joachim Winkelmann (1717-1766) 德國考古學家兼藝術批評家。

蘇爾專 Johann George Sulzer (1720-1776) 瑞士哲學家。

海音 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1812) 德國考古學家。

五月二十五日

荷馬 Homer 紀元前十二世紀之希臘詩人。

五月二十七日

克羅 Kreutzer 德奧古銅幣。

六月十六日

麗諾拉 Leonora 失戀之女兒。

威克麥牧師傳 Oliver Goldsmith: The Vicar of Wakefield。

克洛白斯陶克 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 德國詩人。

六月二十一日

特選的人——神恩特選獲得永生的人。

培乃羅泊——Penelope之求婚者。見荷馬的 Odyssey 詩中，Ulysses 妻子 Penelope 當她丈夫在外浪遊時，被許多

求婚者所包圍，但她始終不失節，直至她的丈夫回家。

七月十日

我西埃 Ossian——蘇格蘭之古歌者，著有 Einzel 和 Tamers 二詩，頗爲人所傳誦，本書我相歌曲即其詩中之一章。

七月十一日

佛落令 Florins——當時德國通用貨幣。

「閻王」——Eternal Judge 同中國神話之閻王。

先知者永不缺乏的油瓶——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八月十二日

擲第一塊石頭——見約翰福音第八章。

利未人——見路加福音十一章。

法利賽人——見路加福音十八章。

八月二十二日

馬的寓言——見羅馬詩人荷魯斯 Horax (65-8 B.C.) 所著 Epistles 簡集內。

八月二十八日

偉史泰——書店名。

愛涅斯泰——書店名。

第二編

十二月二十四日

銅年時代——中年時代。

鐵年——老年。

三月十五日

法郎西士加冕時代——法郎西士二世加冕時起。

九月六日

青色上衣——即當時所謂「維特」式服裝。

九月十五日

拉伐脫爾 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 瑞士素烈虛 (Zuerich) 的牧師，是哥德的老友。

堪尼考脫 Benjamin Kennicot (1718-1783) 希伯來語言學者，英國牛津大學教授。

賽母勒爾 J. S. Semler (1725-1791) 神學家。

米西立司 J. D. Michaelis (1717-1791) 研究聖經者。

十月十二日

我西埃——見前。一稱我相。

芬戈 Fingal 我西埃之父。

編者告讀者

意蜜利阿加利提 Emilia Galitei 係德國新文豪蘭興 G. E. Lessing (1729-1781) 於一七七二年所著之歌劇。是時新文豪與哥德齊名者除蘭興外有 Hallor, Ranier, Wieland, Lessing, Clein 等。